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传世名著百部（第25卷）

孔子家语



名著评点

按照以前的流行说法，《孔子家语》是一部久成定论的“伪书”。因而，历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恰当的评价。现在看来，这种流行说法并不见得可靠，《孔子家语》一书有待重新认识和评价。

《孔子家语》早在班固的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已有著录，为27卷，列于《论语》类。《论语》类共有12家，前9家都是《论语》的不同传本及传说，第10家便是《孔子家语》27卷。《孔子家语》的后面还有《孔子三朝》7篇、《孔子徒人图法》2卷，前者现保存在《大戴礼记》中，后者则是一种图说。所以，按照《汉书·艺文志》的记载，当时记录孔子及孔门弟子言行的书，除《论语》外，只有《孔家语》。由此不难想象：《孔子家语》应与《论语》一样，是研究孔子及早期儒家学派的重要文献资料。

由于种种原因，我国古籍在流传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一些复杂的情况，《孔子家语》也不例外。今天我们能见到的《孔子家语》，已不是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提到的27卷本，而是10卷44篇本。这种今本《孔子家语》除了卷次与古本明显不合外，其内容又多见于《荀子》、《韩诗外传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大戴礼记》、《说苑》等书，很容易给人一种抄纂成篇的印象。所以，它出现后，受到了许多人的怀疑。唐人颜师古在注释《汉书》时，便说27卷本《孔子家语》“非今所有《家语》”，不承认古本与今本为同一种书。此后，怀疑和指斥今本的人很多。清代的孙志祖、范家相还分别撰《家语疏证》、《家语证伪》，逐篇逐章论证今本的作伪细节。由于今本《家语》是经三国时经学家王肃作注后流行起来的，所以很多人认为今本出自王肃的伪造。例如，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就明确宣布今本《家语》出自王肃之手。于是，《孔子家语》是伪书，便成了定论。许多近现代学者主张将《孔子家语》当作王肃的著作读，有的干脆将其署名为“三国王肃编”。王肃是三国时有名的经学家，他为什么要伪撰《孔子家语》呢？比较流行的解释是：王肃解经时，与当时经学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郑玄派观点不同，他主张探究微言大义，反对郑玄的文字训诂学派。为了与郑玄作对，他杂取秦汉诸书所载孔子遗文逸事，综合成篇，又从《荀子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大戴礼记》、《说苑》等书中挑一些与郑玄所论不同的说法，借孔子之名加以阐发。

我国学术界对伪书历来是比较苛严的，《孔子家语》既然已被判定为伪书，自然也是厄运难逃。虽然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很宽容地说：“其书流传已久，且遗文轶事往往多见于其中，故自唐以来，知其伪而不能废也。”但事实上，历代研究儒学的人因其为“伪书”而鲜有提及，等于是将它废弃了。所以，《孔子家语》一书在以前的儒学研究中并没有起到其应有的历史作用。

应该指出的是，也有一些学者并不同意将《孔子家语》定为王肃伪撰的成说。例如，宋代的朱熹认为，《孔子家语》虽有不少问题，但决非王肃所作，顶多只能说是王肃编古录杂记而成。清代的陈士珂专门作了一部《孔子家语疏证》，为今本《孔子家语》辩护。不过，在声势浩大的辨伪思潮中，陈氏等人的辩护显得有些软弱无力。

真正促使人们重新考虑《孔子家语》真伪问题的原因，是近几十年来在出土文献中发现了与今本《家语》有关的资料。1973年，河北定县八角廊汉

墓出土了一批竹简，其中有一种被整理者定名为《儒家者言》的古书，其内容与今本《孔子家语》相近。1977年于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出土的汉代简牍中，也有一种与今本《孔子家语》有关的古书。这两种简牍资料的出土，引起学者们重新研究和评价《孔子家语》。古文献专家李学勤先生两次撰文，论证上述两种简牍中的古书应是《孔子家语》的原型；并从汉魏孔氏家学的角度证明王肃在序言中说今本《家语》得自孔子22世孙孔猛，是有根据的。

既然考古发现证明西汉时期已有《孔子家语》流行，且其内容与今本大体一致，那么说今本《孔子家语》是王肃一人伪撰的成说便不攻自破了。

当然，竹简本《孔子家语》只是一种摘抄本，尚不能确定今本《孔子家语》与古本到底有多少相同和相异之处。因此，我们不能因为发现了《孔子家语》的原型，便以为当时的《孔子家语》就已经具备了今天传本的面貌。但是，无论如何，《孔子家语》原型的发现，使我们有理由相信：今本《孔子家语》的内容是有来历的，应该予以重视。

众所周知，孔子是我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一位思想家。他的思想学说及行为品格，构成了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。因此，记录孔子言行的文献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。《论语》自然是研究孔子及早期儒家学派的主要依据，但它篇幅较小，难以全面反映孔子的言行及思想。今本《孔子家语》虽然不能象《论语》那样完全当作先秦史料来使用，但其中确也记载了孔子的一些遗文轶事和思想，某些地方可以补充《论语》的不足。所以，《孔子家语》在研究孔子及孔门弟子时，是有重要参考价值的。同时，《孔子家语》作为汉魏孔氏家学的产物，自然是研究古代儒学尤其是孔氏家学的重要参考资料。

《孔子家语》以前由于被视为“伪书”，历来少人研究，流传也不广，一般读者很少有机会接触。在传统文化渐渐受到国人重视和认同的今天，我们特向读者推荐这部久被遗忘的《孔子家语》，相信能对读者全面了解孔子及其思想起到积极的作用。

传世名著百部之一——孔子家语

名著通览

《孔子家语》是一部记录孔子及孔门弟子思想言行的古书。

孔子，名丘，字仲尼，鲁国陬邑（今山东曲阜东南）人。生于公元前 551 年（一说公元前 550 年），卒于公元前 479 年。他虽然出生于贵族之家，但 3 岁丧父，幼年生活贫困。长大后做过仓库保管员、牲畜管理员等低级职务，以养活自己和寡母。在困境中，孔子自强不息，勤奋学习，到处问学，渐渐以博学多能闻名。到 30 岁左右，他开办了一所私学，便有许多好学之士前来求教。从此，孔子与教书育人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大约到 40 岁左右，他被任命为鲁国中都的行政长官，不久升任司空，后又当上了司寇、大司寇之职。54 岁时，曾代理宰相三个月。孔子素有治国安邦之志，上任后很想有所作为，确也做过几件在当时颇有影响的事情。但那时鲁国的政治日趋腐败，孔子不受重用，他越来越失望。于是辞去职务，率领一批弟子周游列国，希望能遇上一位能实现自己抱负的贤明君主。他们一行历经艰辛，14 年间到过卫、曹、宋、郑、陈、蔡、楚等 7 个诸侯国，但都没有得到任用。到 68 岁时，孔子已觉仕途无望，便转而从事文化教育工作。他回到父母之邦鲁国，一面认真整理古代典籍，一面广招门徒传授学术及自己的思想主张。孔子诲人不倦，在他的精心培养下，弟子们迅速成长，据称其门人当时多达 3000，比较出名的就有 70 多人。这些弟子及其后学努力传播孔子的思想和学术，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一个学派，即儒家学派。

今天我们要了解和研究孔子及早期儒家学派，最重要的资料当然是由其弟子及再传弟子编成的语录体经典——《论语》。除《论语》外，《孔子家语》也很有参考价值。

关于《孔子家语》的作者，历来有不同的说法。今本《孔子家语》有一段以孔安国口气写的序，序中说：《孔子家语》和《论语》同源，系孔门弟子各记所闻，后选一部分辑为《论语》，其余部分则集录为《孔子家语》。后因战乱，《孔子家语》散在民间，被好事者任意增损。到汉武帝时，孔安国将它整理为 44 篇。这段序的后面，又载有一段以孔安国之孙孔衍口气写的序。孔衍在序中提到，《孔子家语》与《尚书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等都出于孔子旧宅壁中所藏竹简，由孔安国编为 44 篇。两种说法自相矛盾，后世学者多不相信。后来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，认为今本《孔子家语》是三国时王肃所伪撰，所以多将它署名为“三国王肃编”。近年来，已有学者根据出土文献中的有关资料，推定它是汉魏孔氏家学的产物。也就是说，这部书大概是从孔安国到孔猛等数代孔氏学者陆续编定而成的。当然，后来也可能经王肃做过一些加工。

今本《孔子家语》的体例与《论语》相近，而篇幅则远远超过了《论语》。其内容十分丰富，对孔子的先世、孔子的出生死亡、孔子的日常生活、孔子的教学活动、政治活动，以及孔门弟子的言行，都有记录和介绍。全书的重点则是记述孔子的思想主张，尤以介绍其政治主张、伦理道德思想、教育思想和方法等所占篇幅最多。

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，当时周朝的统治已经崩溃，诸侯兼并，纷争四起，到处是“礼崩乐坏”的景象。面对这种“天下无道”的局面，孔子忧心如焚，试图有所作为。他参考历代治乱的得失，并根据自己的生活感受，提出了种种改良政治的主张，形成了一套以“仁”为核心的思想。他奉劝统治者施行

“仁政”，希望天下能重归统一，出现一个类似于周初那样的理想社会。在《孔子家语》中，随处可见孔子论述治理国家的言论。例如，《王言解》、《大婚解》、《五仪解》、《贤君》、《辨政》、《哀公问政》、《入官》、《执轡》等篇，几乎通篇都是孔子论述治国治民的言论。

孔子生活在“礼崩乐坏”的年代，因而对礼乐制度十分重视，《孔子家语》中有关这一方面的内容也很丰富。《观周》、《辨乐》等篇描述了孔子学习和研究礼乐的情形，《问礼》、《论礼》、《礼运》等篇则集中记载了孔子对于礼的一些基本看法。孔子对周礼推崇备至，但在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时，对周礼并非一成不变，而是做了较大的修正。他强调应以仁的思想来充实礼的内容，形成了以仁为核心、以礼为秩序的伦理道德思想。孔子以仁改造和充实礼的言论，在《王言解》、《论礼》、《礼运》等篇中都能见到。

孔子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进行公开教学的教育家，他首创私学，对教育对象不加限制，将知识传授给社会各个阶层的人，打破了过去由贵族垄断教育和文化的那种“学在官府”的局面。《孔子家语》中有关孔子论述教育的言论也有不少，如《致思》、《三恕》、《弟子行》、《子路初见》等篇，都有一些段落记载孔子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。

《孔子家语》的内容十分丰富，无法在这里一一缕述。相信读者细读这本书后，会对孔子的人格和思想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。

《孔子家语》一直没有得到认真的整理，迄今没有一个理想的读本。这次整理，采用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“明覆宋本”为底本，并据他本及陈士珂的《孔子家语疏证》校正了一些讹误。由于时间所限，我们的工作中可能会有不尽人意之处，欢迎读者批评指正。

全文及大意

相鲁第一

孔子初仕，为中都宰，制为养生送死之节：长幼异食，强弱异任，男女别涂，路无拾遗，器不雕伪，为四寸之棺、五寸之槨，因丘陵为坟，不封不树。行之一年，而四方之诸侯则焉。定公谓孔子曰：“学子此法以治鲁国，何如？”孔子对曰：“虽天下可乎，何但鲁国而已哉！”于是二年，定公以为司空。乃别五土之性，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，咸得厥所。先时季氏葬昭公于墓道之南，孔子沟而合诸墓焉。谓季桓子曰：“贬君以彰己罪，非礼也。今合之，所以掩夫子之不臣。”由司空为鲁大司寇，设法而不用，无奸民。

定公与齐侯会于夹谷，孔子摄相事，曰：“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，有武事者必有文备。古者诸侯并出疆，必具官以从，请具左右司马。”定公从之。至会所，为坛位，土阶三等，以遇礼相见，揖让而登。献酢既毕，齐使莱人以兵鼓噪，劫定公。孔子历阶而进，以公退，曰：“士，以兵之。吾两君为好，裔夷之俘敢以兵乱之，非齐君所以命诸侯也。裔不谋夏，夷不乱华，俘不干盟，兵不逼好。于神为不祥，于德为僭义，于人为失礼，君必不然。”齐侯心忤，麾而避之。有顷，齐奏宫中之乐，俳优侏儒戏于前。孔子趋进，历阶而上，不尽一等，曰：“匹夫荧侮诸侯，罪应诛，请右司马速刑焉。”于是斩侏儒，手足异处。齐侯惧，有惭色。将盟，齐人加载书曰：“齐师出境，而不以兵车三百乘从我者，有如此盟。”孔子使兹无还对曰：“而不返我汶阳之田，吾以供命者亦如之。”齐侯将设享礼，孔子谓梁丘据曰：“齐鲁之故，吾子何不闻焉？事既成矣，而又享之，是勤执事。且牺象不出门，嘉乐不野合，享而既具，是弃礼。若其不具，是用秕稗。用秕稗，君辱；弃礼，名恶。子盍图之？夫享，所以昭德也。不昭，不如其已。”乃不果享。齐侯归，责其群臣曰：“鲁以君子之道辅其君，而子独以夷狄之道教寡人，使得罪。”于是乃归所侵鲁之四邑及汶阳之田。

孔子言于定公曰：“家不藏甲，邑无百雉之城，古之制也。今三家过制，请皆损之。”乃使季氏宰仲由隳三都。叔孙不得意于季氏，因费宰公山弗扰率费人以袭鲁。孔子以公与季孙、叔孙、孟孙入于费氏之宫，登武子之台。费人攻之，及台侧，孔子命申句须、乐颀勒士众下伐之，费人北，遂隳三都之城。强公室，弱私家，尊君卑臣，政化大行。

初，鲁之贩羊有沈犹氏者，常朝饮其羊以诈市人。有公慎氏者，妻淫不制。有慎溃氏，奢侈逾法。鲁之鬻六畜者，饰之以储价。及孔子之为政也，则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，公慎氏出其妻，慎溃氏越境而徙。三月，则鬻牛马者不储价，卖羔豚者不加饰。男女行者别其涂，道无拾遗，男尚忠信，女尚贞顺。四方客至于邑，不求有司，皆如归焉。

【大意】

本篇主要记载孔子在鲁国做官时的一些政绩，反映了孔子以礼制法度治国的政治主张。文中齐、鲁两国国君夹谷会盟一段，写孔子是怎样一步步击退齐国的挑衅，捍卫鲁国的利益的，很能体现孔子的政治外交才干。

始诛第二

孔子为鲁司寇，摄行相事，有喜色。仲由问曰：“由闻君子祸至不惧，福至不喜。今夫子得位而喜，何也？”孔子曰：“然，有是言也，不曰乐以贵下人乎。”于是朝政七日而诛乱政大夫少正卯，戮之于两观之下，尸于朝三日。子贡进曰：“夫少正卯，鲁之闻人也。今夫子为政而始诛之，或者为失乎。”孔子曰：“居，吾语汝以其故。天下有大恶者五，而窃盗不与焉。一曰心逆而险，二曰行僻而坚，三曰言伪而辩，四曰记丑而博，五曰顺非而泽。此五者，有一于人，则不免君子之诛。而少正卯皆兼有之：其居处足以撮徒成党，其谈说足以饬褒荣众，其强御足以反是独立。此乃人之奸雄者也，不可以不除。夫殷汤诛尹谐，文王诛潘正，周公诛管蔡，太公诛华士，管仲诛付乙，子产诛史何，是此七子皆异世而同诛者，以七子异世而同恶，故不可赦也。诗云：‘忧心悄悄，愠于群小。’小人成群，斯足忧矣。”

孔子为鲁大司寇，有父子讼者。夫子同狴执之，三月不别。其父请止，夫子赦之焉。季孙闻之不悦，曰：“司寇欺余。曩告余曰：国家必先以孝。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，不亦可乎？而又赦，何哉？”冉有以告孔子。子喟然叹曰：“呜呼！上失其道而杀其下，非理也。不教以孝而听其狱，是杀不辜。三军大败，不可斩也；狱犴不治，不可刑也。何者？上教之不行，罪不在民故也。夫慢令谨诛，贼也；征敛无时，暴也；不试责成，虐也。政无此三者，然后刑可即也。书云：‘义刑义杀，勿庸以即汝心，惟曰未有慎事。’言必教而后刑也。既陈道德以先服之，而犹不可，尚贤以劝之；又不可，即废之；又不可，而后以威惮之。若是三年，而百姓正矣。其有邪民不从化者，然后待之以刑，则民咸知罪矣。诗云：‘天子是毗，俾民不迷。’是以威力而不试，刑错而不用。今世则不然，乱其教，繁其刑，使民迷惑而陷焉，又从而制之，故刑弥繁而盗不胜也。夫三尺之限，空车不能登者，何哉？峻故也。百仞之山，重载陟焉，何哉？陵迟故也。今世俗之陵迟久矣，虽有刑法，民能勿逾乎？”

【大意】

本篇中孔子任鲁国司寇之职时，怎样用教化与刑法治理国家。孔子主张，对老百姓应以教育感化为主，不可滥用刑法；但对少正卯之类的乱政大臣，则应立即诛杀，不可姑息养患。

王言解第三

孔子闲居，曾参侍。孔子曰：“参乎，今之君子，唯士与大夫之言可闻也。至于君子之言者希也。於乎，吾以王言之，其不出户牖而化天下。”曾子起，下席而对曰：“敢问何谓王者言？”孔子不应。曾子曰：“侍夫子之闲也，难对，是以敢问。”孔子又不应。曾子肃然而惧，抠衣而退，负席而立。有顷，孔子叹息，顾谓曰：“参，汝可语明王之道与？”曾子曰：“非敢以为足也，请因所闻而学焉。”子曰：“居，吾语汝。夫道者所以明德也，德者所以尊道也。是以非德道不尊，非道德不明。虽有国之良马，不以其道服乘之，不可以道里。虽有博地众民，不以其道治之，不可以致霸王。是故昔者明王内修七教，外行三至。七教修然后可以守，三至行然后可以征。明王之道，其守也，则必折冲千里之外；其征也，则必还师衽席之上。故曰内修七教而上不劳，外行三至而财不费，此之谓明王之道也。”曾子曰：“不劳不费之谓明王，可得闻乎？”孔子曰：“昔者帝舜，左禹而右皋陶，不下席而天下治。夫如此，何上之劳乎？政之不平，君之患也；令之不行，臣之罪也。若乃十一而税，用民之力，岁不过三日，入山泽以时无征，关讥市廛皆不收赋。此则生财之路，而明王节之，何财之费乎？”曾子曰：“敢问何谓七教？”孔子曰：“上敬老则下益孝，上尊齿则下益悌，上乐施则下益宽，上亲贤则下择友，上好德则下不隐，上恶贪则下耻争，上廉让则下耻节，此之谓七教。七教者，治民之本也。政教定，则本正矣。凡上者民之表也，表正则何物不正？是故人君先立仁于己，然后大夫忠而士信，民敦俗朴，男悝而女贞。六者教之致也，布诸天下四方而不怨，纳诸寻常之室而不塞，等之以礼，立之以义，行之以顺，则民之弃恶，如汤之灌雪焉。”曾子曰：“道则至矣，弟子不足以明之。”孔子曰：“参以为姑止乎？又有焉。昔者明王之治民也，法必裂地以封之，分属以理之，然后贤民无所隐，暴民无所伏。使有司日省而时考之，进用贤良，退贬不肖，然则贤者悦而不肖者惧。哀鰥寡，养孤独，恤贫穷，诱孝悌，选才能，此七者修则四海之内无刑民矣。上之亲下也，如手足之于腹心；下之亲上也，如幼子之于慈母矣。上下相亲如此，故令则从，施则行，民怀其德，近者悦服，远者来附，政之致也。夫布指知寸，布手知尺，舒肘知寻，斯不远之则也。周制三百步为里，千步为井，三井而埒，埒三而矩，五十里而都，封百里而有国。乃为福积资聚求焉，恤行者有亡。是以蛮夷诸夏虽衣冠不同，言语不合，莫不来宾。故曰无市而民不乏，无刑而民不乱。田猎罩弋，非以盈宫室也；征敛百姓，非以盈府库也。惨怛以补不足，礼节以损有余，多信而寡貌，其礼可守，其言可复，其迹可履。如饥而食，如渴而饮，民之信之，如寒暑之必验。故视远若迩，非道迩也，见明德也。是故兵革不动而威，用利不施而亲，万民怀其惠。此之谓明王之守，折冲千里之外者也。”曾子曰：“敢问何谓三至？”孔子曰：“至礼不让而天下治，至赏不费而天下士悦，至乐无声而天下民和。明王笃行三至，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，天下之士可得而臣，天下之民可得而用。”曾子曰：“敢问此义何谓？”孔子曰：古者明王必尽知天下良士之名。既知其名，又知其实，然后因天下之爵以尊之，此之谓至礼不让而天下治。因天下之禄，以富天下之士，此之谓至赏不费而天下之士悦。如此则天下之民名誉兴焉，此之谓至乐无声而天下之民和。故曰所谓天下之至仁者，能合天下之至亲也；所谓天下之至明者，能举天下之至贤者也。此三者咸通，然后可以征。是故

仁者莫大乎爱人，智者莫大乎知贤，贤政者莫大乎官能。有土之君修此三者，则四海之内供命而已矣。夫明王之所征，必道之所废者也。是故诛其君而改其政，吊其民而不夺其财。故明王之政，犹时雨之降，降至则民悦矣。是故行施弥博，得亲弥众。此之谓还师衽席之上。”

【大意】

孔子将治理天下之道归纳为“内修七教”与“外行三致”，其要点是：国君自身树立仁德，以官爵、俸禄、荣誉广招天下贤才而重用，以礼义教化百姓。孔子相信，能如此做的国君一定会成为天下拥戴的共主。

大婚解第四

孔子侍坐于哀公，公曰：“敢问人道谁为大？”孔子愀然作色而对曰：“君及此言也，百姓之惠也，固臣敢无辞而对。人道政为大。夫政者，正也。君为正，则百姓从而正矣。君之所为，百姓之所从。君不为正，百姓何所从乎？”公曰：“敢问为政如之何？”孔子对曰：“夫妇别，男女亲，君臣信，三者正则庶物从之。”公曰：“寡人虽无能也，愿知所以行三者之道。可得闻乎？”孔子对曰：“古之政，爱人为大。所以治爱人，礼为大。所以治礼，敬为大。敬之至矣，大婚为大。大婚至矣，冕而亲迎。亲迎者，敬之至也。是故君子兴敬为亲，舍敬则是遗亲也。弗亲弗敬，弗尊也。爱与敬，其政之本与！”公曰：“寡人愿有言也，然冕而亲迎，不已重乎？”孔子愀然作色而对曰：“合二姓之好，以继先圣之后，以为天下宗庙社稷之主，君何谓已重焉？”公曰：“寡人实固，不固，安得闻此言乎？寡人欲问，不能为辞，请少进。”孔子曰：“天地不合，万物不生。大婚，万世之嗣也。君何谓已重焉？”孔子遂言曰：“内以治宗庙之礼，足以配天地之神；出以治直言之礼，以立上下之敬。物耻则足以振之，国耻足以兴之，故为政先乎礼。礼其政之本与！昔三代明王必敬妻子也，盖有道焉。妻也者，亲之主也；子也者，亲之后也。敢不敬与？是故君子无不敬。敬也者，敬身为大。身也者，亲之支也。敢不敬与？不敬其身，是伤其亲；伤其亲，是伤本也。伤其本，则支从之而亡。三者，百姓之象也。身以及身，子以及子，妃以及妃。君以修此三者，则大化汽乎天下矣。昔太王之道也如此，国家顺矣。”公曰：“敢问何谓敬身？”孔子对曰：“君子过言则民作辞，过行则作则。言不过辞，动不过则，百姓恭敬以从命。若是则可谓能敬其身，则能成其亲矣。”公曰：“何谓成其亲？”孔子对曰：“君子者也，人之成名也。百姓与名，谓之君子，则是成其亲为君而为其子也。”孔子遂言曰：“爱政而不能爱人，则不能成其身，不能成其身则不能安其土，不能安其土则不能乐天。”公曰：“敢问何能成身？”孔子对曰：“夫其行己不过乎物，谓之成身。不过乎，合天道也。”公曰：“君子何贵乎天道也？”孔子曰：“贵其不已也，如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也，是天道也。不闭而能久，是天道也。无为而物成，是天道也。已成而明之，是天道也。”公曰：“寡人且愚冥，幸烦子之于心。”孔子蹴然避席而对曰：“仁人不过乎物，孝子不过乎亲。是故仁人之事亲也，如事天，事天如事亲。此谓孝子成身。”公曰：“寡人既闻如此言，无如后罪何？”孔子对曰：“君之及此言，是臣之福也。”

【大意】

本篇写孔子由人伦之道进而论及治国为君之道。孔子认为，国君娶妻生子是关系到社稷安危的大事，所以国君必须重视大婚之礼。孔子强调，国君应该由爱自身、妻儿推及爱护天下百姓，以礼义之道治理国家。

儒行解第五

孔子在卫，冉求言于季孙曰：“国有圣人而不能用，欲以求治，是犹却步而欲求及前人，不可得已。今孔子在卫，卫将用之。己有才而以资邻国，难以言智也。请以重币迎之。”季孙以告哀公，公从之。孔子既至，舍哀公馆焉。公自阼阶，孔子宾阶，升堂立侍。公曰：“夫子之服，其儒服与？”孔子对曰：“丘少居鲁，衣逢掖之衣。长居宋，冠章甫之冠。丘闻之，君子之学也博，其服以乡，丘未知其为儒服也。”公曰：“敢问儒行。”孔子曰：“略言之则不能终其物，悉数之则留仆未可以对。”哀公命席，孔子侍坐，曰：“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，夙夜强学以待问，怀忠信以待举，力行以待取。其自立有如此者。儒有衣冠中，动作顺，其大让如慢，小让如伪。大则如威，小则如愧，难进而易退也，粥粥若无能也。其容貌有如此者。儒有居处齐难，其起坐恭敬，言必诚信，行必忠正，道涂不争险易之利，冬夏不争阴阳之和，爱其死以有待也，养其身以有为也。其备预有如此者。儒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，不祈土地而仁义以为土地，不求多积多文以为富，难得而易禄也，易禄而难畜也。非时不见，不亦难得乎？非义不合，不亦难畜乎？先劳而后禄，不亦易禄乎？其近人情有如此者。儒有委之以货财不贪，淹之以乐好而不淫，劫之以众而不惧，阻之以兵而不惧，见利不亏其义，见死不更其守。往者不悔，来者不豫，过言不再，流言不极，不断其威，不习其谋。其特立有如此者。儒有可亲而不可劫，可近而不可迫，可杀而不可辱。其居处不过，其饮食不溇，其过失可微辩而不可面数也。其刚毅有如此者。儒有忠信以为甲冑，礼义以为干櫓，戴仁而行，抱德而处。虽有暴政，不更其所。其自立有如此者。儒有一亩之宫、环堵之室，箝门圭窬，蓬户瓮牖，易衣而出，并日而食。上答之，不敢以疑；上不答之，不敢以谄。其为士有如此者。儒有今人以居，古人以稽，今世行之，后世以为楷。若不逢世，上所不受，下所不推，谗谄之民有比党而危之。身可危也，其志不可夺也。虽危起居，犹竟信其志，乃不忘百姓之病也。其忧思有如此者。儒有博学而不穷，笃行而不倦，幽居而不淫，上通而不困，礼必以和，优游以法，慕贤而容众，毁方而瓦合。其宽裕有如此者。儒有内称不辟亲，外举不辟怨，程功积劳不求厚禄，推贤达能不望其报，君得其志，民赖其德，苟利国家，不求富贵。其举贤援能有如此者。儒有澡身浴德，陈言而伏，静言而正之，而上不知也；默而翘之，又不急为也。不临深而为高，不加少而为多，世治不轻，世乱不沮，同己不与，异己不非，其特立独行有如此者。儒有上不臣天子，下不事诸侯，慎静尚宽，底厉廉隅，强毅以与人，博学以知服。虽以分国，视之如锱铢，弗肯臣仕。其规为有如此者。儒有合志同方，营道同术，并立则乐，相下不厌，久别则闻流言不信，义同而进，不同而退。其交有如此者。夫温良者，仁之本也；慎敬者，仁之地也；宽裕者，仁之作也；逊接者，仁之能也；礼节者，仁之貌也；言谈者，仁之文也；歌舞者，仁之和也；分散者，仁之施也。儒皆兼而有之，犹且不敢言仁也。其尊让有如此者。儒有不陨获于贫贱，不充诎于富贵，不溷君王，不累长上，不闵有司，故曰儒。今人之名儒也妄，常以儒相诟疾。”哀公既闻此言也，言加信，行加敬，曰：“终歿吾世，弗敢复以儒为戏矣。”

【大意】

在本篇中，孔子详细描述了自己所认同的儒者形象。篇中赞扬儒者品行

的许多名言警句，可以说是他自身人格的写照，一直被后世儒者视为处世准绳。

问礼第六

哀公问于孔子曰：“大礼何如？子之言礼，何其尊也。”孔子对曰：“丘也鄙人，不足以知大礼也。”公曰：“吾子言焉。”孔子曰：“丘闻之，民之所以生者，礼为大。非礼则无以节事天地之神焉，非礼则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焉，非礼则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婚姻亲族疏数之交焉。是故君子以此为之尊敬，然后以其所能教顺百姓，不废其会节。既有成事，而后治其文章黼黻，以别尊卑上下之等。其顺之也，而后言其丧祭之纪，宗庙之序，品其牺牲，设其豕腊，修其岁时，以敬其祭祀，别其亲疏，序其昭穆，而后宗族会宴。即安其居，以缀恩义。卑其宫室，节其服御，车不雕玕，器不雕镂，食不二味，心不淫志，以与万民同利。古之明王行礼也如此。”公曰：“今之君子，胡莫之行也？”孔子对曰：“今之君子，好利无厌，淫行不倦，荒怠慢游，固民是尽，以遂其心，以怨其政，忤其众以伐有道。求得当欲，不以其所；虐杀刑诛，不以其治。夫昔之用民者由前，今之用民者由后。是即今之君子莫能为礼也。”言偃问曰：“夫子之极言礼也，可得而闻乎？”孔子言：“我欲观夏，是故之杞，而不足征也，吾得夏时焉；我欲观殷道，是故之宋，而不足征也，吾得乾坤焉。乾坤之义，夏时之等，吾以此观之。夫礼初也，始于饮食。太古之时，其燔黍擘豚，污樽而杯饮，蕢桴土鼓，犹可以致敬鬼神。及其死也，升屋而号，告曰：‘高，某复。’然后饮腥苴熟，形体则降，魂气则上。是谓天望而地藏也。故生者南向，死者北首，皆从其初也。昔之王者未有宫室，冬则居营窟，夏则居橧巢。未有火化，食草木之实、鸟兽之肉，饮其血，茹其毛。未有丝麻，衣其羽皮。后圣有作，然后修火之利，范金合土，以为台榭宫室户牖。以炮以燔，以烹以炙，以为醴酪。治其丝麻，以为布帛，以养生送死，以事鬼神。故玄酒在室，醴盎在户，粢醑在堂，澄酒在下。陈其牺牲，备其鼎俎，列其琴瑟管磬钟鼓，以降其上神，与其先祖。以正君臣，以笃父子，以睦兄弟，以齐上下，夫妇有所。是谓承天之佑。作其祝号，玄酒以祭，荐其血毛。腥其俎，熟其肴，越席以坐，疏布以幕。衣其浣布，醴盎以献，荐其燔炙。君与夫人交献，以嘉魂魄。然后退而合烹，体其犬豕牛羊，实其簠簋，笱豆铉羹。祝以孝告，嘏以慈告。是为大祥。此礼之大成也。”

【大意】

本篇记述孔子对礼的一些重要看法。孔子指出，礼是事奉天地的法度，是处理君臣、男女、父子等关系的准则，所以君子应该重视礼，并以礼教化百姓。

五仪解第七

哀公问于孔子曰：“寡人欲论鲁国之士，与之为治。敢问如何取之？”孔子对曰：“生今之世，志古之道；居今之俗，服古之服。舍此而为非者，不亦鲜乎？”曰：“然则章甫绚履、绅带缙笏者皆贤人也。”孔子曰：“不必然也。丘之所言，非此之谓也。夫端衣玄裳，冕而乘轩者，则志不在于食荤；斩衰菅菲，杖而歠粥者，则志不在酒肉。生今之世，志古之道；居今之俗，服古之服。谓此类也。”公曰：“善哉，尽此而已乎？”孔子曰：“人有五仪：有庸人，有士人，有君子，有贤人，有圣人。审此五者，则治道毕矣。”公曰：“敢问何如斯可谓之庸人？”孔子曰：“庸人者，心不存慎终之规，口不吐训格之言，不择贤以托其身，不力行以自定。见小暗大，不知所务；从物如流，不知其所执。此则庸人也。”公曰：“何谓士人？”孔子曰：“所谓士人者，心有所定，计有所守，虽不能尽通道术之本，必有率也；虽不能备百善之美，必有处也。是故知不务多，必审其所知；言不务多，必审其所谓；行不务多，必审其所由。知既知之，言既道之，行既由之，则若性命之形骸之不可易也。富贵不足以益，贫贱不足以损。此则士人也。”公曰：“何谓君子？”孔子曰：“所谓君子者，言必忠信而心不怨，仁义在身而色不伐，思虑通明而辞不专。笃行信道，自强不息，油然若将可越而终不可及者，此君子也。”公曰：“何谓贤人？”孔子曰：“所谓贤人者，德不逾闲，行中规绳，言足以法于天下而不伤于身，道足化于百姓而不伤于本。富则天下无宛财，施则天下不病贫。此贤者也。”公曰：“何谓圣人？”孔子曰：“所谓圣者，德合于天地，变通无方，穷万事之终始，协庶品之自然，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。明并日月，化行若神。下民不知其德，睹者不识其邻。此谓圣人也。”公曰：“善哉！非子之贤，则寡人不得闻此言也。虽然，寡人生于深宫之内，长于妇人之手，未尝知哀，未尝知忧，未尝知劳，未尝知惧，未尝知危，恐不足以行五仪之教，若何？”孔子对曰：“如君之言，已知之矣。丘亦无所闻焉。”公曰：“非吾子，寡人无以启其心。吾子言也。”孔子曰：“君子入庙如右，登自阼阶，仰视榑桷，俯察几筵，其器皆存，而不睹其人。君以此思哀，则哀可知矣。昧爽夙兴，正其衣冠，平旦视朝，虑其危难，一物失理，乱亡之端。君以此思忧，则忧可知矣。日出听政，至于中冥。诸侯子孙，往来为宾，行礼揖让，慎其威仪。君以此思劳，则劳亦可知矣。緼然长思，出于四门，周章远望，睹亡国之墟，必将有数焉。君以此思惧，则惧可知矣。夫君者舟也，庶人者水也，水所以载舟，亦所以覆舟。君以此思危，则危可知矣。君能明此五者，又少留意于五仪之事，则于政治何有失矣。”

哀公问于孔子曰：“请问取人之法？”孔子对曰：“事任于官，无取捷捷，无取钳钳，无取哼哼。捷捷，贪也。钳钳，乱也。哼哼，诞也。故弓调而后求劲焉，马服而后求良焉，士必悫而后求智能者焉。不悫而多能，譬之豺狼不可迓。”

哀公问于孔子曰：“寡人欲吾国小而能守，大则攻。其道如何？”对曰：“使君朝廷有礼，上下相亲，天下百姓皆君之民，将谁攻之？苟违此道，民畔如归，皆君之仇也，将谁与守。”公曰：“善哉！”于是废山泽之禁，弛关市之税，以惠百姓。

哀公问于孔子曰：“吾闻君子不博，有之乎？”孔子曰：“有之。”公

曰：“何为？”对曰：“为其二乘。”公曰：“有二乘则何为不博？”子曰：“为其兼行恶道也。”哀公惧焉，有间，复问曰：“若是乎？君子之恶恶道至甚也。”孔子曰：“君子之恶恶道不甚，则好善道亦不甚，则百姓之亲上亦不甚。诗云：‘未见君子，忧心惓惓。亦既见止，亦既覯止，我心则说。’诗之好善道甚也如此。”公曰：“美哉！夫君子成人之善，不成人之恶。微吾子言焉，吾弗之闻也。”

哀公问于孔子曰：“夫国家之存亡祸福，信有天命，非唯人也？”孔子对曰：“存亡祸福皆己而已，天灾地妖不能加也。”公曰：“善。吾子之言，岂有其事乎？”孔子曰：“昔者，殷王帝辛之世，有雀生大鸟于城隅焉。占之曰：‘凡以小生大，则国家必王，而名益昌。’于是帝辛介雀之德，不修国政，亢暴无极，朝臣莫救，外寇乃至，殷国以亡。此即以己逆天时，诡福反为祸者也。又其先世殷太戊之时，道缺法圯，以致妖孽。桑谷于朝，七日大拱。占之者曰：‘桑谷野木而不合生朝，意者国亡乎？’太戊恐骇，侧身修行，思先王之政，明养民之道。三年之后，远方慕义，重译至者十有六国。此即以己逆天时，得祸为福者也。故天灾地妖，所以儆人主者也；寤梦征怪，所以儆人臣者也。灾妖不胜善政，寤梦不胜善行。能如此者，至治之极也。唯明王达此。”公曰：“寡人不鄙固，此亦不得闻君子之教也。”

哀公问于孔子曰：“智者寿乎？仁者寿乎？”孔子对曰：“然。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，己自取也。夫寝处不时，饮食不节，逸劳过度者，疾共杀之。居下位而上干其君，嗜欲无厌而求不止者，刑共杀之。以少犯众，以弱侮强，忿怒不类，动不量力，兵共杀之。此三者死非命也，人自取之。若夫智士仁人，将身有节，动静以义，喜怒以时，无害其性，虽得寿焉，不亦宜乎。”

【大意】

本篇写孔子关于治国择士的一些见解。孔子认为，人可划分为庸人、士人、君子、贤人、圣人五等。文中对这五等人作了具体的描述和评价。孔子强调，君主如果对此有充分的了解，并能择人而用，就可以说已懂得治国之道了。

致思第八

孔子北游于农山，子路、子贡、颜渊侍侧。孔子四望，喟然而叹曰：“于斯致思，无所不致矣。二三子各言尔志，吾将择焉。”子路进曰：“由愿得白羽若月，赤羽若日，钟鼓之音上震于天，旌旗缤纷下蟠于地。由当一队而敌之，必也攘地千里，搴旗执戟。唯由能之，使二子者从我焉。”夫子曰：“勇哉！”子贡复进曰：“赐愿使齐、楚合战于澠水之野，两垒相望，尘埃相接，挺刃交兵。赐著缟衣白冠，陈说其间，推论利害，释国之患。唯赐能之，使夫二子者从我焉。”夫子曰：“辩哉！”颜渊退而不对。孔子曰：“回，来！汝奚独无愿乎？”颜回对曰：“文武之事，则二子者既言之矣，回何云焉？”孔子曰：“虽然，各言尔志也，小子言之。”对曰：“回闻薰蕕不同器而藏，尧桀不共国而治，以其类异也。回愿得明王圣主辅相之，敷其五教，导之以礼乐，使民城郭不修，沟池不越，铸剑戟以为农器，放牛马于原薮。室家无离旷之思，千岁无战斗之患。则由无所施其勇，而赐无所用其辩矣。”夫子凜然曰：“美哉！德也。”子路抗手而对曰：“夫子何选焉？”孔子曰：“不伤财，不害民，不繁词，则颜氏之子有矣。”

鲁有俭嗇者，瓦鬲煮食食之，自谓其美，盛之土型之器，以进孔子。孔子受之，欢然而悦，如受大牢之馈。子路曰：“瓦甗，陋器也。煮食，薄膳也。夫子何喜之如此乎？”子曰：“夫好谏者思其君，食美者念其亲。吾非以饌具之为厚，以其食厚而我思焉。”孔子之楚，而有渔者而献鱼焉。孔子不受，渔者曰：“天暑市远，无所鬻也。思虑弃之粪壤，不如献之君子，故敢以进焉。”于是夫子再拜受之，使弟子扫地，将以享祭。门人曰：“彼将弃之，而夫子以祭之，何也？”孔子曰：“吾闻之，惜其腐馱而欲以务施者，仁人之偶也。恶有受仁人之馈而无祭者乎？”

季羔为卫之士师，刖人之足。俄而，卫有蒯聩之乱。季羔逃之，走郭门。刖者守门焉，谓季羔曰：“彼有缺。”季羔曰：“君子不逾。”又曰：“彼有窞。”季羔曰：“君子不隧。”又曰：“于此有室。”季羔乃入焉。既而追者罢，季羔将去，谓刖者曰：“我不能亏主之法而亲刖子之足矣，今吾在难，此正子之报怨之时，而逃我者三，何故哉？”刖者曰：“断足，固我之罪，无可奈何。曩者，君治臣以法，令先人后臣，欲臣之免也，臣知之。狱决罪定，临当论刑，君愀然不乐，见君颜色，臣又知之。君岂私臣哉？天生君子，其道固然。此臣之所以悦君也。”孔子闻之，曰：“善哉！为吏，其用法一也，思仁恕则树德，加严暴则树怨。公以行之，其子羔乎！”

孔子曰：“季孙之赐我粟千钟也，而交益亲。自南宫敬叔之乘我车也，而道加行。故道虽贵，必有时而后重，有势而后行。微夫子之赐财，则丘之道殆将废矣。”

孔子曰：“王者有似乎春秋，文王以王季为父，以太任为母，以太姒为妃，以武王、周公为子，以太颠、闳夭为臣，其本美矣。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国，正其国以正天下，伐无道，刑有罪，一动而天下正，其事成矣。春秋致其时而万物皆及，王者致其道而万民皆治。周公载已行化，而天下顺之，其诚至矣。”

曾子曰：“入是国也，言信于群臣，而留可也；行忠于卿大夫，则仕可也；泽施于百姓，则富可也。”孔子曰：“参之言此，可谓善安身矣。”

子路为蒲宰，为水备，与其民修沟渎。以民之劳烦苦也，人与之一簞食、

一壶浆。孔子闻之，使子贡止之。子路忿然不悦，往见孔子曰：“由也以暴雨将至，恐有水灾，故与民修沟洫以备之，而民多匱饿者，是以箪食壶浆而与之。夫子使赐止之，是夫子止由之行仁也。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，由不受也。”孔子曰：“汝以民为饿也，何不白于君，发仓廩以赈之？而私以尔食馈之，是汝明君之无惠而见己之德美矣。汝速已则可，不则汝之见罪必矣。”

子路问于孔子曰：“管仲之为人何如？”子曰：“仁也。”子路曰：“昔管仲说襄公，公不受，是不辩也。欲立公子纠而不能，是不智也。家残于齐而无忧色，是不慈也。桎梏而居槛车，无惭心，是无愧也。事所射之君，是不贞也。召忽死之，管仲不死，是不忠也。仁人之道，固若是乎？”孔子曰：“管仲说襄公，公不受，公之暗也。欲立子纠而不能，不遇时也。家残于齐而无忧色，是知权命也。桎梏而无惭心，自裁审也。事所射之君，通于变也。不死子纠，量轻重也。夫子纠未成君，管仲未成臣。管仲仁才度义，管仲不死束缚而立功名，未可非也。召忽虽死，过与取仁，未足多也。”

孔子适齐，中路闻哭者之声，其音甚哀。孔子谓其仆曰：“此哭哀则哀矣，然非丧者之哀矣。”驱而前，少进，见有异人焉，拥镰带索，哭音不哀。孔子下车，追而问曰：“子何人也？”对曰：“吾，丘吾子也。”曰：“子今非丧之所，奚哭之悲也？”丘吾子曰：“吾有三失，晚而自觉，悔之何及！”曰：“三失可得闻乎？愿子告吾，无隐也。”丘吾子曰：“吾少时好学，周遍天下，后还，丧吾亲，是一失也。长事齐君，君骄奢失士，臣节不遂，是二失也。吾平生厚交，而今皆离绝，是三失也。夫树欲静而风不停，子欲养而亲不待。往而不来者，年也；不可再见者，亲也。请从此辞。”遂投水而死。孔子曰：“小子识之，斯足为戒矣。”自是弟子辞归养亲者十有三。

孔子谓伯鱼曰：“鲤乎，吾闻可以与人终日不倦者，其惟学焉。其容体不足观也，其勇力不足惮也，其先祖不足称也，其族姓不足道也。终而有大名，以显闻四方、流声后裔者，岂非学之效也？故君子不可以不学，其容不可以不饰。不饰无类，无类失亲，失亲不忠，不忠失礼，失礼不立。夫远而有光者，饰也；近而愈明者，学也。譬之污池，水潦注焉，萑苇生焉，虽或以观之，孰知其源乎。”

子路见于孔子曰：“负重涉远，不择地而休；家贫亲老，不择禄而仕。昔者，由也事二亲之时，常食藜藿之食，为亲负米百里之外。亲歿之后，南游于楚，从车百乘，积粟万钟，累茵而坐，列鼎而食。愿欲食藜藿，为亲负米，不可复得也。枯鱼衔索，几何不蠹？二亲之寿，忽若过隙。”孔子曰：“由也事亲，可谓生事尽力，死事尽思者也。”

孔子之郟，遭程子于涂，倾盖而语终日，甚相亲。顾谓子路曰：“取束帛以赠先生。”子路屑然对曰：“由闻之，士不中间见，女嫁无媒，君子不以交，礼也。”有间，又顾谓子路。子路又对如初。孔子曰：“由，诗不云乎：‘有美一人，清扬宛兮。邂逅相遇，适我愿兮。’今程子天下贤士也，于斯不赠，则终身不能见也，小子行之。”

孔子自卫反鲁，息驾于河梁而观焉。有悬水三十仞，圜流九十里，鱼鳖不能导，鼃鼃不能居。有一丈夫，方将厉之。孔子使人并涯止之，曰：“此悬水三十仞，圜流九十里，鱼鳖鼃鼃不能居也。意者难可济也。”丈夫不以措意，遂渡而出。孔子问之曰：“子巧乎？有道术乎？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？”丈夫对曰：“始吾之入也，先以忠信；及吾之出也，又从以忠信。忠信措吾躯于波流，而吾不敢以用私，所以能入而复出也。”孔子谓弟子曰：“二三

子识之，水且犹可以忠信成身亲之，而况于人乎。”

孔子将行，雨而无盖。门人曰：“商也有之。”孔子曰：“商之为人也，甚吝其财。吾闻与人交者，推其长者，违其短者，故能久也。”

楚王渡江，江中有物大如斗，圆而赤，直触王舟，舟人取之。王大怪之，遍问群臣，莫之能识。王使使聘于鲁，问于孔子。子曰：“此所谓萍实者也，可剖而食之，吉祥也，唯霸者为能获焉。”使者反。王遂食之，大美。久之，使来，以告鲁大夫。大夫因子游问曰：“夫子何以知其然乎。”曰：“吾昔之郑，过乎陈之野，闻童谣曰：‘楚王渡江得萍实，大如斗赤如日，剖而食之甜如蜜。’此是楚王之应也。吾是以知之。”

子贡问于孔子曰：“死者有知乎，将无知乎？”子曰：“吾欲言死之有知，将恐孝子顺孙妨生以送死；吾欲言死之无知，将恐不孝之子弃其亲而不葬。赐欲知死者有知与无知，非今之急，后自知之。”

子贡问治民于孔子，子曰：“懍懍焉若持腐索之扞马。”子贡曰：“何其畏也。”孔子曰：“夫通达之御皆人也，以道导之，则吾畜也；不以道导之，则吾仇也。如之何其无畏也。”

鲁国之法，赎人臣妾于诸侯者，皆取金于府。子贡赎之，辞而不取金。孔子闻之曰：“赐失之矣。夫圣人之举事也，可以移风易俗。而教导可以施之于百姓，非独适身之行也。今鲁国富者寡而贫者众，赎人受金，则为不廉，则何以相赎乎？自今以后，鲁人不复赎人于诸侯。”

子路治蒲，请见于孔子曰：“由愿受教于夫子。”子曰：“蒲其何如？”对曰：“邑多壮士，又难治也。”子曰：“然。吾语尔：恭而敬，可以摄勇；宽而正，可以怀强；爱而恕，可以容困；温而断，可以抑奸。如此而加之，则正不难矣。”

【大意】

本篇杂记孔子言行，主要写孔子对人物、时事的评价，以及生活中的种种感受。他对齐国著名政治家管仲的评价尤高，认为管仲不但深知仁义，而且善于变通，终于成就了一代功业。这实际上也反映了孔子本人的抱负和愿望。

三恕第九

孔子曰：“君子有三恕。有君不能事，有臣而求其使，非恕也。有亲不能孝，有子而求其报，非恕也。有兄不能敬，有弟而求其顺，非恕也。士能明于三恕之本，则可谓端身矣。”

孔子曰：“君子有三思，不可不察也。少而不学，长无能也；老而不教，死莫之思也；有而不施，穷莫之救也。故君子少思其长则务学，老思其死则务教，有思其穷则务施。”

伯常骞问于孔子曰：“骞固周国之贱吏也，不自以不肖，将北面以事君子。敢问正道直行，不容于世；隐道直行，然亦不忍。今欲身亦不穷，道亦不隐，为之有道乎？”孔子曰：“善哉！子之问也。自丘之闻，未有若吾子所问辩且说也。丘尝闻君子之言道矣，听者无察，则道不入；奇伟不稽，则道不信。又尝闻君子之言事矣，制无度量，则事不成；其政晓察，则民不保。又尝闻君子之言志矣，刚折者不终，径易者数伤，浩倨者则不亲，就利者则无不弊。又尝闻养世之君子矣，从轻勿为先，从重勿为后，见像而勿强，陈道而勿怫。此四者，丘之所闻也。”

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，有欹器焉。夫子问于守庙者曰：“此谓何器？”对曰：“此盖为宥坐之器。”孔子曰：“吾闻宥坐之器，虚则欹，中则正，满则覆。明君以为至诚，故常置之于坐侧。”顾谓弟子曰：“试注水焉。”乃注之水，中则正，满则覆。夫子喟然叹曰：“呜呼！夫物恶有满而不覆哉！”子路进曰：“敢问持满有道乎？”子曰：“聪明睿智，守之以愚；功被天下，守之以让；勇力振世，守之以怯；富有四海，守之以谦。此所谓损之又损之道也。”

孔子观于东流之水。子贡问曰：“君子所见大水必观焉，何也？”孔子对曰：“以其不息，且遍与诸生而不为也，夫水似乎德；其流也，则卑下倨邑必循其理，似义；浩浩乎无屈尽之期，此似道；流行赴百仞之溪而不惧，此似勇；至量必平之，此似法；盛而不求概，此似正；绰约微达，此似察；发源必东，此似志；以出以入，万物就以化洁，此似善化也。水之德有若此，是故君子见必观焉。”

子贡观于鲁庙之北堂，出而问于孔子曰：“向也赐观于太庙之堂，未既辍，还瞻北盖皆断焉，彼将有说邪？匠过之也？”孔子曰：“太庙之堂，官致良工之匠，匠致良材，尽其功巧，盖贵久矣。尚有说也？”

孔子曰：“吾有所耻，有所鄙，有所殆。夫幼而不能强学，老而无以教，吾耻之；去其乡，事君而达，卒遇故人，曾无旧言，吾鄙之；与小人处而不能亲贤，吾殆之。”

子路见于孔子，孔子曰：“智者若何？仁者若何？”子路对曰：“智者使人知己，仁者使人爱己。”子曰：“可谓士矣。”子路出，子贡入，问亦如之。子贡对曰：“智者知人，仁者爱人。”子曰：“可谓士矣。”子贡出，颜回入，问亦如之。对曰：“智者自知，仁者自爱。”子曰：“可谓士君子矣。”

子贡问于孔子曰：“子从父命孝，臣从君命贞乎？奚疑焉？”孔子曰：“鄙哉！赐，汝不识也。昔者明王万乘之国，有争臣七人，则主无过举。千乘之国，有争臣五人，则社稷不危也。百乘之家，有争臣三人，则禄位不替。父有争子，不陷无礼。士有争友，不行不义。故子从父母，奚诤为孝？臣从

君命，奚讷为贞？夫能审其所从，之谓孝，之谓贞矣。”

子路盛服见于孔子。子曰：“由，是倨倨者何也？夫江始出于岷山，其源可以滥觞；及其至于江津，不舫舟，不避风，则不可以涉。非唯下流水多邪？今尔衣服既盛，颜色充盈，天下且孰肯以非告汝乎？”子路趋而出，改服而入，盖自若也。子曰：“由，志之，吾告汝：奋于言者华，奋于行者伐。夫色智而有能者，小人也。故君子知之曰知，言之要也；不能曰不能，行之至也。言要则智，行至则仁。既仁且智，恶不足哉？”

子路问于孔子曰：“有人于此，披褐而怀玉，何如？”孔曰：“国无道，隐之可也；国有道，则衮冕而执玉。”

【大意】

本篇所记，大都是孔子关于君子处世原则的论述。孔子认为，只有明白“三恕”，做到“三思”，才有可能行君子之道。

好生第十

鲁哀公问于孔子曰：“昔者，舜冠何冠乎？”孔子不对。公曰：“寡人有问于子，而子无言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以君之问不先其大者，故方思所以为对。”公曰：“其大何乎？”孔子曰：“舜之为君也，其政好生而恶杀，其任授贤而替不肖，德若天地而静虚，化若四时而变物。是以四海承风，畅于异类，凤翔麟至，鸟兽驯德。无他也，好生故也。君舍此道而冠冕是问，是以缓对。”

孔子读史，至楚复陈，喟然叹曰：“贤哉楚王，轻千乘之国，而重一言之信。匪申叔之信，不能达其义；匪庄王之贤，不能受其训。”

孔子尝自筮其卦，得贲焉，愀然有不平之状。子张进曰：“师闻卜者得贲卦，吉也，而夫子之色有不平，何也？”孔子对曰：“以其离邪。在《周易》，山下有火谓之贲，非正色之卦也。夫质也，黑白宜正焉。今得贲，非吾兆也。吾闻丹漆不文，白玉不雕。何也？质有余，不受饰故也。”

孔子曰：“吾于《甘棠》，见宗庙之敬甚矣。思其人，必爱其树；尊其人，必敬其位，道也。”

子路戎服见于孔子，拔剑而舞之，曰：“古之君子，以剑自卫乎？”孔子曰：“古之君子，忠以为质，仁以为卫，不出环堵之室，而知千里之外。有不善，则以忠化之；侵暴，则以仁固之。何持剑乎？”子路曰：“由乃今闻此言，请摄齐以受教。”

楚王出游，亡弓，左右请求之。王曰：“止。楚王失弓，楚人得之，又何求之？”孔子闻之，曰：“惜乎其不大也，不曰‘人遗弓人得之’而已，何必楚也！”

孔子为鲁司寇，断狱讼，皆进众议者而问之，曰：“子以为奚若？某以为何若？”皆曰云云如是，然后夫子曰：“当从某子几是。”

孔子问漆雕冯曰：“子事臧文仲、武仲及孺子容，此三大夫孰贤？”对曰：“臧氏家有守龟焉，名曰蔡。文仲三年而为一兆，武仲三年而为二兆，孺子容三年而为三兆。冯从此之见，若问三人之贤与不贤，所未敢识也。”孔子曰：“君子哉！漆雕氏之子。其言人之美也，隐而显；言人之过也，微而著。智而不能及，明而不能见，熟克如此。”

鲁公索氏将祭而亡其牲。孔子闻之，曰：“公索氏不及二年将亡。”后一年而亡。门人问曰：“昔公索氏亡其祭牲，而夫子曰：‘不及二年必亡。’今过期而亡。夫子何以知其然？”孔子曰：“夫祭者，孝子所以自尽于其亲。将祭而亡其牲，则其余所亡者多矣。若此而不亡者，未之有也。”

虞、芮二国争田而讼，连年不决。乃相谓曰：“西伯仁也，盍往质之？”入其境，则耕者让畔，行者让路。入其朝，士让为大夫，大夫让于卿。虞、芮之君说：“嘻！吾侪小人也，不可以入君子之朝。”遂自相与而退，咸以所争之田为间田也。孔子曰：“以此观之，文王之道，其不可加焉。不令而从，不教而听，至矣哉！”

曾子曰：“狎甚则相简，庄甚则不亲。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欢，其庄足以成礼。”孔子闻斯言也，曰：“二三子志之，孰谓参也不知礼乎？”

哀公问曰：“绅委章甫有益于仁乎？”孔子作色而对曰：“君胡然焉？衰麻苴杖者，志不存乎乐，非耳弗闻，服使然也。黼黻袞冕者，容不褻慢，非性矜庄，服使然也。介冑执戈者，无退懦之气，非体纯猛，服使然也。且

臣闻之，好肆不守折，而长者不为市。窃夫有益与无益，君子所以知。”

孔子谓子路曰：“见长者而不尽其辞，虽有风雨，吾不能入其门矣。故君子以其所能敬人，小人反是。”

孔子谓子路曰：“君子以心导耳目，立义以为勇；小人以耳目导心，不**怱**以为勇。故曰退之而不怨，先之斯可从已。”

孔子曰：“君子有三患。未之闻，患不得闻；既得闻之，患弗得学；既得学之，患弗能行。有其德而无其言，君子耻之；有其言而无其行，君子耻之；既得之而又失之，君子耻之。地有余而民不足，君子耻之；众寡均而人功倍己焉，君子耻之。”

鲁人有独处室者，邻人嫠妇亦独处一室。夜，暴风雨至，嫠妇室坏，趋而托焉。鲁人闭户而不纳。嫠妇自牖与之言：“何不仁而不纳我乎？”鲁人曰：“吾闻男女不六十不同居。今子幼，吾亦幼，是以不敢纳尔也。”妇人曰：“子何不如柳下惠然，姬不逮门之女，国人不称其乱。”鲁人曰：“柳下惠则可，吾固不可。吾将以吾之不可，学柳之惠之可。”孔子闻之，曰：“善哉！欲学柳下惠者，未有似于此者。期于至善，而不袭其为。可谓智乎。”

孔子曰：“小辩害义，小言破道。关雎兴于鸟，而君子美之，取其雌雄之有别。鹿鸣兴于兽，而君子大之，取其得食而相乎。若以鸟兽之名嫌之，固不可行也。”

孔子谓子路曰：“君子而强气，而不得其死；小人而强气，则刑戮荐臻。豳诗曰：‘殆天之未阴雨，彻彼桑土，绸缪牖户。今汝下民，或敢侮予。’”孔子曰：“能治国家如此，虽欲侮之，岂可得乎？周自后稷，积行累功，以有爵土。公刘重之以仁，及至太王甫，敦以德让，其树根置本，备豫远矣。初，太王都豳，翟人侵之。事之以皮币，不得免焉；事之以珠玉，不得免焉。于是属耆老而告：‘所欲吾土地。吾闻之，君子不以所养害人。二三子何患乎无君？’遂独与大姜去之，逾梁山，邑于岐山之下。豳人曰：‘仁人之君，不可失也。’从之如归市焉。天之与周，民之去殷，久矣。若此而不能王天下，未之有也。武庚恶能侮？邶诗曰：‘执轡如组，两骖如舞。’”孔子曰：“为此诗者，其知政乎？夫为组者，总纆于此，成文于彼。言其动于近，行于远也。执此法以御民，岂不化乎？《竿旒》之忠告，至矣哉！”

【大意】

本篇记孔子论述君主治国及君子处世应该遵循的一些基本原则。强调君主治国一定要重视生命、爱惜民力，以仁义和德行治理好国家，使百姓做到“不令而从，不教而听”。

观周第十一

孔子谓南宫敬叔曰：“吾闻老聃博古知今，通礼乐之原，明道德之归，则吾师也。今将往矣。”对曰：“谨受命。”遂言于鲁君曰：“臣受先臣之命云：‘孔子，圣人之后也，灭于宋，其祖弗父何始有国而授厉公，及正考父，佐戴、武、宣，三命兹益恭。故其鼎铭曰：一命而偻，再命而伛，三命而俯，循墙而走，亦莫余敢侮。于是，粥于是，以糊其口。其恭俭也若此。臧孙纆有言：圣人之后，若不当世，则必有明君而达者焉。孔子少而好礼，其将在矣。’属臣曰：‘汝必师之。’今孔子将适周，观先王之遗制，考礼乐之所极，斯大业也。君盍以乘资之？臣请与往。”公曰：“诺。”与孔子车一乘、马二匹，竖子侍御。敬叔与俱至周。问礼于老聃，访乐于苾弘。历郊社之所，考明堂之则，察庙朝之度。于是喟然曰：“吾乃今知周公之圣，与周之所以王也。”及去周，老子送之，曰：“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，仁者送人以言。吾虽不能富贵，而窃仁者之号，请送子以言乎：凡当今之士，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，好讥议人者也；博辩闳达而危其身，好发人之恶者也。无以有己为人子者，无以恶己为人臣者。”孔子曰：“敬奉教。”自周返鲁，道弥尊矣，远方弟子之进，盖三千焉。

孔子观乎明堂，睹四门墉有尧舜之容、桀纣之像，而各有善恶之状、兴废之诫焉。又有周公相成王，抱之负斧扆南面以朝诸侯之图焉。孔子徘徊而望之，谓从者曰：“此周之所以盛也。夫明镜所以察形，往古者所以知今。人主不务袭迹于其所以安存，而忽怠所以危亡，是犹未有以异于却走而欲求及前人也。岂不惑哉！”

孔子观周，遂入太祖后稷之庙。庙堂右阶之前有金人焉，三缄其口，而铭其背曰：“古之慎言人也，戒之哉，无多言，多言多败；无多事，多事多患。安乐必戒，无所行悔。勿谓何伤，其祸将长；勿谓何害，其祸将大；勿谓不闻，神将伺人。焰焰不灭，炎炎若何，涓涓不壅，终为江河。绵绵不绝，或成网罗。毫末不札，将寻斧柯。诚能慎之，福之根也。曰是何伤，祸之门也。强梁者不得其死，好胜者必遇其敌。盗憎主人，民怨其上。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，故下之；知众人之不可先也，故后之。温恭慎德，使人慕之；执雌持下，人莫逾之。人皆趋彼，我独守此；人皆或之，我独不徙。内藏我智，不示人技。我虽尊高，人弗我害。谁能于此？江海虽左，长于百川，以其卑也。天道无亲，而能下人。戒之哉！”孔子既读斯文也，顾谓弟子曰：“小子识之。此言实而中，情而信。诗曰：‘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’行身如此，岂以口过患哉。”

孔子见老聃而问焉，曰：“甚矣，道之于今难行也。吾比执道，而今委质以求当世之君，而弗受也。道于今难行也。”老子曰：“夫说者流于辩，听者乱于辞。如此二者，则道不可以忘也。”

【大意】

本篇记孔子去周参观考察，向老聃、苾弘学习礼乐。孔子游览明堂、祖庙等礼乐设施，从中体会到了文王、周公的圣明，弄清了周朝兴盛的原因。

弟子行第十二

卫将军文子问于子贡曰：“吾闻孔子之施教也，先之以诗书，而道之以孝悌，说之以仁义，观之以礼乐，然后成之以文德。盖入室升堂者七十有余人，其孰为贤？”子贡对以不知。文子曰：“以吾子常与学，贤者也，不知何谓？”子贡对曰：“贤人无妄，知贤即难。故君子之言曰：‘智莫难于知人’，是以难对也。”文子曰：“若夫知贤，莫不难。今吾子亲游焉，是以敢问。”子贡曰：“夫子之门人，盖有三千就焉。赐有逮及焉，未逮及焉，故不得遍知以告也。”文子曰：“吾子所及者，请问其行。”子贡对曰：“夫能夙兴夜寐，讽诵崇礼，行不贰过，称言不苟，是颜回之行也。孔子说之以诗曰：‘媚兹一人，应侯慎德，永言孝思，孝思惟则’。若逢有德之君，世受显命，不失厥名，以御于天子，则王者之相也。在贫如客，使其臣如借，不迁怒，不深怨，不录旧罪，是冉雍之行也。孔子论其材曰：‘有士之君子也，有众使也，有刑用也，然后称怒焉。’孔子告之以诗曰：‘靡不有初，鲜克有终。’匹夫不怒，唯以忘其身，不畏强御，不侮矜寡，其言循性，其都以富，材任治戎，是仲由之行也。孔子和之以文，说之以诗曰：‘受小拱大拱，而为下国骏庞。荷天子之龙，不駮不悚，敷奏其勇。’强乎武哉，文不胜其质，恭老恤幼，不忘宾旅，好学博艺，省物而勤也，是冉求之行也。孔子因而语之曰：‘好学则智，恤孤则惠，恭则近礼，勤则有继。尧舜笃恭，以王天下。’其称之也曰：‘宜为国老。’齐庄而能肃，志通而好礼，摈相两君之事，笃雅有节，是公西赤之行也。子曰：‘礼经三百，可勉能也；威仪三千，则难也。’公西赤问曰：‘何谓也？’子曰：‘貌以宾礼，礼以宾辞，是谓难焉。’众人闻之，以为成也。孔子语人曰：‘当宾客之事，则达矣。’谓门人曰：‘二三子之欲学宾客之礼者，其于赤也。’满而不盈，实而如虚，过之如不及，先王难之；博无不学，其貌恭，其德敦；其言于人也，无所不信；其骄大人也，常以浩浩。是曾参之行也。孔子曰：‘孝，德之始也；悌，德之序也；信，德之厚也；忠，德之正也。参中夫四德者也。’以此称之。美功不伐，贵位不善，不侮不佚，不傲无告，是颛孙师之行也。孔子曰：‘其不伐则犹可能也，其不弊百姓，则仁也。诗云：恺悌君子，民之父母。’夫子以其仁为大。学之深，送迎必敬，上交下接若截焉，是卜商之行也。孔子说之以诗曰：‘式夷式已，无小人殆。’若商也，其可谓不险矣。贵之不喜，贱之不怒，苟利于民，廉于行己，其事上也以佑其下，是澹台灭明之行也。孔子曰：‘独贵独富，君子耻之，夫也中之矣。’先成其虑，及事而用之，故动则不妄，是言偃之行也。孔子曰：‘欲能则学，欲知则问，欲善则详，欲给则豫，当是而行，偃也得之矣。’独居思仁，公言仁义，其于诗也，则一日三复‘白圭之玷’，是宫縚之行也。孔子信其能仁，以为异士。自见孔子，出入于户，未尝越礼；往来过之，足不履影；启蛰不杀，方长不折；执亲之丧，未尝见齿。是高柴之行也。孔子曰：‘柴于亲丧，则难能也；启蛰不杀，则顺道也；方长不折，则恕仁也。成汤恭而以恕，是以日跻。’凡此诸子，赐之所亲睹者也。吾子有命而讯赐，赐也固，不足以知贤。”文子曰：“吾闻之也，国有道则贤人兴焉，中人用焉，乃百姓归之。若吾子之论，既富茂矣，壹诸侯之相也。抑末世未有明君，所以不遇也。”子贡既与卫将军文子言。适鲁，见孔子曰：“卫将军文子问二三子之于赐，不壹而三焉。赐也辞不获命，以所见者对矣，未知中否，请以告。”孔子曰：“言

之乎。”子贡以其辞状告孔子。子闻而笑曰：“赐，汝次为人矣。”子贡对曰：“赐也何敢知人，此以赐之所睹也。”孔子曰：“然。吾亦语汝耳之所未闻，目之所未见者，岂思之所不至，智之所未及哉？”子贡曰：“赐愿得闻之。”孔子曰：“不克不忌，不念旧怨，盖伯夷叔齐之行也。思天而敬人，服义而行信，孝于父母，恭于兄弟，从善而教不道，盖赵文子之行也。其事君也，不敢爱其死，然亦不敢忘其身，谋其身不遗其友，君陈则近而用之，不陈则行而退，盖随武子之行也。其为人之渊源也，多闻而难诞，内植足以没其世，国家有道，其言足以治；无道，其默足以容。盖铜鞮伯华之行也。外宽而内正，自拯于隐括之中，直己而不直人，汲汲于仁，以善自终，盖蘧伯玉之行也。孝恭慈仁，允德图义，约货去怨，轻财不匮，盖柳下惠之行也。其言曰：君虽不量于其身，臣不可以不忠于其君。是故君择臣而任之，臣亦择君而事之，有道顺命，无道衡命。盖晏平仲之行也。蹈忠而行信，终日言不在尤之内，国无道，处贱不闷，贫而能乐，盖老子之行也。易行以佚天命，居下不援其上。其观于四方也，不忘其亲，不尽其乐，以不能则学，不为己终身之忧。盖介子山之行也。”子贡曰：“敢问夫子之所知者，盖尽于此而已乎？”孔子曰：“何谓其然？亦略举耳目之所及而矣。昔晋平公问祁奚曰：‘羊舌大夫，晋之良大夫也，其行若何？’祁奚辞以不知。公曰：‘吾闻子少长乎其所，今子掩之，何也？’祁奚对曰：‘其少也恭而顺，心有耻而不使其过宿。其为大夫，悉善而谦其端。其为舆尉也，信而好直其功。至于其为和容也，温良而好礼，博闻而时出其志。’公曰：‘曩者问子，子奚曰不知也？’祁奚曰：‘每位改变，未知所止，是以不敢得知也。’此又羊舌大夫之行也。”子贡跪曰：“请退而记之。”

【大意】

子贡详论颜回、冉雍、仲由等同门师兄弟的性格和德行。孔子听到后，认为可以与他品评人物，于是纵论伯夷、叔齐、随武子等前代名人的德行。

贤君第十三

哀公问于孔子曰：“当今之君，孰为最贤。”孔子对曰：“丘未之见也，抑有卫灵公乎？”公曰：“吾闻其闺门之内无别，而子次之贤，何也？”孔子曰：“臣语其朝廷行事，不论其私家之际也。”公曰：“其事何如？”孔子对曰：“灵公之弟曰公子渠牟，其智足以治千乘，其信足以守之。灵公爱而任之。又有士林国者，见贤必进之，而退与分其禄，是以灵公无游放之士。灵公贤而尊之。又有士曰庆足者，卫国有大事，则必起而治之；国无事，则退而容贤。灵公悦而敬之。又有大夫史鳅，以道去卫。而灵公郊舍三日，琴瑟不御，必待史鳅之入而后敢入。臣以此取之，虽次之贤，不亦可乎。”

子贡问孔子曰：“今之臣孰为贤？”孔子曰：“吾未识也。往者齐有鲍叔，郑有子皮，则贤者矣。”子贡曰：“齐无管仲，郑无子产？”子曰：“赐，汝徒知其一，未知其二也。汝闻用力为贤乎？进贤为贤乎？”子贡曰：“进贤贤哉！”子曰：“然。吾闻鲍叔达管仲，子皮达子产，未闻二子之达贤己之才者也。”

哀公问于孔子曰：“寡人闻忘之甚者，徙而忘其妻，有诸？”孔子对曰：“此犹未甚者也，甚者乃忘其身。”公曰：“可得而闻乎？”孔子曰：“昔者，夏桀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忘其圣祖之道，坏其典法，废其世祀，荒于淫乐，耽湎于酒。佞臣谄谀，窥导其心；忠士折口，逃罪不言。天下诛桀而有其国，此谓忘其身之甚矣。”

颜渊将西游于宋，问于孔子曰：“何以为身？”子曰：“恭敬忠信而已矣。恭则远于患，敬则人爱之，忠则和于众，信则人任之。勤斯四者，可以治国，岂特一身者哉！故夫不比于数而比于疏，不亦远乎？不修其中而修外者，不亦反乎？虑不先定，临事而谋，不亦晚乎？”

孔子读诗，于正月六章，惕然如惧，曰：“彼不达之君子，岂不殆哉？从上依世则道废，违上离俗则身危。时不兴善，己独由之，则曰非妖即妄也。故贤也既不遇天，恐不终其命焉。桀杀龙逢，纣杀比干，皆类是也。诗曰：‘谓天盖高，不敢不局；谓地盖厚，不敢不踏。’此言上下畏罪，无所自容也。”

子路问于孔子曰：“贤君治国，所先者何？”孔子曰：“在于尊贤而贱不肖。”子路曰：“由闻晋中行氏尊贤而贱不肖矣，其亡何也？”孔子曰：“中行氏尊贤而不能去，贱不肖而不能去。贤者知其不用而怨之，不肖者知其必已贱而仇之。怨仇并存于国，邻敌构兵于郊，中行氏虽欲无亡，可得乎？”

孔子闲处，喟然而叹曰：“向使铜鞮伯华无死，则天下其有定矣。”子路曰：“由愿闻其人也。”子曰：“其幼也，敏而好学；其壮也，有勇而不屈；其老也，有道而能下人。有此三者，以定天下也，何难乎哉？”子路曰：“幼而好学，壮而有勇，则可也。若夫有道下人，又谁下哉？”子曰：“由，不知。吾闻以众攻寡，无不克也；以贵下贱，无不得也。昔者周公居冢宰之尊，制天下之政，而犹下白屋之士，日见百七十人。斯岂以无道也，欲得士之用也。恶有有道而无下天下君子哉？”

齐景公来适鲁，舍于公馆，使晏婴迎孔子。孔子至，景公问政焉。孔子答曰：“政在节财。”公悦，又问曰：“秦穆公国小，处僻而霸。何也？”孔子曰：“其国虽小，其志大；其处虽僻，而其政中。其举也果，其谋也和，法无私而令不愉。首拔五羖，爵之大夫，与语三日而授之以政。以此取之，

虽王可也，其霸少矣。”景公曰：“善哉。”

哀公问政于孔子，孔子对曰：“政之急者，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。”公曰：“为之奈何？”孔子曰：“省力役，薄赋敛，则民富矣；敦礼教，远罪疾，则民寿矣。”公曰：“寡人欲行夫子之言，恐吾国贫矣。”孔子曰：“诗云：‘恺悌君子，民之父母。’未有子富而父母贫者也。”

卫灵公问于孔子曰：“有语寡人：有国家者，计之于庙堂之上，则政治矣。何如？”孔子曰：“其可也，爱人者则人爱之，恶人者则人恶之，知得之己者则知得之人。所谓不出环堵之室而知天下者，知反己之谓也。”

孔子见宋君，君问孔子曰：“吾欲使长有国而列都得之，吾欲使民无惑，吾欲使士竭力，吾欲使日月当时，吾欲使圣人自来，吾欲使官府治理，为之奈何？”孔子对曰：“千乘之君，问丘者多矣，而未有若主君之问问之悉也。然主君所欲者尽可得也。丘闻之：邻国相亲，则长有国；君惠臣忠，则列都得之；不杀无辜，无释罪人，则民不惑；士益之禄，则皆竭力；尊天敬鬼，则日月当时；崇道贵德，则圣人自来；任能黜否，则官府治理。”宋君曰：“善哉，岂不然乎！寡人不佞，不足以致之也。”孔子曰：“此事非难，唯欲行之云耳。”

【大意】

本篇前部分记孔子关于贤君、贤臣标准的一些论述，后部分写孔子针对齐景公、鲁哀公、卫灵公等君主的实际情况，提出了几种不同的具体治国方法。

辨政第十四

子贡问于孔子曰：“昔者齐君问政于夫子，夫子曰‘政在节财’。鲁君问政于夫子，子曰‘政在谏臣’。叶公问政于夫子，子曰‘政在悦近而来远’。三者之问一也，而夫子应之不同。然政在异端乎？”孔子曰：“各因其事也。齐君为国，奢于台榭，淫于苑圃，五官伎乐，不解于时，一旦而赐人以干乘之家者三，故曰政在节财。鲁君有臣三人，内比周以愚其君，外距诸侯之宾以蔽其明，故曰政在谏臣。夫荆之地广而都狭，民有离心，莫安其居，故曰政在悦近而来远。此三者所以为政殊矣。诗云：‘丧乱蔑资，曾不惠我师。’此伤奢侈不节以为乱者也。又曰：‘匪其止共，惟王之印’，此伤奸臣蔽主以为乱也。又曰：‘乱离瘼矣，奚其适归？’此伤离散以为乱者也。察此三者，政之所欲，岂同乎哉。”

孔子曰：“忠臣之谏君，有五义焉：一曰谏，二曰戆谏，三曰降谏，四曰直谏，五曰风谏。唯度主而行之，吾从其风谏乎。”

子曰：“夫道不可不贵也。中行文子倍道失义以亡其国，而能礼贤以活其身。圣人转祸为福，此谓是与。”

楚王将游荆台，司马子祺谏，王怒之。令尹子西贺于殿下，谏曰：“今荆台之观，不可失也。”王喜，附子西之背曰：“与子共乐之矣。”子西步马十里，引辔而止，曰：“臣愿言有道，王肯听之乎？”王曰：“子其言之。”子西曰：“臣闻为人臣而忠其君者，爵禄不足以赏也；谏其君者，刑罪不足以诛也。夫子祺者忠也，而臣者谏臣也，愿王赏忠而诛谏焉。”王曰：“我今听司马之谏，是独能禁我耳。若后世游之何也？”子西曰：“禁后世易耳，大王万岁之后，起山陵于荆台之上，则子孙必不忍游于父祖之墓以为欢乐也。”王曰：“善。”乃还。孔子闻之，曰：“至哉，子西之谏也，入之于千里之上，抑之于百世之后者也。”

子贡问于孔子曰：“夫子之于子产、晏子，可为至矣，敢问二大夫之所自为，夫子之所以与之者。”孔子曰：“夫子产于民为惠主，于学为博物。晏子于君为忠臣，而行为恭敏。故吾皆以兄事之，而加爱敬。”

齐有一足之鸟，飞集于宫朝，下止于殿前，舒翅而跳。齐侯大怪之，使使聘鲁问孔子。孔子曰：“此鸟名曰商羊，水祥也。昔童儿有屈其一脚，振讯两肩而跳且谣曰：‘天将大雨，商羊鼓舞。’今齐有之，其应至矣。急告民趋治沟渠，修堤防，将有大水为灾。”顷之，大霖雨，水溢泛诸国，伤害民人，唯齐有备不败。景公曰：“圣人之言，信而征矣。”

孔子谓宓子贱曰：“子治单父，众悦，子何施而得之也？子语丘所以为之者。”对曰：“不齐之治也，父其父，子其子，恤诸孤而哀丧纪。”孔子曰：“善，小节也，小民附矣，犹未足也。”曰：“不齐所父事者三人，所兄事者五人，所友事者十一人。”孔子曰：“父事三人，可以教孝矣。兄事五人，可以教悌矣。友事十一人，可以举善矣。中节也，中人附矣，犹未足也。”曰：“此地民有贤于不齐者五人，不齐事之而稟度焉，皆教不齐之道。”孔子叹曰：“其大者乃于此乎有矣。昔尧舜听天下，务求贤以自辅。夫贤者，百福之宗也，神明之主也。惜乎不齐之以所治者小也。”

子贡为信阳宰，将行，辞于孔子。孔子曰：“勤之慎之，奉天子之时，无夺无伐，无暴无盗。”子贡曰：“赐也，少而事君子，岂以盗为累哉？”孔子曰：“汝未之详也。夫以贤代贤，是谓之夺；以不肖代贤，是谓之伐；

缓令急诛，是谓之暴；取善自与，谓之盗。盗非窃财之谓也。吾闻之：知为吏者，奉法以利民；不知为吏者，枉法以侵民。此怨之所由生也。治官莫若平，临财莫如廉。廉平之守，不可改也。匿人之善，斯谓蔽贤；扬人之恶，斯为小人。内不相训而外相谤，非亲睦也。言人之善，若己有之；言人之恶，若己受之。故君子无所不慎焉。”

子路治蒲三年，孔子过之，入其境，曰：“善哉！由也，恭敬以信矣。”入其邑，曰：“善哉！由也，忠信以宽矣。”至庭，曰：“善哉！由也，明察以断矣。”子贡执轡而问曰：“夫子未见由之政，而三称其善，可得闻乎？”孔子曰：“吾见其政矣。入其境，田畴尽易，草莱甚辟，沟洫深治。此其恭敬以信，故其民尽力也。入其邑，墙屋完固，树木甚茂。此其忠信以宽，故其民不偷也。至其庭，庭甚清闲，诸下用命。此其明察以断，故其政不扰也。以此观之，虽三称其善，庸尽其美乎。”

【大意】

本篇所记，都是孔子论述或评论治国治民方法的言论。如强调勤俭节约、廉洁自持、公平守法等等，并且主张只有勇于劝谏国君过失的人才是忠臣。

六本第十五

孔子曰：“行己有门本焉，然后为君子也。立身有义矣，而孝为本；丧纪有礼矣，而哀为本；战阵有列矣，而勇为本；治政有理矣，而农为本；居国有道矣，而嗣为本；生财有时矣，而力为本。置本不固，无务农桑；亲戚不悦，无务外交；事不终始，无务多业；记闻而言，无务多说；比近不安，无务求远。是故反本修迩，君子之道也。”

孔子曰：“良药苦于口而利于病，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。汤武以谔谔而昌，桀纣以唯唯而亡。君无争臣，父无争子，兄无争弟，士无争友，无其过者，未之有也。故曰：君失之，臣得之；父失之，子得之；兄失之，弟得之；己失之，友得之。是以国无危亡之兆，家无悖乱之恶。父子兄弟无失，而交友无绝也。”

孔子见齐景公，公悦焉，请置廩丘之邑以为养。孔子辞而不受，入谓弟子曰：“吾闻君子当功受赏。今吾言于齐君，君未之有行而赐吾邑，其不知丘亦甚矣。”于是遂行。

孔子在齐，舍于外馆，景公造焉。宾主之辞既接，而左右白曰：“周使适至，言先王庙灾。”景公复问：“灾何王之庙也？”孔子曰：“此必厘王之庙。”公曰：“何以知之？”孔子曰：“诗云：‘皇皇上天，其命不忒。’天之以善，必报其德。祸亦如之。夫厘王变文、武之制，而作玄黄华丽之饰，宫室崇峻，舆马奢侈，而弗可振也，故天殃所宜加其庙焉，以是占之为然。”公曰：“天何不殃其身，而加罚其庙也？”孔子曰：“盖以文、武故也。若殃其身，则文、武之嗣无乃殄乎。故当殃其庙以彰其过。”俄顷，左右报曰：“所灾者厘王庙也。”景公惊起，再拜曰：“善哉，圣人之智，过人远矣。”

子夏三年之丧毕，见于孔子。孔子与之琴，使之弦，侃侃而乐，作而曰：“先王制礼，不敢不及。”子曰：“君子也。”闵子三年之丧毕，见于孔子。孔子与之琴，使之弦，切切而悲，作而曰：“先王制礼，弗敢过也。”子曰：“君子也。”子贡曰：“闵子哀未尽，夫子曰‘君子也’。子夏哀已尽，又曰‘君子也’。二者殊情，而俱曰君子。赐也惑，敢问之。”孔子曰：“闵子哀未忘，能断之以礼；子夏哀已忘，能引之及礼。虽均之君子，不亦可乎？”

孔子曰：“无体之礼，敬也；无服之丧，哀也；无声之乐，欢也。不言而信，不动而威，不施而仁，志。夫钟之音，怒而击之则武，忧而击之则悲。其志变者，声亦随之。故志诚感之，通于金石，而况人乎？”

孔子见罗雀者，所得皆黄口小雀。夫子问之曰：“大雀独不得，何也？”罗者曰：“大雀善惊而难得，黄口贪食而易得。黄口从大雀则不得，大雀从黄口亦可得。”孔子顾谓弟子曰：“善惊以远害，利食而忘患，自其心矣，而以所从为祸福。故君子慎其所从，以长者之虑，则有全身之阶；随小人之慧，而有危亡之败也。”

孔子读易，至于损益，喟然而叹。子夏避席问曰：“夫子何叹焉？”孔子曰：“夫自损者必有益之，自益者必有决之，吾是以叹也。”子夏曰：“然则学者不可以益乎？”子曰：“非道益之谓也，道弥益而身弥损，夫学者损其自多，以虚受人，故能成其满。博哉！天道成而必变。凡持满而能久者，未尝有也。故曰自贤者，天下之善言不得闻于耳矣。昔尧治天下之位，犹允恭以持之，克让以接下，是以千岁而益盛，迄今而逾彰。夏桀昆吾，自满而极，亢意而不节，斩刈黎民如草芥焉，天下讨之如诛匹夫，是以千载而恶著，

迄今而不灭。观此，如行，则让长不疾先；如在舆，遇三人则下之，遇二人则式之。调其盈虚，不令自满，所以能久也。”子夏曰：“商请志之，而终身奉行焉。”

子路问于孔子曰：“请释古之道而行由之意，可乎？”子曰：“不可。昔东夷之子，慕诸夏之礼，有女而寡，为内私媾，终身不嫁。不嫁则不嫁矣，亦非清节之义也。苍梧媾娶妻而美，让于其兄。让则让矣，然非礼之让矣。不慎其初，而悔其后，何嗟及矣。今汝欲舍古之道行子之意，庸知子意不以为非，以非为是乎？后虽欲悔，难哉！”

曾子耘瓜，误斩其根。曾皙怒，建大杖以击其背。曾子仆地而不知人，久之。有顷，乃苏，欣然而起，进于曾皙曰：“向也，参得罪于大人，大人用力教参，得无疾乎？”退而就房，援琴而歌，欲令曾皙而闻之，知其体康也。孔子闻之而怒，告门弟子曰：“参来，勿内。”曾参自以为无罪，使人请于孔子。子曰：“汝不闻乎，昔瞽瞍有子曰舜。舜之事瞽瞍，欲使之，未尝不在于侧；索而杀之，未尝可得。小棰则待过，大杖则逃走。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，而舜不失蒸蒸之孝。今参事父，委身以待暴怒，殒而不避。既身死而陷父于不义，其不孝孰大焉？汝非天子之民也，杀天子之民，其罪奚若？”曾参闻之，曰：“参罪大矣。”遂造孔子而谢过。

荆公子行年十五而摄荆相事。孔子闻之，使人往观其为政焉。使者反曰：“视其朝，清静而少事，其堂上有五老焉，其廊下有二十壮士焉。”孔子曰：“合二十五人之智，以治天下，其固免矣，况荆乎？”

子夏问于孔子曰：“颜回之为人奚若？”子曰：“回之信贤于丘。”曰：“子贡之为人奚若？”子曰：“赐之敏贤于丘。”曰：“子路之为人奚若？”子曰：“由之勇贤于丘。”曰：“子张之为人奚若？”子曰：“师之庄贤于丘”。子夏避席而问曰：“然则四子何为事先生？”子曰：“居，吾语汝。夫回能信而不能反，赐能敏而不能诘，由能勇而不能怯，师能庄而不能同。兼四子者之有以易吾，弗与也。此其所以事吾而弗贰也。”

孔子游于泰山，见荣声期，行乎郕之野，鹿裘带索，鼓瑟而歌。孔子问曰：“先生以为乐者何也？”期对曰：“吾乐甚多，而至者三。天生万物，唯人为贵。吾既得为人，是一乐也。男女之别，男尊女卑，故人以男为贵。吾既得为男，是二乐也。人生有不见日月，不免襁褓者。吾既以行年九十五矣，是三乐也。贫者，士之常；死者，人之终。处常得终，当何忧哉！”孔子曰：“善哉！能自宽者也。”

孔子曰：“回有君子之道四焉：强于行义，弱于受谏，怵于待禄，慎于治身。史鳅有男子之道三焉：不仕而敬上，不祀而敬鬼，直己而曲人。”曾子侍，曰：“参昔常闻夫子之三言，而未之能行也。夫子见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，是夫子之易事也。见人之有善，若己有之，是夫子之不争也。闻善必躬行之，然后导之，是夫子之能劳也。学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，以自知终不及二子者也。”

孔子曰：“吾死之后，则商也日益，赐也日损。”曾子曰：“何谓也？”子曰：“商也好与贤己者处，赐也好说不若己者。不知其子，视其父；不知其人，视其友；不知其君，视其所使；不知其地，视其草木。故曰：与善人居，如入芝兰之室，久而不闻其香，即与之化矣；与不善人居，如入鲍鱼之肆，久而不闻其臭，亦与之化矣。丹之所藏者赤，漆之所藏者黑。是以君子必慎其所与处者焉。”

曾子从孔子之齐，齐景公以下卿之礼聘曾子。曾子固辞，将行，晏子送之，曰：“吾闻之，君子遗人以财，不若善言。今夫兰本三年，湛之以鹿醢，既成啖之，则易之匹马。非兰之本性也，所以湛者美矣。愿子详其所湛者。夫君子居必择处，游必择方，仕必择君。择君所以求仕，择方所以修道。迁风移俗者，嗜欲移性，可不慎乎？”孔子闻之，曰：“晏子之言，君子哉。依贤者，固不困；依富者，固不穷。马蜷斩足而复行，何也？以其辅之者众。”

孔子曰：“以富贵而下人，何人不尊；以富贵而爱人，何人不亲。发言不逆，可谓知言矣。言而众向之，可谓知时矣。是故以富而能富人者，欲贫不可得也；以贵而能贵人者，欲贱不可得也；以达而能达人者，欲穷不可得也。”

孔子曰：“中人之情也，有余则侈，不足则俭，无禁则淫，无度则逸，从欲则败。是故鞭朴之子，不从父之教；刑戮之民，不从君之令。此言疾之难忍，急之难行也。故君子不急断，不急制，使饮食有量，衣服有节，宫室有度，畜积有数，车器有限，所以防乱之原也。夫度量不可不明，是中人所由之令。”

孔子曰：“巧而好度必攻，勇而好问必胜，智而好谋必成。以愚者反之。是以非其人，告之弗听；非其地，树之弗生。得其人，如聚砂而雨之；非其人，如会聋而鼓之。夫处重擅宠，专事妒贤，愚者之情也。位高则危，任重则崩，可立而待。”

孔子曰：“舟非水不行，水入舟则没。君非民不治，民犯上则倾。是故君子不可不严也，小人不可不整一也。”

齐高庭问于孔子曰：“庭不旷山，不直地，衣穰而提贽积气，以问事君子之道，愿夫子告之。”孔子曰：“贞以干之，敬以辅之，施仁无倦。见君子则举之，见小人则退之，去汝恶心而忠与之，效其行，修其礼，千里之外，亲如兄弟。行不效，礼不修，则对门不汝通矣。夫终日言，不遗己之忧；终日行，不遗己之患。唯智者能之。故自修者，必恐惧以除患，恭俭以避难者也。终身为善，一言则败之，可不慎乎！”

【大意】

本篇杂记孔子言论及感受，主要包括：论述君子处世应遵守的根本原则，对几位弟子及别的人物事件的评价等。

辨物第十六

季桓子穿井，获如土缶，其中有羊焉。使使问于孔子曰：“吾穿井于费，而于井中得一狗，何也？”孔子曰：“丘之所闻者羊也。丘闻之，木石之怪夔蚺蚺，水之怪龙罔象，土之怪羆羊也。”

吴伐越，隳会稽，获巨骨一节，专车焉。吴子使来聘于鲁，且问之孔子，命使者曰：“无以吾命也。”宾既将事，乃发币于大夫，及孔子，孔子爵之。既彻俎而燕，客执骨而问曰：“敢问骨何如为大？”孔子曰：“丘闻之，昔禹致群臣于会稽之山，防风氏后至，禹杀而戮之，其骨专车焉。此为大矣。”客曰：“敢问谁守为神？”孔子曰：“山川之灵，足以纪纲天下者，其守为神。诸侯社稷之守为公侯，山川之祀者为诸侯，皆属于王。”客曰：“防风氏何守？”孔子曰：“汪芒氏之君，守封嵎者，为漆姓，在虞夏为防风氏，商为汪芒氏，于周为长翟氏，今日大人。”有客曰：“人长之极几何？”孔子曰：“焦侥氏长三尺，短之至也，长者不过十数之极也。”

孔子在陈，陈惠公宾之于上馆。时有隼集于陈侯之庭而死，楛矢贯之石罅，其长尺有咫。惠公使人持隼，如孔子馆而问焉。孔子曰：“隼之来远矣，此肃慎氏之矢。昔武王克商，通道于九夷八蛮，使各以其方贿来贡，而无忘职业。于是肃慎氏贡楛矢石罅，其长尺有咫。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远物也，以示后人，使永鉴焉，故铭其楛曰：‘肃慎氏贡楛矢’。以分大姬，配胡公，而封诸陈。古者分同姓以珍玉，所以展亲亲也；分异姓以远方之职责，所以无忘服也。故分陈氏以肃慎氏贡焉。君若使有司求诸故府，其可得也。”公使人求，得之金牒，如之。

郟子朝鲁，鲁人问曰：“少昊氏以鸟名官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吾祖也，我知之。昔黄帝以云纪官，故为云师而云名。炎帝以火，共工以水，大昊以龙，其义一也。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，凤鸟适至，是以纪之于鸟，故为鸟师而鸟名。自颡顛以来，不能纪远，乃纪于近。为民师而命以民事，则不能故也。”孔子闻之，遂见郟子而学焉。既而告人曰：“吾闻之：天子失官，学在四夷。犹信。”

邾隐公朝于鲁，子贡观焉。邾子执玉高，其容仰。定公受玉卑，其容俯。子贡曰：“以礼观之，二君者将有死亡焉。夫礼，生死存亡之体，将左右周旋，进退俯仰，于是乎取之。朝祀丧戎，于是乎观之。今正月相朝，而皆不度，心以亡矣。嘉事不体，何以能久？高仰，骄；卑俯，替。骄近乱，替近疾。君为主，其先亡乎？”夏五月，公薨，又邾子出奔。孔子曰：“赐不幸而言中，是赐多言。”

孔子在陈，陈侯就之燕游焉。行路之人云：“鲁司铎灾，及宗庙。”以告孔子，子曰：“所及者其桓、僖之庙。”陈侯曰：“何以知之？”子曰：“礼，祖有功而宗有德，故不毁其庙焉。今桓、僖之亲尽矣，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庙。而鲁不毁，是以天灾加之。”三日，鲁使至，问焉，则桓、僖也。陈侯谓子贡曰：“吾乃今知圣人之可贵。”对曰：“君今知之，可矣，未若专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。”

阳虎既奔齐，自齐奔晋，适赵氏。孔子闻之，谓子路曰：“赵氏其世有乱乎？”子路曰：“权不在焉，岂不为乱。”孔子曰：“非汝所知。夫阳虎亲富而不亲仁，有宠于季孙，又将杀之，不克而奔，求容于齐，齐人囚之，乃亡归晋。是齐鲁二国已去其疾。赵简子好利而多信，必溺其说而从其谋。”

祸败所终，非一世可知也。”

季康子问于孔子曰：“今周十二月，夏之十月，而犹有蠹，何也？”孔子对曰：“丘闻之，火伏而后蛰者毕。今火犹西流，司历过也。”季康子曰：“所失者几月也？”孔子曰：“于夏十月，火既没矣。今火见，再失闰也。”

吴王夫差将与哀公见晋侯。子服景伯对使者曰：“王合诸侯，则伯率侯牧以见于王；伯合诸侯，则侯率子男以见于伯。今诸侯会，而君与寡君见晋君，则晋成为伯也。且执事以伯召诸侯，而以侯终之，何利之有焉？”吴人乃止。既而悔之，遂囚景伯。伯谓太宰曰：“鲁将以十月上辛，有事于上帝先王，季辛而毕。何也？世有职焉，自襄以来，未之改也。若其不会，则其祝宗将曰：‘吴实然。’” 駮言于夫差，归之。子贡闻之，见于孔子曰：“子服氏之子拙于说矣，以实获囚，以诈得免。”孔子曰：“吴子为夷德，可欺而不可以实，是听者之蔽，非说者之拙也。”

叔孙氏之车士曰子鉏商，采薪于大野，获麟焉，折其前左足，载以归。叔孙以为不祥，弃之于郭外。使人告孔子曰：“有麋而角者，何也？”孔子往观之，曰：“麟也，胡为来哉？”反袂拭面，涕泣沾襟。叔孙闻之，然后取之。子贡问曰：“夫子何泣尔？”孔子曰：“麟之至，为明王也。出非其时而见害，吾是以伤哉。”

【大意】

本篇主要写孔子有十分丰富的博物学知识，对世事具有非凡的洞察力。

哀公问政第十七

哀公问政于孔子，孔子对曰：“文、武之政，布在方策。其人存，则其政举；其人亡，则其政息。天道敏生，人道敏政，地道敏树。夫政也者，犹蒲卢也，待化以成，故为政在于得人。取人以身，修道以仁。仁者，人也，亲亲为大。义者，宜也，尊贤为大。亲亲之杀，尊贤之等，礼所以生也。礼者，政之本也。是以君子不可以不修身。思修身，不可以不事亲；思事亲，不可以不知人；思知人，不可以不知天。天下之达道有五，其所以行之者三。曰君臣也，父子也，夫妇也，昆弟也，朋友也。五者，天下之达道。智、仁、勇三者，天下之达德也，所以行之者一也。或生而知之，或学而知之，或困而知之，及其知之一也。或安而行之，或利而行之，或勉强而行之，及其成功一也。”公曰：“子之言，美矣至矣。寡人实固，不足以成之也。”孔子曰：“好学近乎智，力行近乎仁，知耻近乎勇。知斯三者，则知所以修身。知所以修身，则知所以治人。知所以治人，则能成天下国家者矣。”公曰：“政其尽此而已乎？”孔子曰：“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，曰：修身也，尊贤也，亲亲也，敬大臣也，体群臣也，子庶民也，来百工也，柔远人也，怀诸侯也。夫修身则道立，尊贤则不惑，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，敬大臣则不眩，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，子庶民则百姓劝，来百工则财用足，柔远人则四方归之，怀诸侯则天下畏之。”公曰：“为之奈何？”孔子曰：“斋洁盛服，非礼不动，所以修身也。去谗远色，贱财而贵德，所以尊贤也。爵其能，重其禄，同其好恶，所以笃亲亲也。官盛任使，所以敬大臣也。忠信重禄，所以劝士也。时使薄敛，所以子百姓也。日省月考，既廩称事，所以来百工也。送往迎来，嘉善而矜不能，所以绥远人也。继绝世，举废国，治乱持危，朝聘以时，厚往而薄来，所以怀诸侯也。治天下国家有九经，其所以行之者一也。凡事豫则立，不豫则废。言前定则不跲，事前定则不困，行前定则不疚，道前定则不穷。在下位不获于上，民弗可得而治矣。获于上有道，不信于友，不获于上矣。信于友有道，不顺于亲，不信于友矣。顺于亲有道，反诸身不诚，不顺于亲矣。诚身有道，不明于善，不诚于身矣。诚者，天之道也；诚之者，人之道也。夫诚，弗免而中，不思而得，从容中道，圣人之所以定体也。诚之者，择善而固执之者也。”公曰：“子之教寡人备矣，敢问行之所始？”孔子曰：“立爱自亲始，教民睦也；立敬自长始，教民顺也。教之慈睦，而民贵有亲；教之以敬，而民贵用命。民既孝于亲，又顺以听命，措诸天下，无所不可。”公曰：“寡人既得闻此言也，惧不能果行而获罪咎。”

宰我问于孔子曰：“吾闻鬼神之名，而不知所谓，敢问焉。”孔子曰：“人生有气有魄。气者，人之盛也；魄者，鬼之盛也。夫生必死，死必归土，此谓鬼。魂气归天，此谓神。合鬼与神而享之，教之至也。骨肉弊于下，化为野土，其气发扬于上者，此神之著也。圣人因物之精，制为之极，明命鬼神，以为民之则，而犹以是为未足也。故筑为宫室，设为宗祧，春秋祭祀，以别亲疏，教民复古复始，不敢忘其所由生也。众人服自此，听且速焉。教以二端，二端既立，报以二礼，建设朝事，燔燎膋芻，所以报气也。荐黍稷，羞肺肝，加以郁，所以报魄也。此教民修本反始崇爱。上下用情，礼之至也。君子复古复始，不忘所由生，是以致其敬，发其情，竭力从事，不敢不自尽也。此之谓大教。昔者，文王之祭也，事死如事生，思死不欲生，忌日则必哀，称讳则如见亲，祀之忠也。思之深，如见亲之所爱，祭欲见亲颜色者，

其惟文王与？诗云：‘明发不寐，有怀二人。’则文王之谓与。祭之明月，明发不寐，有怀二人，敬而致之，又从而思之。祭之日，乐与哀半。飨之必乐，已至必哀，孝子之情也。文王为能得之矣。”

【大意】

鲁哀公问如何才能治理好国家，孔子于是详细论述自己关于治国安民的主张，其要点是：国君修身讲仁，择贤人而重用，爱护百姓并以礼义教化百姓。在未段，孔子还论述了敬鬼尊神的教化作用。

颜回第十八

鲁定公问于颜回曰：“子亦闻东野毕之善御乎？”对曰：“善则善矣。虽然，其马将佚。”定公色不悦，谓左右曰：“君子固有诬人也。”颜回退，后三日，牧来诉之曰：“东野毕之马佚，两骖曳两服入于厩。”公闻之，越席而起，促贺召颜回。回至，公曰：“前日寡人问吾子以东野毕之御，而子曰：‘善则善矣，其马将佚’。不识吾子奚以知之？”颜回对曰：“以政知之。昔者，帝舜巧于使民，造父巧于使马。舜不穷其民力，造父不穷其马力，是以舜无佚民，造父无佚马。今东野毕之御也，升马执辔，衔体正矣，步骤驰骋，朝礼毕矣，历险致远，马力尽矣，然而犹乃求马不已。臣以此知之。”公曰：“善，诚若吾子之言也。吾子之言，其义大矣，愿少进乎。”颜回曰：“臣闻之，鸟穷则啄，兽穷则攫，人穷则诈，马穷则佚。自古及今，未有穷其下而能无危者也。”公悦，遂以告孔子。孔子对曰：“夫其所以为颜回者，此之类也，岂足多哉。”

孔子在卫，昧旦晨兴，颜回侍侧，闻哭者之声甚哀。子曰：“回，汝知此何所哭乎？”对曰：“回以此哭声，非但为死者而已，又将有生离别者也。”子曰：“何以知之？”对曰：“回闻桓山之鸟，生四子焉，羽翼既成，将分于四海，其母悲鸣而送之，哀声有似于此，谓其往而不返也。回窃以音类知之。”孔子使人问哭者，果曰：“父死家贫，卖子以葬，与子长决。”子曰：“回也，善于识音矣。”

颜渊问于孔子曰：“成人之行若何？”子曰：“达于情性之理，通于物类之变，知幽明之故，睹游气之原。若此可谓成人矣。既能成人，而又加之以仁义礼乐，成人之行也。若乃穷神知礼，德之盛也。”

颜回问于孔子曰：“臧文仲、武仲孰贤？”孔子曰：“武仲贤哉。”颜回曰：“武仲世称圣人，而身不免于罪，是智不足称也。好言兵讨，而挫锐于邾，是智不足名也。文仲其身虽歿，而言不朽，恶有未贤？”孔子曰：“身歿言立，所以为文仲也。然犹有不仁者三，不智者三，是则不及武仲也。”回曰：“可得闻乎？”孔子曰：“下展禽，置六关，妾织蒲，三不仁；设虚器，纵逆祀，祠海鸟，三不智。武仲在齐，齐将有祸，不受其田，以避其难，是智之难也。夫臧武仲之智，而不容于鲁，抑有由焉。作而不顺，施而不恕也。夫《夏书》曰：念兹在兹，顺事恕施。”

颜回问于君子，孔子曰：“爱近仁也，度近智，为己不重，为人不轻，君子也夫。”回曰：“敢问其次。”子曰：“弗学而行，弗思而得，小子勉之。”

仲孙何忌问于颜回曰：“仁者一言而必有益于仁智，可得闻乎？”回曰：“一言而有益于智，莫如豫；一言而有益于仁，莫如恕。夫知其所不可由，斯知其所由矣。”

颜回问小人，孔子曰：“毁人之善以为辨，狡讦怀诈以为智，幸人之有过，耻学而羞不能，小人也。”

颜回问子路曰：“力猛于德而得其死者鲜矣，盍慎诸焉？”孔子谓颜回曰：“人莫不知此道之美，而莫之御也，莫之为也。何居？为闻者，盍日思也夫。”

颜回问于孔子曰：“小人之言，有同乎君子者，不可不察也。”孔子曰：“君子以行言，小人以舌言。故君子于为义之上相疾也，退而相爱；小人于

为乱之上也相爱也，退而相恶。”

颜回问朋友之际如何，孔子曰：“君子之于朋友也，心必有非焉，而弗能谓吾不知。其仁人也，不忘久德，不忘久怨，仁矣夫。”

叔孙武叔见未仕于颜回，回曰：“宾之。”武叔多称人之过而已评论之，颜回曰：“固子之来辱也，宜有得于回焉。吾闻诸孔子曰：‘言人之恶，非所以美己；言人之枉，非所以正己。’故君子攻其恶，无攻人之恶。”

颜回谓子贡曰：“吾闻诸夫子，身不用礼而望礼于人，身不用德而望德于人，乱也。夫子之言，不可不思也。”

【大意】

本篇所记皆与颜回有关：或为颜回评议人事的言论，或为颜回与老师的对话，或为颜回与同门师兄弟的谈话。

子路初见第十九

子路初见孔子，子曰：“汝何好乐？”对曰：“好长剑。”孔子曰：“吾非此之问也，徒谓以子之所能，而加之以学问，岂可及乎？”子路曰：“学岂益也哉？”孔子曰：“夫仁君而无谏臣则失正，士而无教友则失听，御狂马不失策，操弓不反檠，木受绳则直，人受谏则圣。受学重问，孰不顺成？毁人恶士，必近于刑。君子不可不学。”子路曰：“南山有竹，不揉自直。斩而用之，达于犀革。以此言之，何学之有？”孔子曰：“括而羽之，镞而砺之，其入之不亦深乎？”子路再拜曰：“敬受教。”

子路将行，辞于孔子，子曰：“赠汝以车乎？赠汝以言乎？”子路曰：“请以言。”子曰：“不强不达，不劳无功，不忠无亲，不信无复，不恭失礼，慎此五者而已。”子路曰：“由请终身奉之。敢问亲交取亲若何？言寡可行若何？长为善士而无犯若何？”孔子曰：“汝所问也，在五者中矣。亲交取亲，其忠也；言寡可行，其信也；长为善士而无犯，其礼也。”

孔子为鲁司寇，见季康子，康子不悦。孔子又见之，宰予进曰：“昔予也尝闻诸夫子曰：‘王公不我聘，则弗动。’今夫子之于司寇也日少，而屈节数矣，不可以已乎？”孔子曰：“然，鲁国以众相陵，以兵相暴之日久矣，而有司不治，则将乱也。其聘我者，孰大于是哉？”鲁人闻之，曰：“圣人将治，何不先自远于刑罚。”自此之后，国无争者。孔子谓宰予曰：“违山十里，螻蛄之声，犹在于耳，故政事莫如应之。”

孔子兄子有孔蔑者，与宓子贱偕仕。孔子往过孔蔑而问之曰：“自汝之仕，何得何亡？”对曰：“未有所得，而所亡者三。王事若龙，学焉得习，是学不得明也。俸禄少，粥不及亲戚，是以骨肉益疏也。公事多急，不得吊死问疾，是朋友之道阙也。其所亡者三，即谓此也。”孔子不悦，往过子贱，问如孔蔑。对曰：“自来仕者，无所亡，其有所得者三。始诵之，今得而行之，是学益明也。俸禄所供，被及亲戚，是骨肉益亲也。虽有公事，而兼以吊死问疾，是朋友笃也。”孔子喟然，谓子贱曰：“君子哉，若人，鲁无君子者，则子贱焉取此。”

孔子侍坐于哀公，赐之桃与黍焉。哀公曰：“请食。”孔子先食黍而后食桃，左右皆掩口而笑。公曰：“黍者所以雪桃，非为食之也。”孔子对曰：“丘知之矣。然夫黍者，五谷之长，郊礼宗庙以为上盛。果属有六，而桃为下，祭祀不用，不登郊庙。丘闻之，君子以贱雪贵，不闻以贵雪贱。今以五谷之长雪果之下者，是从上雪下。臣以为妨于教，害于义，故不敢。”公曰：“善哉。”

子贡曰：“陈灵公宣淫于朝，泄冶正谏，君杀之。是与比干谏而死同，可谓仁乎？”子曰：“比干于纣，亲则诸父，官则少师，忠报之心，在于宗庙而已，固必以死争之。冀身死之，纣将悔悟，其本志情在于仁者也。泄冶之于灵公，位在大夫，无骨肉之亲，怀宠不去，仕于乱朝，以区区之一身，欲正一国之淫昏，可谓狷矣。诗云：‘民之多辟，无自立辟’，其泄冶之谓乎。”

孔子相鲁。齐人患其将霸，欲败其政，乃选好女子八十人，衣以文饰而舞容玼，及文马四十驷，以遗鲁君。陈女乐，列文马于鲁城南高门外。季桓子微服往观之再三，将受焉，告鲁君为周道游观。观之终日，怠于政事。子路言于孔子曰：“夫子可以行矣。”孔子曰：“鲁今且郊，若致于大夫，是

则未废其常。吾犹可以止也。”桓子既受女乐，君臣淫荒，三日不听国政，郊又不致俎。孔子遂行，宿于郭屯。师已送，曰：“夫子非罪也。”孔子曰：“吾歌可乎？”歌曰：“彼妇人之口，可以出走，彼妇人之请，可以死败。优哉游哉，聊以卒岁。”

澹台子羽有君子之容，而行不胜其貌。宰我有文雅之辞，而智不充其辩。孔子曰：“里语云：相马以舆，相士以居，弗可废矣。以容取人，则失之子羽；以辞取人，则失之宰予。”

孔子曰：“君子以其所不能畏人，小人以其所不能不信人，故君子长人之才，小人抑人而取胜焉。”

孔蔑问行己之道，子曰：“知而弗为，莫如勿知；亲而弗信，莫如勿亲。乐之方至，乐而勿骄；患之将至，思而勿忧。”孔蔑曰：“行己乎？”子曰：“攻其所不能，补其所不备，毋以其所不能疑人，毋以其所能骄人。终日言，无遗己之忧；终日行，不遗己之患。唯智者有之。”

【大意】

本篇主要记孔子教诲和评价几个弟子的言论。此外，还提及了孔子在鲁国做官时所遇到的几件事。

在厄第二十

楚昭王聘孔子，孔子往拜礼焉。路出陈、蔡、陈、蔡大夫相与谋曰：“孔子圣贤，其所刺讥，皆中诸侯之病。若用于楚，则陈、蔡危矣。”遂使徒兵距孔子。孔子不得行，绝粮七日，外无所通，藜羹不充，从者皆病。孔子愈慷慨讲诵，弦歌不衰。乃召子路而问焉，曰：“《诗云》‘匪兕匪虎，率彼旷野。’吾道非乎，奚为至于此？”子路愠，作色而对曰：“君子无所困。意者夫子未仁与？人之弗吾信也。意者夫子未智与？人之弗吾行也。且由也昔者闻诸夫子：‘为善者天报之以福，为不善者天报之以祸。’今夫子积德怀义，行之久矣，奚居之穷也？”子曰：“由未之识也，吾语汝。汝以仁者为必信也，则伯夷、叔齐不饿死首阳。汝以为智为必用也，则王子比干不见剖心。汝以忠者为必报也，则关龙逢不见刑。汝以谏者为必听也，则伍子胥不见杀。夫遇不遇者，时也；贤不肖者，才也。君子博学深谋而不遇时者众矣，何独丘哉！且芝兰生于深林，不以无人而不芳。君子修道立德，不为穷困而改节。为之者人也，生死者命也。是以晋重耳之有霸心，生于曹卫。越王勾践之有霸心，生于会稽。故居下而无忧者，则思不远；处身而常逸者，则志不广。庸知其终始乎？”子路出。召子贡，告如子路。子贡曰：“夫子之道至大，故天下莫能容，夫子盍少贬焉？”子曰：“赐，良农能稼，不必能穡。良工能巧，不能为顺。君子能修其道，纲而纪之，不必其能容。今不修其道，而求其容。赐，尔志不广矣，思不远矣。”子贡出，颜回入，问亦如之。颜回曰：“夫子之道至大，天下莫有容。虽然，夫子推而行之，世不我用，有国者之丑也，夫子何病焉？不容然后见君子。”孔子欣然叹曰：“有道哉，颜氏之子。使尔多财，吾为尔宰。”

子路问于孔子曰：“君子亦有忧乎？”子曰：“无也。君子之修行也，其未得之，则乐其意；既得之，又乐其治。是以有终身之乐，无一日之忧。小人则不然，其未得也，患弗得之；既得之，又恐失之。是以有终身之忧，无一日之乐也。”

曾子敝衣而耕于鲁，鲁君闻之而致邑焉。曾子固辞不受，或曰：“非子之求，君自致之，奚固辞也？”曾子曰：“吾闻受人施者常畏人，与人者常骄人。纵君有赐，不我骄也，我岂能勿畏乎？”孔子闻之曰：“参之言，足以全其节也。”

孔子厄于陈、蔡，从者七日不食。子贡以所赍货窃犯围而出，告余于野人，得米一石焉。颜回、仲由炊之于坏屋之下，有埃墨堕饭中，颜回取而食之。子贡自井望见之，不悦，以为窃食也。入问孔子曰：“仁人廉士改节乎？”孔子曰：“改节即何称于仁廉哉？”子贡问：“若回也，其不改节乎？”子曰：“然。”子贡以所饭告孔子，子曰：“吾信回之为仁久矣。虽汝有云，弗以疑也，其或者必有故乎。汝止，吾将问之。”召颜回曰：“畴昔予梦见先人，岂或启佑我哉？子炊而进饭，吾将进焉。”对曰：“向有埃墨堕饭中，欲置之，则不洁；欲弃之，则可惜。回即食之，不可祭也。”孔子曰：“然乎，吾亦食之。”颜回出，孔子顾谓二三子曰：“吾之信回也，非待今日也。”二三子由此乃服之。

【大意】

孔子一行被围困于陈、蔡之间，断粮七日，与外界断绝联系。但孔子不改初衷，更加激昂慷慨地讲习礼乐。在逆境中，孔子与弟子们讨论自己主张

一直不能施行于天下的原因，并告诫弟子们：君子修身讲德，不可因困窘而改变气节。

入官第二十一

子张问入官于孔子，孔子曰：“安身取誉为难。”子张曰：“为之如何？”孔子曰：“己有善勿专，教不能勿怠，已过勿发，失言勿掎，不善勿遂，行事勿留。君子入官有此六者，则身安誉至而政从矣。且夫忿数者，狱之所由生也。距谏者，虑之所以塞也。慢易者，礼之所以失也。怠惰者，时之所以后也。奢侈者，财之所以不足也。专独者，事之所以不成也。君子入官，除此六者，则身安誉至而政从矣。故君子南面临官大域之中而公治之，精知而略行之。合是忠信，考是大伦，存是美恶，进是利而除是害，无求其报焉，而民之情可得也。夫临之无抗民之志，胜之无犯民之言，量之无佼民之辞，养之无扰于其时，爱之无宽于刑法。若此，则身安誉至而民得也。君子以临官，所见则迩，故明不可蔽也。所求于迩，故不劳而得也。所以治者约，故不用众而誉立。凡法象在内，故法不远而源泉不竭，是以天下积而本不寡。短长得其量，人志治而不乱政。德贯乎心，藏乎志，形乎色，发乎声。若此，而身安誉至，民咸自治矣。是故，临官不治则乱，乱生则争之者至。争之至，又于乱。明君必宽裕以容其民，慈爱以优柔之，而民自得矣。行者，政之始也；说者，情之导也。善政行易而民不怨，言调说和则民不变。法在身则民象之，明在己则民显之。若乃供己而不节财，则财利之生者微矣。贪以不得，则善政必简矣。苟以乱之，则善言必不听也。详以纳之，则规谏日至。言之善者，在所日闻。行之善者，在所能为。故君上者，民之仪也；有司执政者，民之表也；迩臣便僻者，群仆之伦也。故仪不正，则民失式；表不端，则百姓乱；迩臣便僻，则群臣污矣。是以人主不可不敬乎三伦。君子修身反道，察理言而服之，则身安誉至，终始在焉。故夫女子必自择丝麻，良工必自择完材，贤君必自择左右。劳于取人，佚于治事。君子欲誉，则必谨其左右。为上者，譬如缘木焉，务高而畏下滋甚。六马之乖离，必于四达之交衢。万民之叛道，必于君上之失政。上者尊严而危，民者卑贱而神。爱之则存，恶之则亡。长民者必明此之要。故南面临官，贵而不骄，富而能供，有本而能图末，修事而能建业，久居而不滞，情近而畅乎远，察一物而贯乎多。治一物而万物不能乱者，以身为本者也。君子莅民，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而达诸民之情。既知其性，又习其情，然后民乃从命矣。故世举则民亲之，政均则民无怨。故君子莅民，不临以高，不导以远，不责民之所不为，不强民之所不能。廓之以明王之功，不因其情，则民严而不迎；笃之以累年之业，不因其力，则民引而不从。若责民所不为，强民所不能，则民疾，疾则僻矣。古者圣主冕而前旒，所以蔽明也；紞紞充耳，所以掩聪也。水至清则无鱼，人至察则无徒。枉而直之，使自得之；优而柔之，使自求之；揆而度之，使自索之。民有小罪，必求其善，以赦其过。民有大罪，必原其故，以仁辅化。如有死罪，其使之生，则善也。是以上下亲而不离，道化流而不蕴。故德者，政之始也。政不和，则民不从其教矣。不从教，则民不习。不习，则不可得而使也。君之欲言之见信也，莫善乎先虚其内；欲政之速行也，莫善乎以身先之；欲民之速服也，莫善乎以道御之。故虽服必强，自非忠信，则无可以取亲于百姓者矣。内外不相应，则无以取信于庶民者矣。此治民之至道矣，入官之大统矣。”子张既闻孔子斯言，遂退而记之。

【大意】

子张请教怎样才能做好官，孔子除了列举官吏应该注意和遵循的一些基

本原则外，特别强调为官治民应该了解民情、顺应民心，切不可强民所难。他认为，办好政事的根本在于施行仁政，以仁德教化百姓。

困誓第二十二

子贡问于孔子曰：“赐倦于学，困于道矣，愿息而事君，可乎？”孔子曰：“《诗》云：‘温恭朝夕，执事有恪’，事君之难也，焉可以息哉？”曰：“然则赐愿息而事亲。”孔子曰：“《诗》云：‘孝子不匮，永锡尔类’，事亲之难也，焉可以息哉？”曰：“然赐请息于妻子。”孔子曰：“《诗》云：‘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’，妻子之难也，焉可以息哉？”曰：“然赐愿息于朋友。”孔子曰：“《诗》云：‘朋友攸摄，摄以威仪’，朋友之难也，焉可以息哉？”曰：“然则赐愿息于耕矣。”孔子曰：“《诗》云‘昼而于茅，宵尔索綯，亟其乘屋，其始播百谷’，耕之难也，焉可以息哉？”曰：“然则赐将无所息者也？”孔子曰：“有焉，望其广，则率如也；视其高，则填如也；察其从，则隔如也。此其所以息也矣。”子贡曰：“大哉乎死也，君子息焉，小人休焉，大哉乎死也。”

孔子自卫将入晋，至河，闻赵简子杀窦犇鸣犝及舜华，乃临河而叹曰：“美哉水，洋洋乎，丘之不济此，命也夫。”子贡趋而进曰：“敢问何谓也？”孔子曰：“窦犇鸣犝、舜华，晋之贤大夫也。赵简子未得志之时，须此二人而后从政。及其已得志也，而杀之。丘闻之，刳胎杀夭，则麒麟不至其郊；竭泽而渔，则蛟龙不处其渊；覆巢破卵，则凤凰不翔其邑。何则？君子违伤其类者也。鸟兽之于不义尚知避之，况于人乎？”遂还，息于郚，作槃操以哀之。

子路问于孔子曰：“有人于此，夙兴夜寐，耕芸树艺，手足胼胝，以养其亲。然而名不称孝，何也？”孔子曰：“意者身不敬与？辞不顺与？色不悦与？古人有言曰：‘人与己与不汝欺’。今尽力养亲，而无三者之阙，何谓无孝之名乎？”孔子曰：“由，汝志之，吾语汝：虽有国土之力，而不能自举其身，非力之少，势不可矣。夫内行不修，身之罪也。行修而名不彰，友之罪也。行修而名自立。故君子入则笃行，出则交贤，何谓无孝名乎？”

孔子遭厄于陈、蔡之间，绝粮七日，弟子馁病。孔子弦歌，子路入见曰：“夫子之歌，礼乎？”孔子弗应，曲终而曰：“由，来，吾语汝：君子好乐，为无骄也；小人好乐，为无慑也。其谁之子不我知而从我者乎？”子路悦，援戚而舞，三终而出。明日，免于厄，子贡执轡，曰：“二三子从夫子而遭此难也，其弗忘矣。”孔子曰：“善恶何也？夫陈、蔡之间，丘之幸也。二三子从丘者，皆幸也。吾闻之，君不困不成王，烈士不困行不彰。庸知其非激愤厉志之始于是乎在？”

孔子之宋，匡人简子以甲士围之。子路怒，奋戟将与战。孔子止之，曰：“恶有修仁义而不免世俗之恶者乎？夫《诗》《书》之不讲，礼乐之不习，是丘之过也。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为咎者，则非丘之罪也，命也夫。由歌，予和汝。”子路弹琴而歌，孔子和之。曲三终，匡人解甲而罢。

孔子曰：“不观高崖，何以知颠坠之患；不临深泉，何以知没溺之患；不观于巨海，何以知风波之患。失之者其不在此乎？士慎此三者，则无累于身矣。”

子贡问于孔子曰：“赐既为人下矣，而未知为人下之道，敢问之。”子曰：“为人下者，其犹土乎？汨之之深则出泉，树其壤，则百谷滋焉，草木植焉，禽兽育焉，生则出焉，死则入焉。多其功而不意，宏其志而无不容。为人下者，以此也。”

孔子适郑，与弟子相失，独立东郭门外。或人谓子贡曰：“东门外有一人焉，其长九尺有六寸，河目龙颡，其头似尧，其颈似皋陶，其肩似子产，然自腰已下，不及禹者三寸，累累如丧家之狗。”子贡以告，孔子欣然叹曰：“形状未也，如丧家之狗，然乎哉！然乎哉！”

孔子适卫，路出于蒲，会公叔氏以蒲叛卫，而止之。孔子弟子有公良儒者，为人贤长，有勇力，以私车五乘从夫子行，喟然曰：“昔吾从夫子遇难于匡，又伐树于宋。今遇困于此，命也夫！与其见夫子仍遇于难，宁我斗死。”挺剑而合众，将与之战。蒲人惧，曰：“苟无适卫，吾则出子。”以盟孔子，而出之东门。孔子遂适卫，子贡曰：“盟可负乎？”孔子曰：“要我以盟，非义也。”卫侯闻孔子来，喜而郊迎之，问伐蒲，对曰：“可哉。”公曰：“吾大夫以为蒲者，卫之所以待晋、楚也，伐之无乃不可乎？”孔子曰：“其男子有死之志，吾之所伐者，不过四、五人矣。”公曰：“善。”卒不果伐。他日，灵公又与夫子语，见飞鸿过而仰视之，色不悦，孔子乃逝。

卫蘧伯玉贤，而灵公不用。弥子瑕不肖，反任之。史鱼骤谏而不从。史鱼病将卒，命其子曰：“吾在卫朝，不能进蘧伯玉、退弥子瑕，是吾为臣不能正君也。生而不能正君，则死无以成礼。我死，汝置尸牖下，于我毕矣。”其子从之。灵公吊焉，怪而问焉。其子以其父言告公。公愕然失容，曰：“是寡人之过也。”于是命之殡于客位，进蘧伯玉而用之，退弥子瑕而远之。孔子闻之，曰：“古之烈谏之者，死则已矣，未有若史鱼死而尸谏，忠感其君者也，不可谓直乎？”

【大意】

本篇除杂记孔子教导弟子及评论世事的言论外，还重点记载了他被围困于陈蔡之间的情形及他对逆境的看法。

五帝德第二十三

宰我问孔子曰：“昔者吾闻诸荣伊曰‘黄帝三百年’，请问黄帝者人也？抑非人也？何以能至三百年乎？”孔子曰：“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，不可胜以观也。而上世黄帝之问，将谓先生难言之故乎。”宰我曰：“上世之传，隐微之说，卒采之辩，暗忽之意，非君子之道者，则予之问也固矣。”孔子曰：“可也，吾略闻其说。黄帝者，少昊之子，曰轩辕，生而神灵，弱而能言。幼齐睿庄，敦敏诚信。长聪明，治五气，设五量，抚万民，度四方。服牛乘马，扰驯猛兽，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，三战而后克之。始垂衣裳，作为黼黻。治民以顺天地之纪，知幽明之故，达生死存亡之说。播时百谷，尝味草木，仁厚及于鸟兽昆虫。考日月星辰，劳耳目，勤心力，用水火财物以生民。民赖其利，百年而死；民畏其神，百年而亡；民用其教，百年而移。故曰黄帝三百年。”

宰我曰：“请问帝颛顼。”孔子曰：“五帝用说，三王有度，汝欲一日遍闻往古之说，躁哉予也。”宰我曰：“昔予也闻诸夫子曰‘小子勿或宿’，故敢问。”孔子曰：“颛顼，黄帝之孙，昌意之子，曰高阳。静渊之有谋，疏通以知远，养财以任地，履时以象天，依鬼神而制义，治气性以教众，洁诚以祭祀，巡四海以宁民。北至幽陵，南暨交趾，西抵流沙，东极蟠木。动静之种，小大之物，日月所照，莫不底属。”

宰我曰：“请问帝喾。”孔子曰：“元枵之孙，乔极之子，曰高辛。生而神异，自言其名。博施厚利，不于其身。聪以知远，明以察微。仁以威，惠而信，以顺天地之义。知民所急，修身而天下服，取地之财而节用焉。抚教万民而诲利之，历日月之生朔而迎送之，明鬼神之义而敬事之。其色也和，其德也重，其动也时，其服也哀。春夏秋冬，育护天下。日月所照，风雨所至，莫不从化。”

宰我曰：“请问帝尧。”孔子曰：“高辛氏之子，曰陶唐。其仁如天，其智如神。就之如日，望之如云。富而不骄，贵而能降。伯夷典礼，夔龙典乐，舜时而仕，趋视四时，务先民始之。流四凶而天下服。其言不忒，其德不回。四海之内，舟舆所及，莫不夷说。”

宰我曰：“请问帝舜。”孔子曰：“乔牛之孙，瞽叟之子也，曰有虞。舜孝友闻于四方，陶渔事亲。宽裕而温良，敦敏而知时，畏天而爱民，恤远而亲近。承受大命，依于二女。睿明智通，为天下帝，命二十二臣，率尧归职，恭己而已。天平地成，巡狩四海，五载一始。三十年在位，嗣帝五十载，陟方岳，死于苍梧之野而葬焉。”

宰我曰：“请问禹。”孔子曰：“高阳之孙，鲧之子也，曰夏后。敏给克齐，其德不爽，其仁可亲，其言可信。声为律，身为度，璽璽穆穆，为纪为纲。其功为百神之主，其惠为民父母。左准绳，右规矩，履四时，据四海。任皋陶、伯益以赞其治，兴六师以征不序，四极之民，莫敢不服。”孔子曰：“予大者如天，小者如言，民悦至矣。予也，非其人也。”宰我曰：“予也，不足以戒敬承矣。”他日，宰我以语子贡，子贡以复孔子。子曰：“吾欲以颜状取人也，则于灭明改之矣。吾欲以言辞取人也，则于宰我改之矣。吾欲以容貌取人也，则于子张改之矣。”宰我闻之，惧，弗敢见焉。

【大意】

宰我请教上古传说，孔子于是逐一讲述黄帝、颛顼、帝喾、尧、舜、禹

等著名传说人物的事迹和品德。

五帝第二十四

季康子问于孔子曰：“旧闻五帝之名，而不知其实，请问何谓五帝？”孔子曰：“昔丘也闻诸老聃曰：‘天有五行，水火金木土，分时化育，以成万物，其神谓之五帝。’古之王者，易代而改号，取法五行。五行更王，终始相生，亦象其义。故其生为明王者，而死配五行。是以太皞配木，炎帝配火，黄帝配土，少皞配金，颛顼配水。”康子曰：“太皞氏其始之木何如？”孔子曰：“五行用事，先起于木。木东方，万物之初皆出焉，是故王者则之，而首以木德王天下。其次则以所生之行，转相承也”。康子曰：“吾闻句芒为木正，祝融为火正，蓐收为金正，玄冥为水正，后土为土正，此五行之主而不乱，称曰帝者何也？”孔子曰：“凡五正者，五行之官名。五行佐成上帝，而称五帝。太皞之属配焉，亦云帝，从其号。其少皞氏之子有四叔，曰重，曰该，曰修，曰熙，实能金木及水。使重为句芒，该为蓐收，修及熙为玄冥。颛顼氏之子曰黎，为祝融。共工氏之子曰句芒，为后土。此五者各以其所能业为官职，生为上公，死为贵神，别称五祀，不得同帝。”康子曰：“如此之言，帝王改号，于五行之德，各有所统，则其所以相变者，皆主何事？”孔子曰：“所尚则各从其所王之德次焉。夏后氏以金德王，色尚黑，大事敛用昏，戎事乘骊，牲用玄。殷人用水德王，色尚白，大事敛用日中，戎事乘翰，牲用白。周人以木德王，色尚赤，大事敛用日出，戎事乘騂，牲用騂。此三代之所以不同。”康子曰：“唐虞二帝，其所尚者何色？”孔子曰：“尧以火德王，色尚黄。舜以土德王，色尚青。”康子曰：“陶唐、有虞、夏后、殷、周独不配五帝，意者德不及上古邪？将有限乎？”孔子曰：“古之平治水土及播殖百谷者众矣，唯句龙氏兼食于社，而弃为稷神，易代奉之，无敢益者，明不可与等。故自太皞以降，逮于颛顼，其应五行而王，数非徒五，而配五帝，是其德不可以多也。”

【大意】

本篇记孔子关于“五帝”含义的论述。篇中认为，五帝本是水火金木土五行之神。古代王者取法五行治世，故死后亦可称为五帝。

执辔第二十五

闵子骞为费宰，问政于孔子。子曰：“以德以法。夫德法者，御民之具，犹御马之有衔勒也。君者人也，吏者辔也，刑者策也。夫人君之政，执其辔策而已。”子骞曰：“敢问古之为政。”孔子曰：“古者天子以内史为左右御，以德法为衔勒，以百官为辔，以刑罚为策，以万民为马，故御天下数百年而不失。善御马，正衔勒，齐辔策，均马力，和马心，故口无声而马应辔，策不举而极千里。善御民，壹其德法，正其百官，以均齐民力，和安民心。故令不再而民顺从，刑不用而天下治，是以天地德之，而兆民怀之。夫天地之所德，兆民之所怀，其政美，其民而众称之。今人言五帝三王者，其盛无偶，威察若存，其故何也？其法盛，其德厚，故思其德必称其人，朝夕祝之，升闻于天。上帝俱歆，用永厥世而丰其年。不能御民者，弃其德法，专用刑辟。譬犹御马，弃其衔而专用棰策，其不制也可必矣。夫无衔勒而用棰策，马必伤，车必败。无德法而用刑，民必流，国必亡。治国而无德法，则民无修，民无修则迷惑失道。如此，上帝必以其为乱天道也。苟乱天道，则刑罚暴，上下相谏，莫知念忠，俱无道故也。今人言恶者，必比之于桀纣，其故何也？其法不听，其德不厚，故民恶其残虐，莫不吁嗟，朝夕祝之，升闻于天。上帝不蠲，降之以祸罚，灾害并生，用殄厥世。故曰德法者，御民之本。古之御天下者，以六官总治焉。冢宰之官以成道，司徒之官以成德，宗伯之官以成仁，司马之官以成圣，司寇之官以成义，司空之官以成礼。六官在手以为辔，司会均仁以为纳。故曰：御四马者执六辔，御天下者正六官。是故善御马者，正身以总辔，均马力，齐马心，回旋曲折，惟其所之。故可以取长道，可赴急疾。此圣人所以御天地与人事之法也。天子以内史为左右手，以六官为辔，已而与三公为执六官，均五教，齐五法。故亦唯其所引，无不如志。以之道，则国治；以之德，则国安；以之仁，则国和；以之圣，则国平；以之礼，则国安；以之义，则国义。此御政之术也。过失，人情莫不有焉。过而改之，是为不过。故官属不理，分职不明，法政不一，百事失纪，曰乱。乱则饬冢宰。地而不殖，财物不蕃，万民饥寒，教训不行，风俗淫僻，人民流散，曰危。危则饬司徒。父子不亲，长幼失序，君臣上下，乖离异志，曰不和。不和则饬宗伯。贤能而失官爵，功劳而失赏禄，士卒疾怨，兵弱不用，曰不平。不平则饬司马。刑罚暴乱，奸邪不胜，曰不义。不义则饬司寇。度量不审，举事失理，都鄙不修，财物失所，曰贪。贪则饬司空。故御者同是车马，或以取千里，或不及数百里，其所谓进退缓急异也。夫治者同是官法，或以致平，或以致乱者，亦所以为进退缓急异也。古者，天子常以季冬考德正法，以观治乱。德盛者治也，德薄者乱也。故天子考德，则天下之治乱，可坐庙堂之上而知之。夫德盛则法修，德不盛则饬法，与政咸德而不衰。故曰：王者又以孟春论吏之德及功能，能德法者为有德，能行德法者为有行，能成德法者为有功，能治德法者为有智。故天子论吏而德法行，事治而功成。夫季冬正法，孟春论吏，治国之要。”

子夏问于孔子曰：“商闻易之生人及万物鸟兽昆虫，各有奇偶，气分不同。而凡人莫知其情，唯达德者能原其本焉。天一地二人三，三三如九，九九八十一。一主日，日数十，故人十月而生。八九七十二，偶以从奇，奇主辰，辰为月，月主马，故马十二月而生。七九六十三，三主斗，斗主狗，故狗三月而生。六九五十四，四主时，时主豕，故豕四月而生。五九四十五，

五为音，音主猿，故猿五月而生。四九三十六，六为律，律主鹿，故鹿六月而生。三九二十七，七主星，星主虎，故虎七月而生。二九一十八，八主风，风为虫，故虫八月而生。其余各从其类矣。鸟鱼生阴，而属于阳，故皆卵生。鱼游于水，鸟游于云，故立冬则燕雀入海化为蛤。蚕食而不饮，蝉饮而不食，蜉蝣不饮不食，万物之所以不同。介鳞夏食而冬蛰，齧吞者八窍而卵生，咀嚼者九窍而胎生，四足者无羽翼，戴角者无上齿，无角无前齿者膏，无角无后齿者脂。昼生者类父，夜生者似母。是以至阴主牝，至阳主牡。敢问其然乎？”孔子曰：“然。吾昔闻老聃亦如汝之言。”子夏曰：“商闻山书曰：地东西为纬，南北为经，山为积德，川为积刑，高者为生，下者为死，丘陵为牡，溪谷为牝，蚌蛤龟珠与日月而盛虚。是故坚土之人刚，弱土之人柔，墟土之人大，沙土之人细，息土之人美，耗土之人丑。食水者善游而耐寒，食土者无心而不息，食木者多力而不治，食草者善走而愚，食桑者有绪而蛾，食肉者勇毅而悍，食气者神明而寿，食谷者智惠而巧，不食者不死而神。故曰羽虫三百有六十而凤为之长，毛虫三百有六十而麟为之长，甲虫三百有六十而龟为之长，鳞虫三百有六十而龙为之长，倮虫三百有六十而人为之长。此乾坤之美也，殊形异类之数。王者动必以道动，静必以道静，必顺理以奉天地之性，而不害其所主，谓之仁圣焉。”子夏言终而出，子贡进曰：“商之论也何如？”孔子曰：“汝何谓也？”对曰：“微则微矣，然则非治世之待也。”孔子曰：“然，各言其所能。”

【大意】

孔子以御马做比喻，论述治理国家和万民的方法。孔子说，御马的关键在于安正衔口、笼头，弄齐缰绳，让马使匀力气，并和马配合好。与此相似，治国治民的关键在于统一德政、法制，使百官严于职守，平均使用民力，并使民心安定。

本命解第二十六

鲁哀公问于孔子曰：“人之命与性何谓也？”孔子对曰：“分于道，谓之命；形于一，谓之性。化于阴阳，象形而发，谓之生；化穷数尽，谓之死。故命者，性之始也；死者，生之终也。有始则必有终矣。人始生而有不能具者五焉：目未见，不能食，不能行，不能言，不能化。及生三月而微煦，然后有见。八月生齿，然后能食。三年腮合，然后能言。十有六而精通，然后能化。阴穷反阳，故阴以阳变；阳穷反阴，故阳以阴化。是以男子八月生齿，八岁而龋；女子七月生齿，七岁而龋，十有四而化。一阳一阴，奇偶相配，然后道化成。性命之端，形于此也。”公曰：“男子十六通精，女子十四而化，是则可以生人矣。而礼，男子三十而有室，女子二十而有夫也，岂不晚哉？”孔子曰：“夫礼言其极，不是过也。男子二十而冠，有为人父之端。女子十五许嫁，有适人之道。于此而往，则自婚矣。群生闭藏乎阴，而为化育之始。故圣人因时以合偶男女，穷天数之极。霜降而妇功成，嫁娶者行焉。冰泮而农桑起，婚礼而杀于此。男子者，任天道而长万物者也。知可为，知不可为；知可言，知不可言；知可行，知不可行者。是故审其能而明其别，谓之知，所以效匹夫之德也。女子者，顺男子之教而长其理者也。是故无专制之义，而有三从之道。幼从父兄，既嫁从夫，夫死从子，言无再醮之端。教令不出于闺门，事在供酒食而已。无阍外之非仪也，不越境而奔丧。事无擅为，行无独成，参知而后动，可验而后言，昼不游庭，夜行以火，所以效匹妇之德也。”孔子遂言曰：“女有五不取：逆家子者，乱家子者，世有刑人子者，有恶疾子者，丧父长子者。妇有七出，三不去。七出者：不顺父母者，无子者，淫僻者，嫉妒者，恶疾者，多口舌者，窃盗者。三不去者：谓有所取无所归，与共更三年之丧，先贫贱后富贵。凡此，圣人所以顺男女之际，重婚姻之始也。”

孔子曰：“礼之所以象五行也，其义四时也。故丧礼有举焉，有恩有义，有节有权。其恩厚者其服重，故为父母斩衰三年，以恩制者也。门内之治恩掩义，门外之治义掩恩。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，尊尊贵贵，义之大也，故为君亦斩衰三年，以义制者也。三日而食，三月而沐，期而练，毁不灭性，不以死伤生，丧不过三年，齐衰不补，坟墓不修，除服之日鼓素琴，示民有终也，凡此以节制者也。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，天无二日，国无二君，家无二尊，以一治之。故父在为母齐衰期者，见无二尊也。百官备，百物具，不言而事行者，扶而起；言而后事行者，杖而起；身自执事行者，面垢而已。此以权制者也。亲始死，三日不怠，三月不懈，期悲号，三年忧，哀之杀也。圣人因杀以制节也。”

【大意】

孔子从论述性命生死等现象出发，进而强调礼在生活中的重要性。末段还详细论述了制定四种丧礼服制的规则。

论礼第二十七

孔子闲居，子张、子贡、言游侍，论及于礼。孔子曰：“居，汝三人者，吾语汝以礼周流无不遍也。”子贡越席而对曰：“敢问如何？”子曰：“敬而不中礼，谓之野。恭而不中礼，谓之给。勇而不中礼，谓之逆。”子曰：“给夺慈仁。”子贡曰：“敢问将何以为此中者？”子曰：“礼乎，夫礼所以制中也。”子贡退，言游进曰：“敢问礼也，领恶而全好者与？”子曰：“然。”“然则何如？”子曰：“郊社之礼，所以仁鬼神也。禘尝之礼，所以仁昭穆也。馈奠之礼，所以仁死丧也。射飨之礼，所以仁乡党也。食飨之礼，所以仁宾客也。明乎郊社之礼、禘尝之礼，治国其如指诸掌而已。是故以之居家有礼，故长幼辨；以之闺门有礼，故三族和；以之朝廷有礼，故官爵序；以之田猎有礼，故戎事闲；以之军旅有礼，故武功成。是以宫室得其度，鼎俎得其象，物得其时，乐得其节，车得其轼，鬼神得其享，丧纪得其哀，辩说得其党，百官得其礼，政事得其施。加于身而措于前，凡众之动，得其宜也。”言游退，子张进曰：“敢问礼何谓也？”子曰：“礼者，即事之治也。君子有其事，必有其治。治国而无礼，譬犹瞽之无相，俛俛乎何所之？譬犹终夜有求于幽室之中，非烛何以见？故无礼则手足无所措，耳目无所加，进退揖让无所制。是故以之居处长幼失其别，闺门三族失其和，朝廷官爵失其序，田猎戎事失其策，军旅武功失其势，宫室失其度，鼎俎失其象，物失其时，乐失其节，车失其轼，鬼神失其享，丧纪失其哀，辩说失其党，百官失其体，政事失其施。加于身而措于前，凡众之动失其宜。如此，则无以祖洽四海。”子曰：“慎听之，汝三人者，吾语汝：礼犹有九焉，大飨有四焉。苟知此矣，虽在畎亩之中，事之，圣人矣。两君相见，揖让而入，入门而悬兴，揖让而升堂，升堂而乐阕。下管象舞，夏籥序兴，陈其荐俎，序其礼乐，备其百官。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。行中规，旋中矩，銜和中采齐。客出以雍，彻以振羽。是故君子无物而不在于礼焉。入门而金作，示情也。升歌清庙，示德也。下管象舞，示事也。是故古之君子，不必亲相与言也，以礼乐相示而已。夫礼者，理也；乐者，节也。无礼不动，无节不作。不能诗，于礼谬；不能乐，于礼素，于德薄，于礼虚。”子贡作而问曰：“然则夔其穷与？”子曰：“古之人与？上古之人也。达于礼而不达于乐，谓之素；达于乐而不达于礼，谓之偏。夫夔达于乐而不达于礼，是以传于此名也，古之人也。凡制度在礼，文为在礼，行之其在人乎？”三子者，既得闻此论于夫子也，焕若发蒙焉。

子夏侍坐于孔子，曰：“敢问诗云‘恺悌君子，民之父母’，何如斯可谓民之父母？”孔子曰：“夫民之父母，必达于礼乐之源，以致五至而行三无，以横于天下。四方有败，必先知之，此之谓民之父母。”子夏曰：“敢问何谓五至？”孔子曰：“志之所至，诗亦至焉；诗之所至，礼亦至焉；礼之所至，乐亦至焉；乐之所至，哀亦至焉。诗礼相成，哀乐相生，是以正明目而视之，不可得而见；倾耳而听，不可得而闻。志气塞于天地，行之充于四海，此之谓五至矣。”子夏曰：“敢问何谓三无？”孔子曰：“无声之乐，无体之礼，无服之丧，此之谓三无。”子夏曰：“敢问三无，何诗近之？”孔子曰：“‘夙夜基命宥密’，无声之乐也。‘威仪逮逮，不可选也’，无体之礼也。‘凡民有丧，扶伏救之’，无服之丧也。”子夏曰：“言则美矣大矣，言尽如此而已。”孔子曰：“何谓其然？吾语汝，其义犹有五起焉。”

子夏曰：“何如？”孔子曰：“无声之乐，气志不违。无体之礼，威仪迟迟。无服之丧，内恕孔悲。无声之乐，所愿必从。无体之礼，上下和同。无服之丧，施及万邦。既然，而又奉之以三无私而劳天下，此之谓五起。”子夏曰：“何谓三无私？”孔子曰：“天无私覆，地无私载，日月无私照。其在诗曰：‘帝命不违，至于汤齐。汤降不迟，圣敬日跻。昭假迟迟，上帝是只，帝命式于九围。’是汤之德也。”子夏蹶然而起，负墙而立，曰：“弟子敢不志之。”

【大意】

本篇记载孔子关于礼的一些重要见解，主要包括：什么是礼，怎样做才符合礼，各种礼仪的功用等。孔子强调，作为百姓的父母官，一定得懂得礼的本源。

观乡射第二十八

孔子观于乡射，喟然叹曰：“射之以礼乐也。何以射？何以听？循声而发，发而不失正鹄者，其唯贤者乎！若夫不肖之人，则将安能以求饮？诗云：‘发彼有酌，以祈尔爵。’祈，求也。求中，所以辞爵。酒者，所以养老，所以养病也。求中以辞爵，以辞其养也。是故士使之射而弗能，则辞以病，悬弧之义也。”于是退而与门人习射于矍相之圃，盖观者如堵墙焉。射至于司马，使子路执弓矢，出列延，谓射之者曰：“奔军之将，亡国之大夫，与为人后者，不得入，其余皆入。”盖去者半。又使公罔之裘、序点扬觶而语曰：“幼壮孝悌，耆老好礼，不从流俗，修身以俟死者，在此位。”盖去者半。序点扬觶而语曰：“好学不倦，好礼不变，耄期称道而不乱者在此位。”盖仅有存焉。射既阕，子路进曰：“由与二三子者之为司马，何如？”子曰：“能用命矣。”

孔子曰：“吾观于乡，而知王道之易易也。主人亲速宾及介，而众宾从之，至于正门之外。主人拜宾及介，而众自入，贵贱之义别矣。三揖至于阶，三让，以宾升。拜至，献酬辞让之节繁。及介升，则省矣。至于众宾，升而受爵，坐祭，立饮，不酢，而降杀之义辩矣。工入，升歌三终，主人献宾。笙入三终，主人又献之。间歌三终，合乐三阕，工告乐备而逐出。一人扬觶，乃立司正焉，知其能和乐而不流。宾酬主人，主人酬介，介酬众宾，宾少长以齿，终于沃洗者焉。知其能第长而无遗矣。降脱屣，升坐，修爵无算。饮酒之节，盥不废朝，暮不废夕。宾出，主人迎送，节文终遂焉。知其能安燕而不乱也。贵贱既明，降杀既辨，和乐而不流，弟长而无遗，安燕而不乱。此五者，足以正身安国矣，彼国安而天下安矣。故曰：吾观于乡，而知王道之易易也。”

子贡观于蜡。孔子曰：“赐也，乐乎？”对曰：“一国之人皆若狂，赐未知其为乐也。”孔子曰：“百日之劳，一日之乐，一日之泽，非尔所知也。张而不弛，文武弗能；弛而不张，文武弗为。一张一弛，文武之道也。”

【大意】

本篇写孔子对基层礼仪的看法。孔子重视乡射礼，亲自领弟子们练习。又很欣赏乡人的饮酒礼仪，认为它长幼有序、贵贱分明。在他看来，这种礼仪的精髓正是治理国家、安定天下的基本规范。

郊问第二十九

定公问于孔子曰：“古之帝王，必郊祀其祖以配天，何也？”孔子对曰：“万物本乎天，人本乎祖。效之祭也，大报本反始也，故以配上帝。天垂象，圣人则之，郊所以明天道也。”公曰：“寡人闻郊而莫同，何也？”孔子曰：“郊之祭也，迎长日之至也。大报天而主日，配以月。故周之始郊，其月以日至，其日用上辛。至于启蛰之月，则又祈谷于上帝。此二者，天子之礼也。鲁无冬至大郊之事，降杀于天子，是以不同也。”公曰：“其言郊，何也？”孔子曰：“兆丘于南，所以就阳位也，于郊，故谓之郊焉。”曰：“其牲器何如？”孔子曰：“上帝之牛角罍，必在涤三月。后稷之牛唯具，所以别事天神与人鬼也。牲用匏，尚赤也；用犊，贵诚也。扫地而祭，于其质也。器用陶匏，以象天地之性也。万物无可称之者，故因其自然之体也。”公曰：“天子之郊，其礼仪可得闻乎？”孔子对曰：“臣闻天子卜郊，则受命于祖庙，而作龟于祢宫，尊祖亲考之义也。卜之日，王亲立于泽宫，以听誓命，受教谏之义也。既卜，献命库门之内，所以戒百官也。将郊，则天子皮弁以听报，示民严上也。郊之日，丧者不敢哭，凶服者不敢入国门。汜埽清路，行者必止。弗命而民听，敬之至也。天子大裘以黼之，被袞象天，乘素车，贵其质也。旗有十二旒，龙章而设以日月，所以法天也。既至泰坛，王脱袞矣，服袞以临燔柴。戴冕十有二旒，则天数也。臣闻之，诵诗三百，不足以一献。一献之礼，不足以大飨。大飨之礼，不足以大旅。大旅具矣，不足以飨帝。是以君子无敢轻议于礼者也。”

【大意】

周代时，天子冬至那天到国都南郊祭天，就是所谓郊祭。在本篇中，孔子论述了郊祭的意义、功用及具体仪式。他认为祭天礼是各种祭礼中最为重要的一种，只有天子才有资格举行，所以应该特别予以重视。

五刑解第三十

冉有问于孔子曰：“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，信乎？”孔子曰：“圣人之设防，贵其不犯也。制五刑而不用，所以为至治也。凡夫之为奸邪窃盗靡法妄行者，生于不足。不足生于无度。无度则小者窃盗，大者侈靡，各不知节。是以上有制度，则民知所止。民知所止则不犯，故虽有奸邪贼盗靡法妄行之狱，而无陷刑之民。不孝者，生于不仁。不仁者，生于丧祭之无礼。明丧祭之礼，所以教仁爱也。能教仁爱，则丧思慕，祭祀不解人子馈养之道。丧祭之礼明，则民孝矣，故虽有不孝之狱，而无陷刑之民。弑上者，生于不义。义所以别贵贱，明尊卑也。贵贱有别，尊卑有序，则民莫不尊上敬长。朝聘之礼者，所以明义也。义必明，则民不犯，故虽有弑上之狱，而无陷刑之民。斗变者，生于相陵。相陵者，生于长幼无序而遗敬让。乡饮酒之礼者，所以明长幼之序而崇敬让也。长幼必序，民怀敬让，故虽有斗变之狱，而无陷刑之民。淫乱者，生于男女无别。男女无别，则夫妇失义。婚礼聘享者，所以别男女，明夫妇之义也。男妇既别，夫妇既明，故虽有淫乱之狱，而无陷刑之民。此五者，刑罚之所以生，各有源焉。不豫塞其源，而辄绳之以刑，是谓为民设阱而陷之。刑罚之源，生于嗜欲不节。夫礼度者，所以御民之嗜欲而明好恶。顺天之道，礼度既陈，五教毕修，而民犹或未化，尚必明其法典，以申固之。其犯奸邪靡法妄行之狱者，则饬制量之度；有犯不孝之狱者，则饬丧祭之礼；有犯弑上之狱者，则饬朝覲之礼；有犯斗变之狱者，则饬乡饮酒之礼；有犯淫乱之狱者，则饬婚聘之礼。三皇五帝之所化民者如此，虽有五刑之用，不亦可乎。”孔子曰：“大罪有五，而杀人为下。逆天地者罪及五世，诬文武者罪及四世，逆人伦者罪及三世，谋鬼神者罪及二世，手杀人者罪及其身。故曰大罪有五，而杀人为下矣。”

冉有问于孔子曰：“先五制法，使刑不上于大夫，礼不下于庶人。然则大夫犯罪，不可以加刑；庶人之行事，不可以治于礼乎？”孔子曰：“不然。凡治君子，以礼御其心，所以属之以廉耻之节也。故古之大夫，其有坐不廉污秽而退放之者，不谓之不廉污秽而退放，则曰‘簠不饰’。有坐淫乱男女无别者，不谓之淫乱男女无别，则曰‘帷幕不修’也。有坐罔上不忠者，不谓之罔上不忠，则曰‘臣节未著’。有坐罢软不胜任者，不谓之罢软不胜任，则曰‘下官不职’。有坐干国之纪者，不谓之干国之纪，则曰‘行事不请’。此五者，大夫既自定有罪名矣，而犹不忍斥然正以呼之也。既而为之讳，所以愧耻之。是故大夫之罪，其在五刑之域者，闻而谴发，则白冠厘纓，盘水加剑，造乎阙而自请罪，君不使有司执缚牵掣而加之也。其有大罪者，闻命则北面再拜，跪而自裁，君不使人引而刑杀，曰：‘子大夫自取之耳，吾遇子有礼矣。’以刑不上大夫，而大夫亦不失其罪者，教使然也。所谓礼不下庶人者，以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礼，故不责之以备礼也。”冉求跪然免席，曰“言则美矣！求未之闻，退而记之。”

【大意】

本篇记孔子论述刑法与礼法制度的关系。孔子认为，礼法制度能指导百姓限制嗜欲，避免犯罪。他相信，如果能施行礼法制度，就有可能出现虽有刑法而不必使用的理想局面。末段解释“刑不上大夫，礼不下于庶人”的含义。

刑政第三十一

仲弓问于孔子曰：“雍闻至刑无所用政，至政无所用刑。至刑无所用政，桀纣之世也；至政无所用刑，成康之世也。信乎？”孔子曰：“圣人之治化也，必刑政相参焉。太上以德教民，而以礼齐之。其次以政焉导民，以刑禁之，刑不刑也。化之弗变，导之弗从，伤义以败俗，于是乎用刑矣。颡五刑必即天伦，行刑罚则轻无赦。刑也，政成也。壹成而不可更，故君子尽心焉。”仲弓曰：“古之听讼，尤罚丽于事，不以其心。可得闻乎？”孔子曰：“凡听五刑之讼，必原父子之情，立君臣之义以权之。意论轻重之序，慎测浅深之量以别之。悉其聪明，正其忠爱以尽之。大司寇正刑明辟以察狱，狱必三讯焉。有指无简，则不听也。附从轻，赦从重，疑狱则泛与众共之，疑则赦之。皆以小大之比成之。是故爵人必于朝，与众共之也；刑人必于市，与众弃之也。古者公家不畜刑人，大夫弗养也。士遇之涂，以弗与之言。屏诸四方，唯其所之，不及与政。弗欲生之也。”仲弓曰：“听狱，狱之成成何官？”孔子曰：“成狱成于吏，吏以狱成告于正。正既听之，乃告大司寇。听之，乃奉于王。王命三公卿士参听棘木之下，然后乃以狱之成疑于王。王三宥之，以听命而制刑焉。所以重之也。”仲弓曰：“其禁何禁？”孔子曰：“巧言破律，遁名改作，执左道，以乱政者杀；作淫声，造异服，设伎奇器，以荡上心者杀；行伪而坚，言诈而辩，学非而博，顺非而泽，以惑众者杀；假于鬼神时日卜筮，以疑众者杀。此四诛者不以听。”仲弓曰：“其禁尽于此而已？”孔子曰：“此其急者，其余禁者十有四焉：命服命车不粥于市；璋璧琮不粥于市；宗庙之器不粥于市；兵车旌旗不粥于市；牺牲不粥于市；戎器兵车不粥于市；用器不中度，不粥于市；布帛精粗不中数，广狭不中量，不粥于市；奸色乱正色，不粥于市；文锦珠玉之器，雕饬靡丽，不粥于市；衣服饮食不粥于市；果实不时，不粥于市；五木不中伐，不粥于市；鸟兽鱼鳖不中杀，不粥于市。凡执此禁以齐众者，不赦过也。”

【大意】

孔子主张教化与用刑并重，反对滥用苛刑。在回答弟子仲弓的提问时，孔子回顾了古代用刑的原则与程序，阐述了他本人对于刑法的一些看法。

礼运第三十二

孔子为鲁司寇，与于蜡。既宾事毕，乃出游于观之上，喟然而叹。言偃侍，曰：“夫子何叹也？”孔子曰：“昔大道之行，与三代之英，吾未之逮也，而有记焉。大道之行，天下为公，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。故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；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；矜寡孤疾，皆有所养；货恶其弃于地，不必藏于己；力恶其不出于身，不必为人。是以奸谋闭而不兴，盗窃乱贼不作，故外户而不闭，谓之大同。今大道既隐，天下为家，各亲其亲，各子其子，货则为己，力则为人，大夫世及以为常，城郭沟池以为固。禹、汤、文、武、成王、周公由此而选，未有不谨于礼。礼之所兴，与天地并。如有不由礼而在位者，则以为殃。”言偃复问曰：“如此乎，礼之急也？”孔子曰：“夫礼，先王所以承天之道，以治人之情，列于鬼神，达于丧祭、乡射、冠昏、朝聘。故圣人以礼示之，则天下国家可得以正矣。”言偃曰：“今之在位莫知由礼，何也？”孔子曰：“呜乎，哀哉！吾观周道，幽厉伤也。吾舍鲁何适？夫鲁之郊及皆非礼，周公其已衰矣。杞之郊也禹，宋之郊也契，是天子之事守也，天子以杞、宋二王之后。周公摄政致太平，而与天子同是礼也。诸侯祭社稷宗庙，上下皆奉其典，而祝嘏莫敢易其常法，是谓大嘉。今使祝嘏辞说徒藏于宗祝巫史，非礼也，是谓幽国。盖及尸君，非礼也，是谓僭君。冕弁兵车藏于私家，非礼也，是谓胁君。大夫具官，祭器不假，声乐皆具，非礼也，是为乱国。故仕于公曰臣，仕于家曰仆。三年之丧，与新有婚者，期不使也。以衰裳入朝，与家仆杂居齐齿，非礼也，是谓臣与君共国。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，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，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，是谓制度。天子适诸侯，必舍其宗庙，而不以礼籍入，是谓天子坏法乱纪。诸侯非问疾吊丧而入诸臣之家，是谓君臣为谗。夫礼者，君之柄，所以别嫌明微，俟鬼神，考制度，列仁义，立政教，安君臣上下也。故政不正则君位危，君位危则大臣倍，小臣窃。刑肃而俗弊则法无常，法无常则礼无别，礼无别则士不仕、民不归，是谓疵国。是故夫政者，君之所以藏身也。必本之天，效以降命。命降于社之谓教地，降于祖庙之谓仁义，降于山川之谓兴作，降于五祀之谓制度，此圣人所以藏身之固也。圣人参于天地，并于鬼神，以治政也。处其所存，礼之序也。玩其所乐，民之治也。天生时，地生财，人其父生而师教之。四者君以政用之，所以立于无过之地。君者人所明，非明人者也；人所养，非养人者也；人所事，非事人者也。夫君者明人则有功，养人则不足，事人则失位。故百姓明君以自治，养君以自安，事君以自显。是以礼达而分定。人皆爱其死而患其生，是故用人之智去其诈，用人之勇去其怒，用人之仁去其贪。国有患，君死社稷，为之义；大夫死宗庙，为之变。凡圣人能以天下为一家，以中国为一人，非意之，必知其情，从于其义，明于其利，达于其患，然后为之。何谓人情？喜、怒、哀、惧、爱、恶、欲七者，弗学而能。何谓人义？父慈、子孝、兄良、弟悌、夫义、妇听、长惠、幼顺、君仁、臣忠十者，谓之人义。讲信修睦，谓之人利。争夺相杀，谓之人患。圣人之所以治人，七情修，十义讲，信修睦，尚辞让，去争夺，舍礼何以治之？饮食男女，人之大欲存焉。死亡贫苦，人之大恶存焉。欲、恶者，人之大端。人藏其心，不可测度。美、恶皆在其心，不见其色。欲一以穷之，舍礼何以哉？故人者，天地之德，阴阳之交，鬼神一会，五行之秀。天秉阳，垂日星；地秉阴，载山川。播五行于四时，和四气而后月生。是以三五而盈，

三五而缺。五行之动，其相竭也。五行四气十二月还相为本，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，五味六和十二食还相为质，五色六章十二衣还相为主。故人者天地之心，而五行之端，食味、别声、被色而生者也。圣人作则，必以天地为本，以阴阳为端，以四时为柄，以日星为纪，月以为量，鬼神以为徒，五行以为质，礼义以为器，人情以为田，四灵以为畜。以天地为本，故物可举；以阴阳为端，故情可睹；以四时为柄，故事可劝；以日星为纪，故业可别；月以为量，故功有艺；鬼神以为徒，故事有守；五行以为质，故事可复也；礼义以为器，故事行有考；人情以为田，故人以为奥也；四灵以为畜，故饮食有由也。何谓四灵？麟、凤、龟、龙谓之四灵。故龙以为畜，而鱼鳖不谄；凤以为畜，而鸟不；麟以为畜，而兽不；龟以为畜，而人情不失。先王秉蓍龟，列祭祀，瘞缙，宣祝嘏，设制度，祝嘏辞说，故国有礼，官有御，职有序。先王患礼之不达于下，故飨帝于郊，所以定天位也；祀社于国，所以列地利也；祖庙，所以本仁也；旅山川，所以宾鬼神也；祭五祀，所以本事也。故宗祝在庙，三公在朝，三老在学，王前巫而后史，卜蓍瞽侑皆在左右。王中心无为也，以守至正。是以礼行于郊而百神受职；礼行于社，而百货可极；礼行于祖庙，而孝慈服焉；礼行于五祀，而政法则焉。故郊社宗庙山川五祀，义之修而礼之藏。夫礼必本于太一，分而为天地，转而为阴阳，变而为四时，列而为鬼神。其降曰命，其官于天也，协于分艺。其居于人也曰养，所以讲信修睦，而固人之肌肤之会、筋骸之束者，所以养生送死、事鬼神之大端，所以达天道、顺人情之大窦。唯圣人为知礼之不可以已也。故破国丧家亡人，必先去其礼。礼之于人，犹酒之有藜也。君子以厚，小人以薄。圣王修义之柄、礼之序，以治人情。人情者圣王之田也，修礼以耕之，陈义以种之，讲学以耨之，本仁以聚之，播乐以安之。故礼者义之实也，协诸义而协则礼。虽先王未有可以义起焉。义者艺之分，仁之节。协于义，讲于仁，得之者强，失之者丧。仁者义之本，顺之体，得之者尊。故治国不以礼，犹无而耕。为礼而不本于义，犹耕之而弗种。为义而不讲于学，犹种而弗耨。讲之以学而不合之以仁，犹耨而不获。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乐，犹获而弗食。安之以乐而不达于顺，犹食而不肥。四体既正，肤革充盈，人之肥也；父子笃，兄弟睦，夫妇和，家之肥也；大臣法，小臣廉，官职相序，君臣相正，国之肥也。天子以德为车，以乐为御，诸侯以礼相与，大夫以法相序，士以信相考，百姓以睦相守，天下之肥也。是谓大顺。顺者，所以养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。故事大积焉而不苑，并行而不谬，细行而不失。深而通，茂而有间，连而不相及，动而不相害。此顺之至也。明于顺，然后乃能守危。夫礼之不同，不丰不杀，所以持情而合危也。山者不使居川，渚者不使居原。用水火金木，饮食必时。冬合男女，春颁爵位，必当年德，皆所顺也，用民必顺。故无水旱昆虫之灾，民无凶饥妖孽之疾。天不爱其道，地不爱其宝，人不爱其情。是以天降甘露，地出醴泉，山出器车，河出马图，凤凰麒麟皆在郊，龟龙在宫沼。其余鸟兽及卵胎，皆可俯而窥也。则是无故。先王能循礼以达义，体信以达顺。此顺之实也。”

【大意】

本篇写孔子论述礼的意义和功用。孔子再三强调礼是治理天下的根本，并对当时一些不合礼仪的行为予以谴责。他认为，君主如果能顺礼达义，并以此教化百姓，就有可能达到“大顺”的理想状态。

冠颂第三十三

邾隐公既即位，将冠，使大夫因孟懿子问礼于孔子。子曰：“其礼如世子之冠。冠于阼者，以著代也，醮于客位，加其有成，三加弥尊，道喻其志。冠而字之，敬其名也。虽天子之元子，犹士也，其礼无变，天下无生而贵者故也。行冠必祖庙，以裸享之礼以将之，以金石之乐节之。所以自卑而尊先祖，示不敢擅。”懿子曰：“天子未冠即位，长亦冠乎？”孔子曰：“古者王世子虽幼，其即位则尊为人君。人君治成人之事者，何冠之有？”懿子曰：“然则诸侯之冠异天子与？”孔子曰：“君薨而世子主丧，是亦冠也已。人君无所殊也。”懿子曰：“今邾君之冠非礼也？”孔子曰：“诸侯之有冠礼也，夏之未造也，有自来矣，今无讥焉。天子冠者，武王崩，成王十有三而嗣立。周公居冢宰，摄政以治天下。明年夏六月既葬，冠成王而朝于祖，以见诸侯，亦有君也。周公命祝雍作颂曰：‘祝王达而未多’。祝雍辞曰：‘使王近于民，远于年，嗇于时，惠于财，亲贤而任能’。其颂曰：‘令月吉日，王始加元服，去王幼志，服袞职，钦若昊命，六合是式，率尔祖考，永永无极。’此周公之制也。”懿子曰：“诸侯之冠，其所以为宾主，何也？”孔子曰：“公冠，则以卿为宾，无介，公自为主。迎宾，揖升自阼，立于席北。其醴也，则如士，飧之以三献之礼。既醴，降自阼阶。诸侯非公而自为主者，其所以异，皆降自西阶，玄端与皮弁异，朝服素毕。公冠四加玄冕祭。其酬币于宾，则束帛乘马。王太子庶子之冠拟焉，皆天子自为主，其礼与士无变，飧食宾皆也同。懿子曰：“始冠必加缁布之冠，何也？”孔子曰：“示不忘古。太古冠布，斋则缁之，其也，吾未之闻。今则冠而币之可也”。懿子曰：“三王之冠，其异何也？”孔子曰：“周弁殷夏收，一也，三王共皮弁素委貌，周道也；章甫，殷道也；毋追，夏后氏之道也。”

【大意】

邾隐公将举行冠礼，通过孟懿子向孔子请教有关事宜。孔子因而详细论述冠礼的意义以及举行这种礼仪时的一些具体事项。

庙制第三十四

卫将军文子将立三军之庙于其家，使子羔访于孔子。子曰：“公庙设于私家，非古礼之所及，吾弗知。”子羔曰：“敢问尊卑上下立庙之制，可得而闻乎？”孔子曰：“天下有王，分地建国，设祖宗，乃为亲疏贵贱多少之数。是故天子立七庙，三昭三穆，与太祖之庙七。太祖近庙，皆月祭之；远庙为祧，有二祧焉，享尝乃止。诸侯立五庙，二昭二穆，与太祖之庙而五，曰祖考庙，享尝乃止。大夫立三庙，一昭一穆，与太祖之庙而三，曰皇考庙，享尝乃止。士立一庙，曰考庙。王考无庙，合而享尝乃止。庶人无庙，四时祭于寝。此自有虞以至于周之所不变也。凡四代帝王之所谓郊者，皆以配天；其所谓者，皆五年大祭之所及也。应为太祖者，则其庙不毁。不及太祖，虽在郊，其庙则毁矣。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，谓之祖宗者，其庙皆不毁。”

子羔问曰：“祭典云：‘昔有虞氏祖颡项而宗尧，夏后氏亦祖颡项而宗禹，殷人祖契而宗汤，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。此四祖四宗，或乃异代，或其考祖之有功德，其庙可也。若有虞宗尧，夏祖颡项，皆异代之有功德者也，亦可以存其庙乎？’”孔子曰：“善，如汝所问也。如殷、周之祖宗，其庙可以不毁。其他祖宗者，功德不殊，虽在殊代，亦可以无疑矣。诗云：‘蔽芾甘棠，勿翦勿伐，召伯所憩。’周人之于召公也，爱其人，犹敬其所舍之树。况祖宗有功德，而可以不尊奉其庙焉？”

【大意】

古人祭祀祖先时，因等级及亲疏关系的不同，必须分别在不同的场合举行，这就是所谓庙制。在本篇中，孔子从古礼的标准出发，对庙制发表了一些意见。

辨乐解第三十五

孔子学琴于师襄子，襄子曰：“吾虽以击磬为官，然能于琴。今子于琴已习，可以益矣。”孔子曰：“丘未得其数也。”有间，曰：“已习其数，可以益矣。”孔子曰：“丘未得其志也。”有间，曰：“已习其志，可以益矣。”孔子曰：“丘未得其为人也。”有间，孔子有所缪然思焉，有所皦然高望而远眺，曰：“丘殆得其为人矣。近而黑，颀然长，旷如望羊，奄有四方，非文王其孰能为此？”师襄避席叶拱而对曰：“君子圣人也，其传曰文王操。”

子路鼓琴，孔子闻之，谓冉有曰：“甚矣，由之不才也。夫先王之制音也，奏中声以为节，流入于南，不归于北。夫南者生育之乡，北者杀伐之域。故君子之音温柔居中，以养生育之气。忧愁之感，不加于心也；暴厉之动，不在于体也。夫然者，乃所谓治安之风也。小人之音则不然，亢丽微末，以象杀伐之气。中和之感，不载于心；温和之动，不存于体。夫然者，乃所以为乱亡之风。昔者舜弹五弦之琴，造南风之诗。其诗曰：‘南风之薰兮，可以解吾民之愠兮；南风之时兮，可以阜吾民之财兮。’唯修此化，故其兴也勃焉，德如泉流，至于今，王公大人述而弗忘。殷纣好为北鄙之声，其废也忽焉，至于今，大人举以为诫。夫舜起布衣，积德含和，而终以帝。纣为天子，荒淫暴乱，而终以亡。非各所修之致乎！由，今也匹夫之徒，曾无意于先王之制，而习亡国之声，岂能保其六七尺之体哉？”冉有以告子路，子路惧而自悔，静思不食，以至骨立。夫子曰：“过而能改，其进矣乎。”

周宾牟贾侍坐于孔子。孔子与之言，及乐，曰：“夫武之备诫之以久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病疾不得其众。”“咏叹之，淫液之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恐不逮事。”“发扬蹈厉之已蚤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及时事。”“武坐致右而轩左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非武坐。”“声淫及商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非武音也。”孔子曰：“若非武音，则何音也？”对曰：“有司失其传也。”孔子曰：“唯，丘闻诸苌弘，亦若吾子之言是也。若非有司失其传，则武王之志荒矣。”宾牟贾起，免席而请曰：“夫武之备诫之以久，则既闻命矣。敢闻迟矣而又久立于缀，何也？”子曰：“居，吾语尔。夫乐者，象成者也。总干而山立，武王之事也。发扬蹈厉，太公之志也。武乱皆坐，周邵之治也。且夫武，始成而北出，再成而灭商，三成而南反，四成而南国是疆，五成而分陕，周公左邵公右，六成而复缀，以崇其天子焉。众夹振焉而四伐，所以盛威于中国。分陕而进，所以事蚤济。久立于缀，所以待诸侯之至也。今汝独未闻牧野之语乎？武王克殷而反商之政，未及下车，则封黄帝之后于蓟，封帝尧之后于祝，封帝舜之后于陈，又封夏后氏之后于杞，封殷之后于宋，封王子比干之墓，释箕子之囚，使人行商之旧以复其位，庶民弛政，庶士倍禄。既济河西，马散之华山之阳而弗复乘，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复服，车甲则衅之而藏之诸府库以示弗复用，倒载干戈而包之以虎皮，将率之士使为诸侯，命之曰橐，然后天下知武王之不复用兵也。散军而修郊射，左射以狸首，右射以驺虞，而贯革之射息也；裨冕笏，而虎贲之士脱剑；郊祀后稷，而民知尊父焉；配明堂，而民知孝焉；朝覲，然后诸侯知所以臣；耕籍，然后民知所以敬亲。六者，天下之大教也。食三老五更于太学，天子袒而割牲，执酱而馈，执爵而，冕而总干，所以教诸侯之弟也。如此，则周道四达，礼乐交通。夫武之迟久，不亦宜乎。”

【大意】

本篇写孔子对音乐的一些见解。孔子以为音乐最能反映人的德性，所以他论乐时严格区分君子之乐与小人之乐，称颂温柔居中的君子之乐为太平之音，谴责亢丽微末的小人之乐为亡国之音。对于武舞，孔子也特别强调其教化功能。

问玉第三十六

子贡问于孔子曰：“敢问君子贵玉而贱珉，何也？为玉之寡而珉之多欤？”孔子曰：“非为玉之寡故贵之，珉之多故贱之。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：温润而泽，仁也；缜密以栗，智也；廉而不刿，义也；垂之如坠，礼也；叩之其声清越而长，其终则诶然，乐矣；瑕不掩瑜，瑜不掩瑕，忠也；孚尹旁达，信也；气如白虹，天也；精神见于山川，地也；璋特达，德也。天下莫不贵者，道也。诗云：‘言念君子，温其如玉。’故君子贵之也。”

孔子曰：“入其国，其教可知也。其为人也，温柔敦厚，《诗》教也；疏通知远，《书》教也；广博易良，《乐》教也；洁静精微，《易》教也；恭俭庄敬，《礼》教也；属辞比事，《春秋》教也。故《诗》之失愚，《书》之失诬，《乐》之失奢，《易》之失贱，《礼》之失烦，《春秋》之失乱。其为人温柔敦厚而不愚，则深于《诗》者矣；疏通知远而不诬，则深于《书》者矣；广博易良而不奢，则深于《乐》者矣；洁静精微而不贱，则深于《易》者矣；恭俭庄敬而不烦，则深于《礼》者矣；属辞比事而不乱，则深于《春秋》者矣。天有四时者，春夏秋冬，风雨霜露，无非教也。地载神气，吐纳雷霆，流形庶物，无非教也。清明在躬，气志如神，有物将至，其兆必先。是故天地之教，与圣人相参。其在《诗》曰：‘嵩高惟岳，峻极于天。惟岳降神，生甫及申。惟申及甫，惟周之翰。四国于蕃，四方于宣。’此文、武之德。‘矢其文德，协此四国。’此文王之德也。凡三代之王，必先其令闻。《诗》云：‘明明天子，令闻不已。’三代之德也。”

子张问圣人之所以教。孔子曰：“师乎，吾语汝。圣人明于礼乐，举而措之而已。”子张又问，孔子曰：“师，尔以为必布几筵，揖让升降，酌献酬酢，然后谓之礼乎？尔以为必行缀兆，执羽，作钟鼓，然后谓之乐乎？言而可履，礼也；行而可乐，乐也。圣人力此二者，以恭己南面。是故天下太平，万民顺伏，百官承事，上下有礼也。夫礼之所以兴，众之所以治也；礼之所以废，众之所以乱也。目巧之室则有奥阼，席则有上下，车则有左右，行则有并随，立则有列序，古之义也。室而无奥阼，则乱于堂室矣；席而无上下，则乱于席次矣；车而无左右，则乱于车上矣；行而无并随，则乱于阶涂矣；列而无次序，则乱于位著矣。昔者明王圣人，辨贵贱长幼，正男女内外，序亲疏远近，而莫敢相逾越者，皆由此涂出也。”

【大意】

本篇首段记孔子论述君子以玉喻德的缘由，其余两段记孔子论述教化的言论。孔子历来主张以礼乐教化百姓，他历数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各经的教化功用，并强调以礼乐治国并非讲究繁文缛节，而是重在具体行动。

屈节解第三十七

子路问于孔子曰：“由闻丈夫居世，富贵不能有益于物，处贫贱之地而不能屈节以求伸，则不足以论乎人之域矣。”孔子曰：“君子之行己，期于必达于己，可以屈则屈，可以伸则伸。故屈节者所以有待，求伸者所以及时。是以虽受屈而不毁其节，志达而不犯于义。”

孔子在卫，闻齐国田常将欲为乱而惮鲍、晏，因欲移其兵以伐鲁。孔子会诸弟子而告之曰：“鲁，父母之国，不可不救，不忍视其受敌。今吾欲屈节于田常以救鲁，二三子谁为使？”于是子路曰：“请往齐。”孔子弗许。子张请往，又弗许。子石请往，又弗许。三子退，谓子贡曰：“今夫子欲屈节以救父母之国，吾三人请使而不获往。此则吾子用辩之时也，吾子盍请行焉？”子贡请使，夫子许之。遂如齐，说田常曰：“今子欲收功于鲁，实难，不若移兵于吴，则易。”田常不悦。子贡曰：“夫忧在内者攻强，忧在外者攻弱。吾闻子三封而三不成，是则大臣不听令。战胜以骄主，破国以尊臣，而子之功不与焉。则交日疏于主，而与大臣争。如此，则子之位危矣。”田常曰：“善，然兵甲已加鲁矣，不可更，如何？”子贡曰：“缓师，吾请于吴，令救鲁而伐齐，子因以兵迎之。”田常许诺。子贡遂南说吴王曰：“王者不灭国，霸者无强敌。千钧之重，加铢两面移。今以齐国而私千乘之鲁，与吴争强，甚为王患之。且夫救鲁以显名，以抚泗上诸侯，诛暴齐以服晋，利莫大焉。名存亡鲁，实困强齐，知者不疑。”吴王曰：“善。然吴尝困越，越王今苦身养士，有报吴之心。子待我先越，然后乃可。”子贡曰：“越之劲不过鲁，吴之强不过齐，而王置齐而伐越，则齐必私鲁矣。王方以存亡继绝之名，弃齐而伐小越，非勇也。勇者不避难，仁者不穷约，智者不失时，义者不绝世。今存越示天下以仁，救鲁伐齐，威加晋国，诸侯必相率而朝，霸业盛矣。且王必恶越，臣请见越君，令出兵以从，此则实害越而名从诸侯以伐齐。”吴王悦，乃遣子贡之越。越王郊迎，而自为子贡御，曰：“此蛮夷之国，大夫何足俨然辱而临之？”子贡曰：“今者，吾说吴王以救鲁伐齐。其志欲之，而心畏越，曰：‘待我伐越而后可。’则破越必矣。且无报人之志而令人疑之，拙矣；有报人之意而使人知之，殆矣；事未发而先闻者，危矣。三者，举事之大患矣。”勾践顿首曰：“孤尝不料力而兴吴难，受困会稽，痛于骨髓，日夜焦唇干舌，徒欲与吴王接踵而死，孤之愿也。今大夫幸告以利害。”子贡曰：“吴王为人猛暴，群臣不堪，国家疲弊，百姓怨上，大臣内变，申胥以谏死，大宰用事。此则报吴之时也。王诚能发卒佐之，以邀射其志，而重宝以悦其心，卑辞以尊其礼，则其伐齐必矣。此圣人所谓屈节以求其达者也。彼战不胜，王之福；若胜，必以兵临晋。臣还北请见晋君共攻之，其弱吴必矣。锐兵尽于齐，重甲困于晋，而王制其弊焉。”

95 越王顿首许诺。子贡返五日，越使大夫文种顿首言于吴王曰：“越悉境内之士三千人以事吴。”吴王告子贡曰：“越王欲身从寡人，可乎？”子贡曰：“悉人之率众，又从其君，非义也。”吴王乃受越王卒，谢留勾践，遂自发国内之兵以伐齐，败之。子贡遂北见晋君，令承其弊。吴、晋遂遇于黄池。越王袭吴之国，吴王归与越战，灭焉。孔子曰：“夫其乱齐存鲁，吾之如愿。若能强晋以弊吴，使吴亡而越霸者，赐说之也。美言伤信，慎言哉。”

孔子弟子有宓子贱者，仕于鲁，为单父宰。恐鲁君听谗言，使己不得行其政，于是辞行，故请君之近史二人，与之俱至官。宓子贱戒其邑吏，令二

史书。方书则掣其肘，书不善则从而怒之。二史患之，辞请归鲁。宓子曰：“子之书甚不善，子勉而归矣。”二史归报于君曰：“宓子贱使臣书而掣肘，书恶而又怒臣，邑吏皆笑之，此臣所以去之而来也。”鲁君以问孔子，子曰：“宓不齐，君子也。其才任霸王之佐，屈节治单父，将以自试也。意者以此为谏乎。”公寤，太息而叹曰：“此寡人之不肖。寡人乱宓子之政而责其善者，非矣。微二史，寡人无以知其过。微夫子，寡人无以自寤。”遽发所爱之使，告宓子曰：“自今以往，单父非吾有也，从子之制。有便于民者，子决为之。五年一言其要。”宓子敬奉诏，遂得行其政，于是单父治焉。躬敦厚，明亲亲，尚笃敬，施至仁，加恳诚，致忠信，百姓化之。齐人攻鲁，道由单父。单父之老请曰：“麦已熟矣，今齐寇至，不及人人自收其麦。请放民出，皆获傅郭之麦，可以益粮，且不资于寇。”三请而宓子不听。俄而齐寇逮于麦。季孙闻之，怒，使人以让宓子曰：“民寒耕热耘，曾不得食，岂不哀哉？不知犹可，以告者而子不听，非所以为民也。”宓子蹴然曰：“今兹无麦，明年可树。若使不耕者获，是使民乐有寇。且得单父一岁之麦，于鲁不加强，丧之不加强。若使民有自取之心，其创必数世不息。”季孙闻之，赧然而愧曰：“地若可入，吾岂忍见宓子哉！”三年，孔子使巫马期远观政焉。巫马期阴免衣，衣敝裘，入单父界。见夜渔者，得鱼辄舍之。巫马期问焉，曰：“凡渔者为得，何以得鱼即舍之？”渔者曰：“鱼之大者名为，吾大夫爱之；其小者名为，吾大夫欲长之。是以得二者辄舍之。”巫马期返以告孔子曰：“宓子之德至，使民暗行若有严刑于旁。敢问宓子何行而得于是？”孔子曰：“吾尝与之言曰：诚于此者刑乎彼。宓子行此术于单父也。”

孔子之旧曰原壤，其母死，夫子将助之以沐椁。子路曰：“由也昔者闻诸夫子曰‘无友不如己者，过则勿惮改’。夫子惮矣，姑已若何？”孔子曰：“凡民有丧，匍匐救之。况故旧乎？非友也，吾其往。”及为椁，原壤登木曰：“久矣，予之不托于音也。”遂歌曰：“狸首之斑然，执女手之卷然。”夫子为之隐，佯不闻以过之。子路曰：“夫子屈节而极于此，失其与矣，岂未可以已乎？”孔子曰：“吾闻之，亲者不失其为亲也，故者不失其为故也。”

【大意】

孔子认为，君子为了伸张自己的主张、达到目的，在不失节的前提下，可以相机屈己行事。本篇分别描述了子贡屈己救鲁、宓子贱屈己治单父、孔子屈己助故人等三则故事。

七十二弟子解第三十八

颜回，鲁人，字子渊。年二十九而发白，三十一早死。孔子曰：“自吾有回，门人日益亲。”回之德行著名，孔子称其仁焉。

闵损，鲁人，字子骞。以德行著名，孔子称其孝焉。

冉耕，鲁人，字伯牛。以德行著名，有恶疾，孔子曰：“命也夫。”

冉雍，字仲弓，伯牛之宗族。生于不肖之父。以德行著名。

宰予，字子我，鲁人。有口才著名。

端木赐，字子贡，卫人。有口才著名。

冉求，字子有，仲弓之族。有才艺，以政事著名。

仲由，弁人，字子路。有勇力才艺，以政事著名。

言偃，鲁人，字子游。以文学著名。

卜商，卫人，无以尚之。尝返卫，见读史志者云：“晋师伐秦，三豕渡河。”子夏曰：“非也，己亥耳。”读史志者问诸晋史，果曰“己亥”。于是卫以子夏为圣。孔子卒后，教于西河之上，魏文侯师事之而谏国政焉。

颛孙师，陈人，字子张，少孔子四十八岁。为人有容貌资质，宽冲博接，从容自务，居不务立于仁义之行，门人友之而弗敬。

曾参，南武城人，字子舆，少孔子四十六岁。志存孝道，故孔子因之以作《孝经》。齐尝聘，欲与为卿而不就，曰：“吾父母老，食人之禄，则忧人之事，故吾不忍远亲而为人役。”参后母遇之无恩，而供养不衰。及其妻以梨蒸不熟，因出之。人曰：“非七出也。”参曰：“梨蒸，小物耳。吾欲使熟，而不用吾命。况大事乎？”遂出之，终身不娶妻。其子元请焉，告其子曰：“高宗以后妻杀孝己，尹吉甫以后妻放伯奇。吾上不及高宗，中不比吉甫，庸知其得免于非乎？”

澹台灭明，武成人，字子羽，少孔子四十九岁。有君子之姿，孔子尝以容貌望其才。其才不充孔子之望，然其为人公正无私，以敢与去就以诺为名，仕鲁为大夫也。

高柴，齐人，高氏之别族，字子羔，少孔子四十岁。长不过六尺，状貌甚恶。为人笃孝而有法正。少居鲁，见知名于孔子之门，仕为武城宰。

宓不齐，字子贱，鲁人，少孔子四十九岁。仕为单父宰，有才智，仁爱，百姓不忍欺，孔子大之。

樊须，鲁人，字子迟，少孔子三十六岁。弱仕于季氏。

有若，鲁人，字子有，少孔子三十三岁。为人强识，好古道也。

公西赤，鲁人，字子华，少孔子四十二岁。束带立朝，闲宾主之仪。

原宪，宋人，字子思，少孔子三十六岁。清净守节，贫而乐道。孔子为鲁司寇，原宪尝为孔子宰。孔子卒后，原宪退隐，居于卫。

公冶长，鲁人，字子长。为人能忍耻，孔子以女妻之。

南宫适，字子容。以智自将，世清不废，世浊不污，孔子以兄子妻之。

公析哀，齐人，字季沈。鄙天下多仕于大夫家者，是故未尝屈节人臣。孔子特叹赏之。

曾点，曾参父，字子皙。疾时礼教不行，欲修之。孔子善之，《论语》所谓“浴乎沂，风乎舞雩”之下。

颜由，颜回父，字季路。孔子始教学于阙里，而受学焉，少孔子六岁。

商瞿，鲁人，字子木，少孔子廿九岁。特好《易》，孔子传之，志焉。

漆雕开，蔡人，字子若，少孔子十一岁。习《尚书》，不乐仕。孔子曰：“子之齿可以仕矣，时将过。”子若报其书曰：“吾斯之未能信。”孔子悦焉。

公良孺，陈人，字子正。贤而有勇，孔子周行，常以家车五乘从。

秦商，鲁人，字丕兹，少孔子四岁。其父董父，与孔子父叔梁纥俱力闻。

颜刻，鲁人，字子骄，少孔子五十岁。孔子适卫，子骄为仆。卫灵公与夫人南子同车出，而令宦者雍梁参乘，使孔子为次乘，游过市。孔子耻之。颜刻曰：“夫子何耻之？”孔子曰：“诗云：‘覿尔新婚，以慰我心。’”乃叹曰：“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。”

司马黎耕，宋人，字子牛。牛为人性燥，好言语。见兄桓魋行恶，牛常忧。

巫马期，陈人，字子期，少孔子三十岁。孔子将近行，命从者皆持盖。已而，果雨。巫马期问曰：“旦无云，既日出，而夫子命持雨具，敢问何以知之？”孔子曰：“昨暮月宿毕，诗不云乎：‘月离于毕，俾滂沱矣’，以此知之。”

梁鱣，齐人，字叔鱼，少孔子三十九岁。年三十一，未有子，欲出其妻。商瞿谓曰：“子未也。昔吾年三十八无子，吾母欲为吾更取室。夫子使吾之齐，母欲请留吾，夫子曰：‘无忧也，瞿过四十，当有五丈夫。’今果然。吾恐子自晚生耳，未必妻之过。”从之，二年而有子。

琴牢，卫人，字子开，一字张。与宗鲁友，闻宗鲁死，欲往吊焉，孔子弗许，曰：“非义也。”

冉孺，鲁人，字子鲁，少孔子五十岁。

颜辛，鲁人，字子柳，少孔子四十六岁。伯虔，字子皙，少孔子五十岁。

公孙龙，卫人，字子石，少孔子五十三岁。

曹卣，少孔子五十岁。

陈亢，陈人，字子亢，一字子禽，少孔子四十岁。叔仲会，鲁人，字子期，少孔子五十岁。与孔璇年相比，每孺子之，执笔记事于夫子，二人迭待左右。孟武伯见孔子而问曰：“此二孺子之幼也于学，岂能识于壮哉！”孔子曰：“然，少成则若性也，习惯若自然也。”

秦祖，字子南。

奚葳，字子皙。

公祖兹，字子之。

廉洁，字子庸。

公西舆，字子上。

宰父黑，字子黑。

公西舆，字子索。

壤驷赤，字子从。

冉季，字子产。

薛邦，字子徒。

后处，字里之。

悬樛，字子象。

左郢，字子行。

狄黑，字皙之。

商泽，字子秀。
任子齐，字子选。
荣祈，字子祺。
颜哿，字子声。
原亢，字子籍。公肩定，字子仲。
秦非，字子之。
漆雕从，字子文。
燕伋，字子思。
公夏守，字子乘。
句井疆，字子疆。
步叔乘，字子车。
石子蜀，字子明。
邦选，字子敛。
施之常，字子常。
申续，字子周。
乐欣，字子声。
颜之仆，字子叔。
孔弗，字子蔑。
漆雕侈，字子敛。
县成，字子横。
颜相，字子襄。
右夫子弟子七十二人，皆升堂入室者。

【大意】

本篇为孔门七十多位弟子的小传资料，所记大部分与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等书一致。

本姓解第三十九

孔子之先，宋之后也。微子启，帝乙之元子，纣之庶兄。以圻内诸侯，入为王卿士。微，国名，子，爵。初，武王克殷，封纣之子武庚于朝歌，使奉汤祀。武王崩，而与管、蔡、霍三叔作难。周公相成王东征之。二年，罪人斯得，乃命微子代殷后，作《微子之命》，由之与国于宋。徙殷之子孙，唯微子先往仕周，故封之贤。其弟曰仲思，名衍，或名泄，嗣微之后，故号微仲，生宋公稽。胄子虽迁爵易位，而班级不及其故者，得以故官为称。故二微虽为宋公，而犹以微之号自终，至于稽乃称公焉。宋公生丁公申，申公生缙公共及襄公熙。熙生弗父何及厉公方祀。方祀以下，世为宋卿。弗父何生宋父周，周生世子胜，胜生正考父，正考父生孔父嘉，五世亲尽，别为公族，故后以孔为氏焉。一曰孔父者，生时所赐号也，是以子孙遂以氏族。孔父生子木金父，金父生鞶夷，鞶夷生防叔，避华氏之祸而奔鲁。防叔生伯夏，伯夏生叔梁纥。虽有九女，而无子。其妾生孟皮，孟皮一字伯尼，有足病。于是乃求婚于颜氏。颜氏有三女，其小曰徵在。颜父问三女曰：“邠大夫虽父祖为士，然其先圣王之裔。今其人身长十尺，武力绝伦，吾甚贪之。虽年长性严，不足为疑，三子孰能为之妻？”二女莫对，徵在进曰：“从父所制，将何问焉？”父曰：“即尔能矣。”遂以妻之。徵在既往，庙见，以夫之年大，惧不时有男，而私祷尼丘之山以祈焉。生孔子，故名丘而字仲尼。孔子三岁而叔梁纥卒于防。至十九而娶于宋之亓官氏。一岁而生伯鱼。鱼之生也，鲁昭公以鲤鱼赐孔子。荣君之祝，故因以名曰鲤，而字伯鱼。鱼年五十而先孔子卒。

齐太史子舆适鲁，见孔子。孔子与之言道，子舆悦，曰：“吾鄙人也，闻子之名，不睹子之形久矣，而求知之宝贵也。乃今而后知泰山之为高，渊海之为大。惜乎，夫子之不逢明王，道德不加于民，而将垂宝以贻后世。”遂退而谓南宮敬叔曰：“今孔子先圣之嗣，自弗父何以来，世有德让，天所祚也。”

103 成汤以武德王天下，其配在文。殷宗以下，未始有也。孔子生于衰周，先王典籍错乱无纪，而乃论百家之遗记，考正其义，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，删《诗》述《书》，定礼理乐，制作《春秋》，赞明《易》道，垂训后嗣，以为法式。其文德著矣。然凡所教诲，束修以上，三千余人。或者天将欲与素王之乎，夫何其盛也。”敬叔曰：“殆如吾子之言。夫物莫能两大，吾闻圣人之后，而非继世之统，其必有兴者焉。今夫子之道至矣，乃将施之无穷。虽欲辞天之祚，故未得耳。”子贡闻之，以二子之言告孔子。子曰：“岂若是哉？乱而治之，滞而起之，自吾志，天何与焉。”

【大意】

本篇所记为孔氏世系及孔子本人的出生情况，是了解和研究孔子生平的重要资料。

终纪解第四十

孔子蚤晨作，负手曳杖，逍遥于门，而歌曰：“泰山其颓乎！梁木其坏乎！哲人其萎乎！”歌既而入，当户而坐。子贡闻之，曰：“泰山其颓，则吾将安仰？梁木其坏，吾将安杖？哲人其萎，吾将安放？夫子殆将病也。”遂趋而入。夫子叹而言曰：“赐，汝来何迟？予畴昔梦坐奠于两楹之间。夏后氏殡于东阶之上则犹在阼，殷人殡于两楹之间即与宾主夹之，周人殡于西阶之上则犹殡之。而丘也，殷人也。夫明王不兴，则天下其孰能宗余？余遽将死。”遂寝病，七日而终，时年七十二矣。哀公诔曰：“昊天不吊，不鬯遗一老，俾屏余一人以在位，茕茕余在疚。於乎哀哉！尼父，无自律。”子贡曰：“公其不没于鲁乎。夫子有言曰：‘礼失则错，名失则僭，’矢志为昏，失所为僭。生不能用，死而诔之，非礼也。称一人，非名。君两失之矣。”既卒，门人疑所以服夫子者。子贡曰：“昔夫子之丧颜回也，若丧其子而无服，丧子路亦然。今请丧夫子如丧父而无服。”于是弟子皆吊服而加麻，出有所之，则由经。子夏曰：“入宜经可居，出则不经。”子游曰：“吾闻诸夫子：丧朋友，居则经，出则否；丧所尊，虽经而出，可也。”

孔子之丧，公西掌殡葬焉。含以疏米三贝，袭衣十有一称，加朝服一，冠章甫之冠，象环，径五寸，而綦组绶，桐棺四寸，柏棺五寸。饰庙，置罍。设披，周也；设崇，殷也；绸练设旒，夏也，兼用三王礼，所以尊师，且备古也。

葬于鲁城北泗水上，藏入地不及泉，而封为偃斧之形，高四尺，树松柏为志焉。弟子皆家于墓，行心丧之礼。既葬，有自燕来观者，舍于子夏氏。子贡谓之曰：“吾亦人之葬圣人，非圣人之葬人。子奚观焉？昔夫子言曰：‘吾见封若夏屋者，见若斧矣。’从若斧者也，马鬣封之谓也。今徒一日三斩板而以封，尚行夫子之志而已。何观乎哉？”

二三子三年丧毕，或留或去，惟子贡庐于墓六年。自后群弟子及鲁人处于墓如家者，百有余家，因名其居曰孔里焉。

【大意】

本篇写孔子临终前后的情形。孔子临终前，还在慨叹世无明主，惋惜自己的主张无法施行于天下。孔子死后，弟子们以古礼安葬并守丧。

正论解第四十一

孔子在齐。齐侯出田，招虞人以旌，不进，公使执之。对曰：“昔先君之田也，旌以招大夫，弓以招士，皮冠以召虞人。臣不见皮冠，故不敢进。”乃舍之。孔子闻之，曰：“善哉，守道不如守官。君子韪之。”

齐国书伐鲁，季康子使冉求率左师御之，樊迟为右。师不逾沟，樊迟曰：“非不能也，不信子，请三刻而逾之。”如之，众从之，师入齐军，齐军遁。冉有用戈，故能入焉。孔子闻之，曰：“义也。”既战，季孙谓冉有曰：“子之于战，学之乎？性达之乎？”对曰：“学之。”季孙曰：“从事孔子，恶乎学？”冉有曰：“即学之孔子也。夫孔子者大圣，无不该，文武并用兼通。求也适闻其战法，犹未之详也。”季孙悦。樊迟以告孔子，孔子曰：“季孙于是乎可谓悦人之有能矣。”

南宮说、仲孙何忌既除丧，而昭公在外，未之命也。定公即位，乃命之。辞曰：“先臣有遗命焉，曰：‘夫礼，人之干也，非礼则无以立。’属家老，使命二臣必事孔子而学礼，以定其位。”公许之。二子学于孔子，孔子曰：“能补过者君子也。《诗》云：‘君子是则是效。’孟僖子可则效矣，惩己所命，以诲其嗣。《大雅》所谓‘诒厥孙谋，以燕翼子’，是类也夫。”

卫孙文子得罪于献公，居戚。公卒，未葬，文子击钟焉。延陵季子适晋，过戚，闻之，曰：“异哉！夫子之在此，犹燕子巢于幕也。惧犹未也，又何乐焉？君又在殡，可乎？”文子于是终身不听琴瑟。孔子闻之，曰：“季子能以义正人，文子能克己复义，可谓善改矣。”

孔子览晋志，晋赵穿杀灵公，赵盾亡，未及山而还。史书赵盾弑君，盾曰：“不然。”史曰：“子为正卿，亡不出境，返不讨贼。非子而谁？”盾曰：“呜呼！‘我之怀矣，自诒伊戚’，其我之谓乎！”孔子叹曰：“董狐，古之良史也，书法不隐。赵宣子，古之良大夫也，为法受恶。惜也，越境乃免。”

郑伐陈，入之，使子产献捷于晋。晋人问陈之罪焉，子产对曰：“陈忘周之大德，介恃楚众，凭陵敝邑，是以有往年之告，未获命，则又有东门之役。当陈隧者，并湮木刊，敝邑大惧。天诱其衷，启敝邑心，知其罪，授首于我，用敢献功。”晋人曰：“何故侵小？”对曰：“先王之命，惟罪所在，各致其辟。且昔天子一圻，列国一同，自是以衰，周之制也。今大国多数圻矣，若无侵小，何以至焉？”晋人曰：“其辞顺。”孔子闻之，谓子贡曰：“志有之：言以足志，文以足言。不言，谁知其志。言之无文，行之不达。晋为伯，郑入陈，非文辞不为功。小子慎哉。”

楚灵王汰侈，右尹子革侍坐，左史倚相趋而过，王曰：“是良史也，子善视之。是能读三坟五曲，八索九丘。”对曰：“夫良史者，记君之过，扬君之善。而此予以润辞为官，不可为良史。”又曰：“臣又乃尝问焉：昔周穆王欲肆其心，将过行天下，使皆有车辙并马迹焉。祭公谋父作祈昭，以止王心，王是以获殆于文宫。臣问其诗焉而弗知，若问远焉，其焉能知？”王曰：“子能乎？”对曰：“能。其诗曰：‘祈昭之悒悒乎，式昭德音。思我王度，式如玉，式如金。刑民之力，而无有醉饱之心’。”灵王揖而入，馈不食，寝不寐，数日，则固不能自胜其情，以及于难。孔子读其志，曰：“古者有志：克己复礼为仁。信善哉！楚灵王若能如是，岂期辱于乾溪？子革之非左史，所以风也，称诗以谏，顺哉！”

叔孙穆子避难奔齐，宿于庚宗之邑。庚宗寡妇通焉，而生牛。穆子反鲁，以牛为内竖，相家。牛谗叔孙二人，杀之。叔孙有病，牛不通其馈，不食而死。牛遂辅叔孙庶子昭而立之。昭子既立，朝其家众曰：“竖牛祸叔孙氏，使乱大从，杀嫡立庶，又披其邑，以求舍罪，罪莫大焉，必速杀之。”遂杀竖牛。孔子曰：“叔孙昭子之不劳，不可能也。周任有言曰：‘为政者不赏私劳，不罚私怨。’诗云‘有觉德行，四国顺之。’昭子有焉。”

晋邢侯与雍子争田，叔鱼摄理。罪在雍子，雍子纳其女于叔鱼，叔鱼弊狱刑侯。刑侯怒，杀叔鱼与雍子于朝。韩宣子问罪于叔向，叔向曰：“三奸同坐，施生戮死，可也。雍子自知其罪而赂以买直，鲋也鬻狱，邢侯专杀，其罪一也。己恶而掠美为昏，贪以败官为默，杀人不忌为贼。夏书曰：昏默贼杀。咎陶之刑也，请从之。”乃施刑侯，而尸雍子、叔鱼于市。孔子曰：“叔向，古之遗直也。治国制刑，不隐于亲。三数叔鱼之罪，不为末。或曰义，可谓直矣。平丘之会，数其贿也，以宽卫国，晋不为暴；归鲁叔孙，称其诈也，以宽鲁国，晋不为虐；邢侯之狱，言其贪也，以正刑书，晋不为颇。三言而除三恶，加三利，杀亲益荣，由义也夫。”

郑有乡校，乡校之士非论执政。鬻明欲毁乡校，子产曰：“何以毁为也？夫人朝夕退而游焉，以议执政之善否。其所善者，吾则行之；其所否者，吾则改之。若之何其毁也？我闻忠言以损怨，不闻立威以防怨。防怨犹防水也：大决所犯，伤人必多，吾弗克救也。不如小决使导之，不如吾闻而药之。”孔子闻是言也，曰：“吾以是观之，人谓子产不仁，吾不信也。”

晋平公会诸侯于平丘，齐侯及盟。郑子产争贡赋之所承，曰：“昔日天子班贡，轻重以列，列尊贡重，周之制也。卑而贡重者甸服。郑伯男也，而使从公侯之贡，惧弗给也，敢以为请。”自日中争之，以至于昏，晋人许之。孔子曰：“子产于是行也，足以为国基也。诗云：‘乐只君子，邦家之基。’子产，君子之于乐者。”且曰：“合诸侯而艺贡事，礼也。”

郑子产有疾，谓子太叔曰：“我死，子必为政。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，其次莫如猛。夫火烈，民望而畏之，故鲜死焉。水濡溺，民狎而玩之，则多死焉。故宽难。”子产卒，子太叔为政，不忍猛，而宽。郑国多掠盗，太叔悔之曰：“吾早从夫子，必不及此。”孔子闻之曰：“善哉。政宽则民慢，慢则纠之于猛，猛则民残，民残则施之以宽。宽以济猛，猛以济宽，宽猛相济，政是以和。诗曰：‘民亦劳止，汙可小康。惠此中国，以绥四方。’施之以宽也。‘毋纵诡随，以谨无良。式遏寇虐，惨不畏明。’纠之以猛也。‘柔远能迩，以定我王。’平之以和也。又曰：‘不竞不絀，不刚不柔。布政优优，百禄是遒。’和之至也。”子产之卒也，孔子闻之，出涕，曰：“古之遗爱也。”

孔子适齐，过泰山之侧，有妇人哭于野者而哀。夫子式而听之，曰：“此哀一似重有忧者。”使子贡往问之，而曰：“昔舅死于虎，吾夫又死于虎，今吾子又死焉。”子贡曰：“何不去乎？”妇人曰：“无苛政。”子贡以告孔子，子曰：“小子识之：苛政猛于暴虎。”

晋魏献子为政，分祁氏及羊舌氏之田，以赏诸大夫及其子戌，皆以贤举也。又谓贾辛曰：“今汝有力于王室，吾是以举汝。行乎，敬之哉，毋堕乃力。”孔子闻之曰：“魏子之举也，近不失亲，远不失举，可谓义矣。”又闻其命贾辛，以为忠：“诗云：‘永言配命，自求多福’，忠也。魏子之举

也义，其命也忠，其长有后于晋国乎。”

赵简子赋晋国一鼓钟，以铸刑鼎，著范宣子所为刑书。孔子曰：“晋其亡乎，失其度矣。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者也。卿大夫以序守也，民是以能遵其道而守其业。贵贱不僭，所谓度也。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，为被庐之法，以为盟主。今弃此度也，而为刑鼎，民在鼎矣，何以尊贵，何业之守也？贵贱无序，何以为国？且夫宣子之刑，夷之蒐也，晋国乱制，若之何其为法乎。”

楚昭王有疾，卜曰：“河神为祟。”王弗祭，大夫请祭诸郊。王曰：“三代命祀，祭不越望。江、汉、沮、漳，楚之望也。祸福之至，不是过乎。不谷虽不德，河非所获罪也。”遂不祭。孔子曰：“楚昭王知大道矣，其不失国也，宜哉。夏书曰：‘维彼陶唐，率彼天常，在此冀方。今失厥道，乱其纪纲，乃灭而亡。’又曰：‘允出兹在兹’，由己率常可矣。”

卫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，而以其女妻之。疾诱其初妻之娣，为之立宫，与文子女，如二妻之礼。文子怒，将攻之。孔子舍蘧伯玉之家，文子就而访焉。孔子曰：“簠簋之事，则尝闻学之矣。兵甲之事，未之闻也。”退而命驾而行，曰：“鸟则择木，木岂能择鸟乎？”文子遽自止之，曰：“圉也岂敢度其私哉，亦防卫国之难也。”将止，会季康子问冉求之战，冉求既对之，又曰：“夫子播之百姓，质诸鬼神而无憾，用之则有名。”康子言于哀公，以币迎孔子，曰：“人之于冉求，信之矣，将大用之。”

齐陈恒弑其君简公。孔子闻之，三日沐浴而适朝，告于哀公曰：“陈恒弑其君，请伐之。”公弗许。三请，公曰：“鲁为齐弱久矣，子之伐也，将若之何？”对曰：“陈恒弑其群，民之不与者半。以鲁之众，加齐之半，可克也。”公曰：“子告季氏。”孔子辞，退而告人曰：“以吾从大夫之后，吾不敢不告也。”

子张问曰：“《书》云：‘高宗三年不言，言乃雍。’有诸？”孔子曰：“胡为其不然也？古者天子崩，则世子委政于冢宰三年。成汤既没，太甲听于伊尹；武王既丧，成王听于周公。其义一也。”

卫孙桓子侵齐，遇，败焉。齐人乘之，执，新筑大夫仲叔于奚以其众救桓子，桓子乃免。卫人以邑赏仲叔于奚，于奚辞，请曲悬之乐，繁纓以朝，许之，书在三官。子路仕卫，见其故，以访孔子。孔子曰：“惜也，不如多与之邑，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。君之所司，名以出信，信以守器，器以藏礼，礼以行义，义以生利，利以平民，政之大节也。若以假人，与人政也。政亡则国家从之，不可止也。”

公父文伯之母纺绩不解，文伯谏焉。其母曰：“古者王后亲织玄紵，公侯之夫人加之纁紵，卿之内子为大带，命妇成祭服，列士之妻加之朝服。自庶士以下，各依其夫。社而妇事，而献功，男女纺绩，僭则有辟，圣王之制也。今我寡也，尔又在下位，朝夕恪勤，犹恐忘先人之业。况有怠惰，其何以避辟？”孔子闻之，曰：“弟子志之，季氏之妇，可谓不过矣。”

樊迟问于孔子曰：“鲍牵事齐君，执政不挠，可谓忠矣。而君刖之，其为至暗乎？”孔子曰：“古之士者，国有道则尽忠以辅之，国无道则退身以避之。今鲍庄子食于淫乱之朝，不量主之明暗，以受大刖。是智之不如葵，葵犹能卫其足。”

季康子欲以一井田出法赋焉，使访孔子。孔子曰：“丘弗识也。”冉有三发，卒曰：“子为国老，待子而行，若之何子之不言？”孔子不对，而私

于冉有曰：“求，汝来。汝弗闻乎：先王制土籍田以力，而底其远近；赋里以入，而量其有无；任力以夫，而议其老幼。于是鰥寡孤疾老者，军旅之出则征之，无则已。其岁，收田一井，出获禾秉缶米刍藁，不是过。先王以为之足。君子之行，必度于礼，施取其厚，事举其中，敛从其薄。若是其已，丘亦足矣。不度于礼，而贪冒无厌，则虽赋田，将有不足。且季孙若欲行之而取法，则有周公之典在。若欲犯法，则苟行之，又何访焉？”

子游问于孔子曰：“夫子之极言子产之惠也，可得闻乎？”孔子曰：“惠在爱民而已矣。”子游曰：“爱民谓之德教，何翅施惠哉？”孔子曰：“夫子产者，犹众人之母也。能食之，弗能教也。”子游曰：“其事可言乎？”孔子曰：“子产以所乘之舆济冬涉者，是爱无教也。”

哀公问于孔子曰：“二三大夫皆劝寡人，使隆敬于高年，何也？”孔子对曰：“君之及此言，将天下实赖之，岂惟鲁哉！”公曰：“何也？其义可得闻乎？”孔子曰：“昔者，有虞氏贵德而尚齿，夏后氏贵爵而尚齿，殷人贵富而尚齿，周人贵亲而尚齿。虞夏商周，天下盛王也，未有遗年者焉。高年者贵于天下久矣，次于事亲。是故，朝廷同爵而尚齿。七十杖于朝，君问则席。八十则不俟朝，君问则就之，而悌达乎朝廷矣。其行也，肩而不并，不错则随。斑白者不以其任于道路，而悌达乎道路矣。居乡以齿，而老穷不匮，强不犯弱，众不暴寡，而悌达乎州巷矣。古之道，五十不为甸役，颁禽隆之长者，而悌达乎蒐狩矣。军旅什伍同爵则尚齿，而悌达乎军旅矣。夫圣王之教，孝悌发诸朝廷，行于道路，至于州巷，放于蒐狩，循于军旅，则众感以义，死而弗敢犯。”公曰：“善哉，寡人虽闻之，弗能成。”

哀公问于孔子曰：“寡人闻东益宅不祥，信有之乎？”孔子曰：“不祥有五，而东益不与焉。夫损人自益，身之不祥；弃老而取幼，家之不祥；释贤而任不肖，国之不祥；老者不教，幼者不学，俗之不祥；圣人伏匿，愚者擅权，天下不祥。不祥有五，东益不与焉。”

孔子适季孙，季孙之宰谒曰：“君使求假于田，特与之乎？”季孙未言，孔子曰：“吾闻之，君取于臣，谓之取；与于臣，谓之赐。臣取于君，谓之假；”与于君，谓之献。”季孙色然悟曰：“吾诚未达于此义。”遂命其宰曰：“自今已往，君有取之，一切不得复言假也。”

【大意】

本篇记孔子从礼法制度和仁义的标准，对史事及时事所做的评论。从文中可以看出，凡是符合礼义标准的人和事，孔子都予以肯定、赞扬，并要求弟子们学习；凡是悖于礼义的人和事，孔子必予以批评，让弟子们引以为戒。

曲礼子贡问第四十二

子贡问于孔子曰：“晋文公实召天子，而使诸侯朝焉。夫子作《春秋》，云‘天王狩于河阳’。何也？”孔子曰：“以臣召君，不可以训，亦书其率诸侯事天子而已。”

孔子在宋，见桓魋自为石椁，三年而不成，工匠皆病。夫子愀然曰：“若是其靡也，死不如速朽之愈。”冉子仆，曰：“礼，凶事不豫，此何谓也？”夫子曰：“既死而议谥，谥定而卜葬，既葬而立庙，皆臣子之事，非所豫属也，况自为之哉？”南宫敬叔以富得罪于定公，奔卫。卫侯请复之，载其宝以朝。夫子闻之，曰：“若是其货也，丧不如速贫之愈。”子游侍，曰：“敢问何谓如此？”孔子曰：“富而不好礼，殃也。敬叔以其富丧矣，而又弗改，吾惧其将有后患也。”敬叔闻之，骤如孔氏，而后循礼施散焉。

孔子在齐，齐大旱，春饥。景公问于孔子曰：“如之何？”孔子曰：“凶年则乘弩马，力役不兴，驰道不修，祭祀不悬，祀以下牲。此贤君自贬以救民之礼也。”

孔子适季氏。康子昼居内寝，孔子问其所疾。康子出见之，言终，孔子退。子贡问曰：“季孙不疾，而问诸疾，礼与？”孔子曰：“夫礼，君子不有大故，则不宿于外；非致齐也，非疾也，则不昼处于内。是故夜居外，虽吊之可也；昼居于内，虽问其疾可也。”

孔子为大司寇，国廐焚。子退朝而之火所，乡人有自为火来者，则拜之，士一，大夫再。子贡曰：“敢问何也？”孔子曰：“其来者，亦相吊之道也。吾为有司，故拜之。”

子贡问曰：“管仲失于奢，晏子失于俭，与其俱失矣，二者孰贤？”孔子曰：“管仲镂簋而朱紘，旅树而反坫，山节藻梲，贤大夫也，而难为上。晏平仲祀其先祖，而豚肩不掩豆，一狐裘三十年，贤大夫也，而难为下。君子上不僭下，下不偪上。”

冉求曰：“昔文仲知鲁之政，立言垂法，于今不亡，可谓知礼矣。”孔子曰：“昔臧文仲安知礼？夏父弗綦逆祀而不止，燔柴于灶以祀焉。夫灶者，老妇之所祭，盛于瓮，尊于瓶，非所柴也。故曰礼也者，由体也。体不备，谓之不成人。设之不当，犹不备也。”

子路问于孔子曰：“臧武仲率师与邾人战于狐貍，遇，败焉。师人多丧而无罚，古之道然与？”孔子曰：“谋人之军，师败则死之；谋人之国，邑危则亡之，古之正也。其君在焉者，有诏则无讨。”

晋将伐宋，使人觐之。宋阳门之介夫死，司城子罕哭之哀。觐者反，言于晋侯曰：“阳门之介夫死，而子罕哭之哀。民咸悦宋，殆未可伐也。”孔子闻之，曰：“善哉，觐国乎。诗云‘凡民有丧，匍匐救之’，子罕有焉。虽非晋国，其天下孰能当之？是以周任有言曰：‘民悦其爱者，弗可敌也。’”

楚伐吴，工尹商阳与陈弃疾追吴师，及之。弃疾曰：“王事也，子手弓而可。”商阳手弓，弃疾曰：“子射诸。”射之，毙一人，其弓。又及，弃疾谓之。又及，弃疾复谓之。毙二人。每毙一人，掩其目，止其御曰：“朝不坐，燕不与，杀三人亦足以反命矣。”孔子曰：“杀人之中，又有礼焉。”子路怫然进曰：“人臣之节，当君大事，唯力所及，死而后已。夫子何善此？”子曰：“然，如汝言也。吾取其有不忍杀人之心而已。”

孔子在卫，司徒敬子卒，夫子吊焉。主人不哀，夫子哭不尽声而退。蘧

伯玉请曰：“卫鄙俗，不习丧礼，烦吾子辱相焉。”孔子许之，掘中而浴，毁灶而缀足裘于床。及葬，毁宗而躐行也。出大门，男子西面，妇人东面，既封而归，殷道也。孔子行之，子游问曰：“君子行礼，不求变俗。夫子变之矣。”孔子曰：“非此之谓也，丧事则从其质而已矣。”

宣公八年六月辛巳，有事于太庙，而东门襄仲卒，壬午犹绎。子游见其故，以问孔子曰：“礼与？”孔子曰：“非礼也，卿卒不绎。”

季桓子丧，康子练而无衰。子游问于孔子曰：“既服练服，可以除衰乎？”孔子曰：“无衰衣者不以见宾，何以除焉？”

邾人以同母异父之昆弟死，将为之服，因颜克而问礼于孔子。孔子曰：“继父同居者，则异父昆弟从为之服；不同居，继父且犹不服，况其子乎？”

齐师侵鲁，公叔务人遇人入保，负杖而息。务人泣曰：“使之虽病，任之虽重，君子弗能谋，士弗能死，不可也。我既言之，敢不勉乎？”与其邻嬖童汪錡乘往，奔敌死焉。皆殡，鲁人欲勿殓童汪錡，问于孔子。孔子曰：“能执干戈，以卫社稷，可无殓乎？”

鲁昭公夫人吴孟子卒，不赴于诸侯。孔子既致仕，而往吊焉。适于季氏，季氏不经，孔子投经而不拜。子游问曰：“礼与？”孔子曰：“主人未成服，则吊者不经焉，礼也。”

公父穆伯之丧，敬姜昼哭。文伯之丧，昼夜哭。孔子曰：“季氏之妇，可谓知礼矣。爱而无私，上下有章。”

南宮縚之妻，孔子兄之女。丧其姑，而诲之髻，曰：“尔毋从从尔，尔毋扈扈尔，盖榛以为笄，长尺而总八寸。”

子张有父之丧，公明仪相焉，问启颡于孔子。孔子曰：“拜而后启颡，颡乎其中顺；启颡而年拜，颡乎其至也。三年之丧，吾从其至也。”

孔子在卫，卫人有送葬者，而夫子观之，曰：“善哉，为葬乎，足以为法也。小子识之。”子贡问曰：“夫子何善尔？”曰：“其往也，如慕；其返也，如疑。”子贡曰：“岂若速返而虞哉？”子曰：“此情之至者也，小子识之，我未之能也。”

卜人有母死而孺子之泣者，孔子曰：“哀则哀矣，而难继也。夫礼，为可传也，为可继也。故哭踊有节，而变除有期。”

孟献子禫，悬而不乐，可御而处内。子游问于孔子曰：“若是则过礼也？”孔子曰：“献子可谓加于人一等矣。”

鲁人有朝祥而暮歌者，子路笑之。孔子曰：“尔责于人终无已。夫三年之丧，亦以久矣。”子路出，孔子曰：“又多乎哉！逾月则甚善。”

子路问于孔子曰：“伤哉！贫也。生而无以供养，死则无以为礼也。”孔子曰：“啜菽饮水，尽其欢心，斯谓之孝乎。敛手足形，旋葬而无槨，称其财为之礼，贫何伤乎。”

吴延陵季子聘于上国，适齐。于其返也，其长子死于赢博之间。孔子闻之，曰：“延陵季子，吴之习于礼者。”往而观其葬焉。其敛以时服而已；其圻掩坎，深不至于泉；其葬无盟器之赠。既葬，其封广轮掩坎，其高可时隐也。既封，则季子乃左袒，右还其封，且号者三，曰：“骨肉归于土，命也。若魂气则无所不之，无所不之”而遂行。孔子曰：“延陵季子之礼，其合矣。”

子游问丧之具。孔子曰：“称家之有亡焉。”子游曰：“有亡恶于齐？”孔子曰：“有也，则无过礼。苟亡矣，则敛手足形，还葬，悬棺而封。人岂

有非之者哉！故夫丧亡，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，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；祭祀，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，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。”

伯高死于卫，赴于孔子。子曰：“吾恶乎哭诸？兄弟，我哭诸庙；父之友，吾哭诸庙门之外；师，吾哭诸寝；朋友，吾哭诸寝门之外；所知，吾哭诸野。今于野则已疏，于寝则已重。夫由赐也而见我，吾哭诸赐氏。遂命子贡为之主，曰：“为尔哭也，来者汝拜之，知伯高而来者，汝勿拜。”既哭，使子张往吊焉。未至，冉求在卫，摄束帛乘马而以将之。孔子闻之，曰：“异哉！徒使我不成礼于伯高者，是冉求也。”

子路有姊之丧，可以除之矣，而弗除。孔子曰：“何不除乎？”子路曰：“吾寡兄弟，而弗忍也。”孔子曰：“行道之人皆弗忍。先王制礼，过之者俯而就之，不至者企而及之。”子路闻之，遂除之。

伯鱼之丧母也，期而犹哭。夫子闻之，曰：“谁也？”门人曰：“鲤也。”孔子曰：“嘻！其甚也，非礼也。”伯鱼闻之，遂除之。

卫公使其大夫求婚于季氏，桓子问礼于孔子。子曰：“同姓为宗，有合族之义，故系之以姓而弗别，缀之以食而弗殊。虽百世，婚姻不得通，周道然也。”桓子曰：“鲁卫之先，虽寡兄弟，今已绝远矣，可乎？”孔子曰：“固非礼也。夫上治祖祢，以尊尊之；下治子孙，以亲亲之；旁治昆弟，所以教睦也。此先王不易之教也。”

有若问于孔子曰：“国君之于百姓，如之何？”孔子曰：“皆有宗道焉。故虽国君之尊，犹百姓不废其亲，所以崇爱也。虽以族人之亲，而不敢戚君，所以谦也。”

【大意】

本篇记载了孔子评论礼仪的一些言论，并着重描述了孔子平时按照礼仪处事的情形。

曲礼子夏问第四十三

子夏问于孔子曰：“居父母之仇如何？”孔子曰：“寝苫枕干不仕，弗与共天也。遇于朝市，不返兵而斗。”曰：“请问居昆弟之仇，如之何？”孔子曰：“仕弗与同国，衔君命而使，虽遇之不斗。”曰：“请问从昆弟之仇如之何。”曰：“不为魁，主人能报之，则执而陪其后。”

子夏问：“三年之丧既卒哭，金革之事无避，礼与？初有司为之乎？”孔子曰：“夏后氏之丧三年，既殡而致事。殷人既葬而致事。周人既卒哭而致事。记曰：君子不夺人之亲，亦不可夺故也。”子夏曰：“金革之事无避，非与？”孔子曰：“吾闻诸老聃曰：‘鲁公伯禽，有为为之也。’今以三年之丧从利者，吾弗知也。”

子贡问于孔子曰：“记云‘周公相成王，教之以世子之礼。’有诸？”孔子曰：“昔者成王嗣立，幼未能莅阼，周公摄政而治，抗世子之法于伯禽，欲王之知父子君臣之道，所以善成王也。夫知为人子者，然后可以为人父；知为人臣者，然后可以为人君；知事人者，然后可以使人。是故抗世子法于伯禽，使成王知父子君臣长幼之义焉。凡君之于世子，亲则父也，尊则君也。有父之亲，有君之尊，然后兼天下而有之，不可不慎也。行一物而三善皆得，唯世子齿于学之谓也。世子齿于学，则国人观之曰：此将君我，而与我齿让，何也？曰：有父在，则礼然。然而众知父子之道矣。其二曰：此将君我，而与我齿让，何也？曰：有臣在，则礼然。然而众知君臣之义矣。其三曰：此将君我，而与我齿让，何也？曰：长长也，则礼然。然而众知长幼之节矣。故父在斯为子，君在斯为臣。居子与臣之位，所以尊尊而亲亲也。在学，学之为父子焉，学之为君臣焉，学之为长幼焉。父子君臣之道得，而后国治。语曰：乐正司业，父师司成，一有元良，万国以贞，世子为谓也。闻之曰：为人臣者，杀其身而有益于君，则为之。况于其身以善其君乎？周公优为也。”

子夏问于孔子曰：“居君之母与妻之丧，如之何？”孔子曰：“居处言语饮食尔，于丧所则称其服而已。”“敢问伯母之丧如之何？”孔子曰：“伯母叔母疏衰期，而踊不绝地。姑姊妹之大功，踊绝于地。若如此者，由文矣哉。”

子夏问于夫子曰：“凡丧小功已上，虞祔练祥之祭，皆沐浴。于三年之丧，子则尽其情矣。”孔子曰：“岂徒祭而已哉？三年之丧，身有疡则浴，首有疡则沐，病则饮酒食肉。毁瘠而病，君子不为也。毁则死者，君子为之无子。则祭之沐浴，为齐洁也，非为飭也。”

子夏问于孔子曰：“客至，无所舍，而夫子曰：‘生于我乎馆’；客死，无所殡矣，夫子曰：‘于我乎殡’。敢问礼与？仁者之心与？”孔子曰：“吾闻诸老聃曰：‘馆人，使若有之，恶有有之而不得殡乎？’夫仁者，制礼者也。故礼者不可不省也。礼不同不异，不丰不杀，称其义以为之宜。故曰：我战则克，祭则受福，盖得其道矣。”

孔子食于季氏，食祭，主人不辞，不食亦不饮，而餐。子夏问曰：“礼也？”孔子曰：“非礼也，从主人也。吾食于少施氏而饱，少施氏食我以礼。吾食祭，作而辞曰：疏食不足祭也。吾餐，作而辞曰：疏食不敢以伤吾子之性。主人不以礼，客不敢尽礼；主人尽礼，则客不敢不尽礼也。”

子夏问曰：“官于大夫，既升于公，而反为之服，礼与？”孔子曰：“管仲遇盗，取二人焉，上之为公臣，曰：‘所以游僻者，可人也。’公许，管

仲卒，桓公使为之服。官于大夫者为之服，自管仲始也，有君命焉。”

子贡问居父母丧，孔子曰：“敬为上，哀次之，瘠为下。颜色称情，戚容称服。”曰：“请问居兄弟之丧。”孔子曰：“则存乎书策也。”

子贡问于孔子曰：“殷人既定而吊于圻，周人反哭吊于家，如之何？”孔子曰：“反哭之吊也，丧之至也。反而亡矣，失之矣，于斯为甚，故吊之。死，人之卒事也。殷以瘞，吾从周。殷人既练之，明日祔于祖。周人既卒哭之，明日祔于祖。祔，祭神之始事也，周以戚，吾从殷。”

子贡问曰：“闻诸晏子，少连、大连善居丧，其有异称乎？”孔子曰：“父母之丧，三日不怠，三月不解，期悲哀，三年忧。东夷之子，达于礼者也。”

子游问曰：“诸侯之世子，丧慈母如母，礼与？”孔子曰：“非礼也。古者男子外有傅父，内有慈母，君命所使教子者也，何服之有？昔鲁孝公少丧其母，其慈母良。及其死也，公弗忍，欲丧之。有司曰：‘礼，国君慈母无服。今也，君为之服，是逆天之礼而乱国法也。若终行之，则有司将书之，以示后世，无乃不可乎。’公曰：‘古者，天子丧慈母，练冠以燕居。’遂练以丧慈母。丧慈母如母，始则鲁孝公之为也。”

孔子适卫，遇旧馆人之丧，入而哭之哀。出，使子贡脱骖以赠之。子贡曰：“于所识之丧，不能有所赠。赠于旧馆，不已多乎。”孔子曰：“吾向入哭，遇一哀而出涕。吾恶夫涕而无以将之，小子行焉。”

子路问于孔子曰：“鲁大夫练而杖，礼也？”孔子曰：“吾不知也。”子路出，谓子贡曰：“吾以为夫子无所不知，夫子亦徒有所不知也。”子贡曰：“子所问何哉？”子路曰：“由问鲁大夫练而杖，礼与？夫子曰‘吾不知也’。”子贡曰：“止，吾将为子问之。”遂趋而进曰：“练而杖，礼与？”孔子曰：“非礼也。”子贡出谓子路曰：“子谓夫子而弗知之乎？夫子徒无所不知也。子问非也。礼，居是邦，则不非其大夫。”

叔孙武叔之母死，既小敛，举尸者出户。武叔从之，出户，乃袒，投其冠而括发。子路叹之，孔子曰：“是礼也。”子路问曰：“将小敛，则变服。今乃出户，而夫子以为知礼，何也？”孔子曰：“由，汝问非也，君子不举人以质士。”

齐晏桓子卒，平仲粗衰斩，苴絰带杖，以菅屨，食鬻，居倚庐，寝苫枕草。其老曰：“非大夫丧父之礼也。”晏子曰：“唯卿大夫。”曾子以问孔子，孔子曰：“晏平仲可谓能远害矣。不以己之是驳人之非，逊辞以避咎，义也夫。”

季平子卒，将以君之珣璠敛，赠以珠玉。孔子初为中都宰，闻之，历级而救焉。曰：“送而以宝玉，是犹暴尸于中原也。其示民以奸利之端，而有害于死者，安用之？且孝子不顺情以危亲，忠臣不兆奸以陷君。”乃止。

孔子之弟子琴张与宗鲁友。卫齐豹见宗鲁于公子孟縶，孟縶以为参乘焉。及齐豹将杀孟縶，告宗鲁使行，宗鲁曰：“吾由子而事之，今闻难而逃，是僭子也。子行事乎，吾将死以周事子，而归死于公孟，可也。”齐氏用戈击公孟，宗鲁以背蔽之，断肱，中公孟，宗鲁皆死。琴张闻宗鲁死，将往吊之。孔子曰：“齐豹之盗，孟縶之贼也。汝何吊焉？君子不食奸，不受乱，不为利病于回，不以回事人，不盖非义，不犯非礼。汝何吊焉？”琴张乃止。

邾人子革卒，哭之，呼灭。子游曰：“若是哭也，其野哉。”孔子恶野哭者。哭者闻之，遂改。

公父文伯卒，其妻妾皆行哭失声。敬姜戒之曰：“吾闻好外者士死之，好内者女死之。今吾子早夭，吾恶其以好内闻也。二三妇人之欲供先祀者，请无瘠色，无挥涕，无拊膺，无哀容，无加服，有降服，从礼而静，是昭吾子也。”孔子闻之，曰：“女智无若妇，男智莫若夫。公父氏之妇，智矣。剖情损礼，欲以明其子为令德也。”

子路与子羔仕于卫，卫有蒯贵之难。孔子在鲁，闻之，曰：“柴也其来，由也死矣。”既而卫使至，曰：“子路死焉。”夫子哭之于庭中。有人吊者，而夫子拜之。已哭，进使者而问故。使者曰：“醢之矣。”遂令左右皆覆醢，曰：“吾何忍食此。”

季桓子死，鲁大夫朝服而吊。子游问于孔子曰：“礼乎？”夫子不答。他日，又问，子曰：“始死则矣，羔裘玄冠者，易之而已，女何疑焉？”

孔子有母之丧，既练，阳虎吊焉。私于孔子曰：“今季氏将大殮境内之士，子闻诸？”孔子答曰：“丘弗闻也。若闻之，虽在衰经，亦欲与往。”阳虎曰：“子谓不然乎？季氏殮士，不及子也。”阳虎出，曾点问曰：“答之何谓也？”孔子曰：“已则衰服，犹应其言，示所以不非也。”

颜回死，鲁定公吊焉，使人访于孔子。孔子对曰：“凡在封内，皆臣子也。礼，君吊其臣，升自东阶，向尸而哭，其恩赐之施，不有算也。”

原思言于曾子曰：“夏后氏之送葬也，用盟器，示民无知也。殷人用祭器，示民有知也。周人兼而用之，示民疑也。”曾子曰：“其不然矣，夫以盟器，鬼器也。祭器，人器也。古之人胡为而死其亲乎？”子游问于孔子，子曰：“之死而致死乎，不仁，不可为也。之死而致生乎，不智，不可为也。凡为盟器者，智丧道也，备物而不可用也。是故竹不成用而瓦不成膝，琴瑟张而不平，笙竽备而不和，有钟磬而无簠簋。其曰盟器，神明之也。哀哉，死者用生者之器，不殆于用殉也。”

子罕问于孔子曰：“始死之设重也，何谓？”孔子曰：“重，主道也。殷主缀重焉，周人彻重焉。”“请问丧朝。”子曰：“丧之朝也，顺死者之孝心，故至于祖考庙而后行。殷朝而殡于祖，周朝而后遂葬。”

孔子之守狗死，谓子贡曰：“路马死则藏之以帷，狗死则藏之以盖，汝往埋之。吾闻弊帐不弃，为埋马也；弊盖不弃，为埋狗也。今吾贫无盖，于其封也，与之席，无使首陷于土焉。”

【大意】

本篇写孔子为弟子们阐述各种礼仪的意义和具体形式，其中绝大部分篇幅都与丧礼有关，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孔子对于丧礼的认识。

曲礼公西赤问第四十四

公西赤问于孔子曰：“大夫以罪免卒，其葬也，如之何？”孔子曰：“大夫废其事，终身不仕，死则葬以士礼。老而致仕者，死则从其列。”

公仪仲子嫡子死，而立其弟。檀弓问子服伯子曰：“何居？我未之前闻也。”子服伯子曰：“仲子亦犹行古人之道。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，微子舍其孙廼立其弟衍。”子游以问诸孔子，子曰：“否，周制立孙。”

孔子之母既丧，将合葬焉，曰：“古者不祔葬，为不忍先死者之复见也。诗云：‘死则同穴。’自周公以来，祔葬矣。故卫人之祔也，离之，有以间焉。鲁人之祔也，合之，美夫。吾从鲁。”遂合葬于防，曰：“吾闻之，古墓而不坟。今丘也，东西南北之人，不可以弗识也。吾见封之若堂者矣，又见若坊者矣，又见覆夏屋者矣，又见若斧形者矣。吾从斧者焉。”于是封之崇四尺。孔子先反虞，门人后，雨甚至，墓崩，修之而归。孔子问焉，曰：“尔来何迟？”对曰：“防墓崩。”孔子不应，三云，孔子泫然而流涕曰：“吾闻之，古不修墓。”及二十五月而大祥。五日而弹琴不成声，十日过禫，而成笙歌。

子游问于孔子曰：“葬者涂车刍灵，自古有之。然今人或有偶，是无益于丧。”孔子曰：“为刍灵者善矣，为偶者不仁，不殆于用人乎。”

颜渊之丧，既祥，颜路馈祥肉于孔子。孔子自出而受之。入，弹琴以散情，而后乃食之。

孔子尝，奉荐而进，其亲也恚，其行也趋趋以数。已祭，子贡问曰：“夫子之言祭也，济济漆漆焉。今夫子之祭，无济济漆漆，何也？”孔子曰：“济济者，容也，远也。漆漆者，自反容以远。若容以自反，何神明之及交？必如此，则何济济漆漆之有？反馈乐成，进则燕俎，序其礼乐，备其百官，于是君子致其济济漆漆焉。夫言岂一端而已哉，亦各有所当也。”

子路为季氏宰，季氏祭，逮昏而奠，终日不足，继之以烛，虽有强力之容，肃敬之心，皆倦怠矣。有司跛倚以临事，其为不敬也大矣。他日，子路与焉。室事交于户，堂事当于阶，质明而始行事，晏朝而彻。孔子闻之，曰：“以此观之，孰谓由也而不知礼？”

【大意】

本篇集中记载了孔子关于丧葬和祭祀礼仪的一些看法。

